

# 文藝版

半月刊

第...卷  
第...号

寄贈  
大阪毎日新聞  
東京毎日新聞



大阪毎日新聞社 東京毎日新聞社

# 增進活力



## 「仁丹」唯一的特長

- ◎能使記憶力・思考力・健旺。
  - ◎能鎮定心情的焦躁。
  - ◎能使精神快活明朗
- 起居動作・隨時隨地・皆可表現

蓬蓬勃勃的清新朝氣!!



售出有均地各

# 仁丹

森下仁丹株式會社 總行

華文「大阪每日」第六卷第三期

第五十五號(二月一日號)目錄

(封面) 櫻井隆興(日本國畫)

中日提携之道

阿部信行……二

國民政府之財政施設

陳之碩……三

中日經濟提携之前瞻

梅思平……四

我們的文學的實體與方向

漫 沙……五

(台灣之節) 時人雜誌……七

二千六百年來的日本婦女

李如蘋……八

滿洲新文化的發軔

瀧川政次郎……一〇

中國的青年與和平運動

君 侗……一二

歐洲大戰的觀測

上原虎重……一四

日本古與文學賞(三)

竹取物語・伊勢物語

許 穎……一五

大講堂報告(三)

和平與祖國

本刊柳特派員……一八

空文藝消息……三三

訪日隨感 何陸流……三四

畫 日本冬季……三五

刊 的運動

個人演說(三)

鴛鴦有術 孫特哥……二九

關於垂北的報紙文藝

張金壽……三〇

感情的洗禮 莎 娜……三一

華報紙上文藝人演說(十四)

我的真面目 高 深……三〇

翻譯文藝

受 著 方未人……三三

火車中之一夕

英・Smith作 蔣馨「譯」……三三

鬪爭的美術 德・荷命作……三四

再 崑譯

連續漫畫王先生演出銀幕

與舞臺後的感想

楊用珊……三五

美術講座

寫實主義繪畫與克魯貝爾

穆家麒……三六

攝影場隨筆 王 則……三七

豆腐生涯 吳 郎……三八

年 蕭 菱……三九

金 魚 高 深……四〇

沙漠的旅歌 藝 筠……四〇

夜 歌 者 雷力普……四〇

離捉任的力量 羅 疋……四〇

昨 夜 陳 蕪……四〇

◆新日本科學園(九)……四一

◆街頭巷尾(北京)……四一

街頭兜攬生意的馬車夫

寶宗淪……四二

◆本刊徵集百頁(二)

◆中篇小說入選作

教 羣 金音作……四三

◆木 則

◆瘋 僧 王青芳……五〇

◆中華語文講座

◆日本語文講座

◆編譯會議……五一

美國國務卿的暴言

赫爾美國國務卿在二月十五日下午外交委員會發表的演說，曾以惡意和憎惡的感情，非難攻擊日德意三國的態度，而強調對英的援助。這種言論已成爲華盛頓當局的常套語，毫不足驚異。惟演說中特別提及遠東問題，對於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工作，加以誹謗中傷，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赫爾氏謂太平洋區域的新秩序不過是政治經濟上的一切領有和利益獨佔。赫爾氏站在向來歐美帝國主義之遠東政策，而對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工作，

可說是認識不足。因爲日本的皇道精神與歐美帝國主義的觀念，根本不同。日本現在雖戰勝中國，但却不以戰勝國自居，如這次中日調整國交的基本條約所證明，毫無侵略征服的野心。日本的目的不外是要解放東亞民族和根絕歐美的榨取主義而已。對於日本這種大義掩蔽眼瞞，而批判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正是暴露美國自己的誤謬和惡意。赫爾氏這種歪曲事實的言論只使日美兩國的感情惡化，希望美國此後應該冷靜的再行認識東亞的正確事態。(一月十八日)





# 中日提携之道

## 前駐華 大使 阿部 信行

日本由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日基本條約的簽署，正式承認了南京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的正統政府。從這瞬間起，我們便確定了以全力援助和協力其強化發展的政策。這在解決日本舉國作戰的中日事變上，可說是劃新時代的一頁。然而這不過是新階段的出發點而已。另一方面，蔣政府仍然繼續抵抗戰。因為這條約在戰爭繼續中締結的，所以我們和新政府的共同命運還須突破許多的難關。

因之，新條約雖已簽署，但全面的和平還未成立。在新條約締結的同時，更希望中日間克復全面和平，自不待言。我們也不滿意不包含全面和平的新條約的簽署，為最善的措置。所以我不但不向中日兩國國民警告今後的困難。然而無論戰爭，外交，或是一切の場合，最理想的方法不能實行時，就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也不得不選擇第二的方法。理想的方法，當然是採取第二方法，慢慢的繼續着不屈不撓的努力，以到達第一的理想。這常常是解決全面和平的捷徑。

從事變處理上來看，最好的方法是與重慶政府交涉和平，因為重慶的實力在軍力和財力上都比南京創無援的新政府強固得多。然而事變的複雜性不得有這

日事變的困難。

加之，只看看由於以新政府為對手的條約簽署的目的表現，也可說這樣的全面和平的到來是愈困難了。英美不斷的提供巨額援借借款，美國強化對日經濟封鎖等，是對日本承認新政府的報復，因此重慶方面的徹底抗戰正愈加強着。看到這些現象，有人也許以為日本之承認新政府，是作繭自縛的。現在不喜歡日本承認新政府和加入軸心的第三國人，都批評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締結，對日本是毫無所得，只有損失。重慶方面也宣傳三國同盟的締結，將促進日美戰爭的勃發，以致日本陷於苦境，並宣傳抗戰不久必獲勝利。而且，日本的承認新政府使中國分裂為以相對峙的兩大國際勢力為背景的前陣營，因而全面和平更將延到將來。蔣政府和反日第三國的宣傳日本又自求損失，那是當然的。

然而如同我們不要常常失掉最高的理想一樣，我們也不要為目前的小利所誘惑。語言的宣傳是為這樣的動搖所乘的。如果此時有人在焦急目前的和平之餘，而懷疑承認新政府的辦法，則他們將陷入敵性第三國和重慶方面的術中。假使那時日本延期新條約的簽署，則重慶最滿意英美之本

各向英美屈服。如果日本延期新

認新政府，則也許是重慶方面所

希望的。而且，對於日本承認新政府的回答，美將一億美元巨額借款的成立便發表了。即使日本延期承認新政府，重慶方面也不會向美國要求取消借款契約。無論個人或國家常常具有崇高的理想，固然是重要，但是不要太忠於理想，而忘却現實，不要太注重現實，而忽視理想。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和性急的現實主義者往往陷於這樣的錯覺：即把「欲這樣」和「欲這樣做」的希望認為「是怎樣」和「成爲怎樣」。我們應該冷靜的，聰明的認識現實的本身，然後選擇最有效果的方法。如果第一的方法現實上不可能的話，則選擇第二或第三的方法，而努力去實現其目標。在處理流血的現實的政治和外交上，是特別如此的。

中日條約的締結，是日本自身的嚴肅的自己決定，同時關於新政府，條約也把中國置於共同的命運下。汪精衛新政府主席謂被這條約規定的中日兩國關係，已進入了共存共榮，共亡共辱的階段。我還在南京時，由日本入南京的某將軍，曾向汪主席（當時主席代理）說明了中日共存共榮論。汪主席表示了贊成後，曾謂兩國今後必須再進一步的由共存共榮進至共存共亡的境地，並說歷了中日共同命運和突破

難關的覺悟。

這在日本是從必須互相戰爭的

陣營中，得到了對與亞的大目標覺醒，而欲共同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可貴協力者。所以日本的責任也得更加重大了。然而新政府由於日本的援助和協力，將來能期充分的發展嗎？新政府由此能撲滅抗戰的中國勢力或漸次吸收統合於和平陣營嗎？對於這些問題，我確信由於我們的努力如何，換句話說，由於新條約運用的如何，是有十分的可能性的。

關於新政府的將來性，自然必須從各方面加以論證，但其最基本的問題是：即看新政府要人的精神上的態度，也能看出其十分的發展性。我去年四月赴南京，勾留至十二月，其間列席席二千六百年祝典，只一度回國，可說在南京住了八個月之久。其間爲了交涉條約曾與汪精衛氏以下新政府要人等，始終接觸。我的印象最深的，是這些要人之誠摯的態度。他們在未脫離重慶政府之前，都是抗戰陣營內的錚錚人物。他們在真摯的反省和檢討救中國的方法究竟採取抗戰，或和平以後，他們認識了對日和平始有救國的可能。他們毫無想到對日降服，在這裡便發生出他們如火似茶的救國信念和熱烈的憂國熱情。這次故傅宗耀氏被抗日恐怖份子暗殺後，繼任上海市長的陳公博氏曾向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早已痛感着抗戰建國的遲早必須轉變爲和平建國。老實的說，汪先生脫離重慶時，我以為時期尚早。然而事已至於此，我相信不應從事躊躇，所以便跟

從汪先生了。此時我們已決定爲和平建國爭到死的覺悟。換句話說，據這些和平同志們的意見，他們知道蔣介石的「抗戰建國」的悲壯口號，對於引導民眾是有魔力，也有效果的。然而我們確信：這結局既是亡國之道，則和平「建國」雖不是動人口號，但它是真正救國的路，而且民眾不久必選從這口號。他們認爲和平就是對日和平的意思，把中日新關係建立於恒久和平的基礎上；建國是中國與日本協力，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因之，他們的新口號是「和平建國」，同時也是「和平與亞」因之，和平不是與重慶妥協或暗通，自不待言。重慶只要繼續實行抗戰，則新政府的對重慶方針，便將逐漸昂揚果敢的競爭——和平攻勢。

日本已由新條約承認中國的政

治上自主獨立，經濟上互惠平等的原則。以小器的思想視新政府，不是盟主的日本應取的態度。如果根本不錯，則毫無計較小事的必要。

從新政府要人們懷着上述那樣無愧於天地的救國信念來看，我想今後在華的日本人對於新政府的政治統制，也有不滿意的場合。如果沒有那樣程度的熱情和信念的人，建國的大業是不會成功的。尤其有重慶敵人的新政府所做的事，是革命的，如果稍有做過分的事，也應加原諒的。使有氣骨的人物，稍感壓迫，或忌避的事，不是日本和日本人應做的。即看新政府對於軍事，政治等各種訓練團的訓練情形，也可令人感覺新與氣概是最靠得住的。蔣介石的統一事業，也有過這種

從汪先生了。此時我們已決定爲和平建國爭到死的覺悟。換句話說，據這些和平同志們的意見，他們知道蔣介石的「抗戰建國」的悲壯口號，對於引導民眾是有魔力，也有效果的。然而我們確信：這結局既是亡國之道，則和平「建國」雖不是動人口號，但它是真正救國的路，而且民眾不久必選從這口號。他們認爲和平就是對日和平的意思，把中日新關係建立於恒久和平的基礎上；建國是中國與日本協力，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因之，他們的新口號是「和平建國」，同時也是「和平與亞」因之，和平不是與重慶妥協或暗通，自不待言。重慶只要繼續實行抗戰，則新政府的對重慶方針，便將逐漸昂揚果敢的競爭——和平攻勢。

現象：在希特勒的重建德國上，新與民族的氣概也很顯明。沒有這樣勃興的精神的國家建築，是不會成功的。我確信新政府有大希望的將來性，是因爲新政府的

# 國民政府之財政施設

國民政府 財政部次長 陳 碩 之 碩

和平同志們具有這種精神的基礎。

然而這新政府的發展如何，是要依賴日本的育成和支援的。這對現實上沒有軍力和財力的新政府，不能不說是當然的。日本是正式承認了這政府爲中國最高唯一

的正統中央政府。由於日本與這政府所代表的新生中國的協力，便奠定了遂行中日滿共同宣言

中所表示的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基礎。這已站在實踐的出發點。現在並不是對新政府的支持和育成，懷抱疑念和躊躇的時期了。這就是說，現在已達到一種

境地，就是除了上述方式之外，不能處理事變和建設東亞新秩序。如汪氏所說，中日新關係，已進入了「共存共榮共亡共辱」的關係了。

財政施設，千頭萬緒，非短篇幅所能盡。茲所言之，就國民政府財政施設之現狀，舉其舉凡大者而已。二十九年三月，國府遷都，即以財政方針，昭告國人，迄今一本斯旨，推闡而光大之。而其基礎，則在財務行政組織之完備與健全。蓋辦人亦然，必須體格堅實，方能向事業前途勇往邁進。所謂財務行政組織，不獨在於機構之聯絡，亦且在於份子之熟練。兩者具備，乃能從事有效之施設。分之則爲各個單位，合之則爲整個一體。而金融則如血管中之血液，運行全身，使肌肉動作，指臂相聯。故金融活潑則財政裕如，財政裕如則經濟繁榮。財政家每以金融經濟相提並論，蓋在於此。有金融經濟與國計民生打成一片，則財政施設之能事畢矣。惟自事變以後，經濟破壞，故不得不講求經濟復興，金融紊亂，故又不得不講求金融健全。欲圖經濟之復興，金融之健全，必先組織國家銀行。現在中央儲備銀行已定於三十年一月六日開始營業，並預定於重要都會，分期設立分行。所有穩定金融之策劃，自可由設計之階段而入實施之階段，所謂策劃，其最

關重要者爲穩定貨幣之價值。使國內物價不生波動，國外匯兌不致時時變動。如是則國內資金，不生動盪，自然無須逃避。人民購買力充裕，生計自然寬舒。而貨幣之價值與貨幣之流通，息息相關，貨幣膨脹，則物價騰貴，貨幣緊縮，則物價低落，已爲世界不易之通理。近三年來，舊法幣價值對英美滙兌之逐步下降，即受通貨膨脹之影響。既因通貨膨脹而使幣制紊亂，則其挽救之辦法惟有先使金融穩定。穩定云者，換言之，即抑制其紊亂而已。既穩定矣，乃可着手整理。使通貨得以調節，幣制得以統一。貨幣統一，則物價得其平衡，民生亦可安定，於是國民經濟之基礎堅固。而國家經濟之基礎，即建築於國民經濟基礎之上，下固則上穩，民富則國富。是故，金融穩定，國與民交受其益，金融紊亂，國與民交受其害。今中央儲備銀行，發行新法幣，即安定金融之最有效辦法，亦即財政施設之具體表現。因爲企圖達到民富則國富之目的。故必須輔助生產，調整貿易。自事變以後，工業則廢棄機器非則毀。商業，則運輸艱難，來貨不易，物價昂

貴，購買衰退。農業，則游匪四出，丁壯徵調，離散荒蕪。如是則國內生產品自然日形減少，輸出大受影響。輸出不旺，輸入自亦難相對之影響。故調整貿易，實與輔助生產相關聯。再具體言之，現已將工廠陸續交涉收回，交還人民復業。工業與則商業盛。而工業之原料，以及一般人民之購買力，則在農業之生產。故農村改進，爲發達農村經濟之先導。而改進農村，必從事貸款。惟貸款農民，方可改善農村設備。設備改善，乃可促進生產。此種生產，大抵爲工業上重要原料品。如絲茶桐油及出口稅則所載之數百種物品，其種目以農產物居多數。農業與則工業原料之物資豐富。出口貿易之原料品，半製成品，以及製成品，自可源源輸出，經濟因而發達。至輸入品之統制。於調節供求，平衡外匯之外。尚須限制奢侈品與消耗品之輸入。此種限制，雖不能絕對以關稅爲標準，而物資互惠之辦法，亦不可不講。此外對輕重工業所需要之機器，必須獎勵其輸入，以爲發展工業之基礎。於是人民生計，得以自然解決。國家惟處於指導督促之地

位，除關於國防及軍事者，必須國營外，其他不妨採民營主義，以求其自然發達。所謂輔助生產，非強迫生產也。蓋生產之與貿易，貿易之與民生，民生之與國計，如環之無端。同時着力，則收功易，偏重一端，則成功難。生產旺盛，則貿易調整，如水到渠成。貿易得以調整，則民生日益寬舒矣。至若整頓國稅，同時必須掃除苛捐。如治民然，惟除暴乃可安良。如耕田然，稗種去而後嘉穀立。苛捐之掃除，行政院已頒布命令，財政部亦已通行飭遵。而整頓國稅，如關稅稅務廳財政整理委員會，粵省之設臨時特派員，粵海關之恢復，蘇浙皖三省設稅務總局，以及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劃分，國家預算與地方預算之確立，地方財政之補助皆足。惟其注重整理國稅，尤當着重培養稅源。因爲培養稅源，故財政部決不輕易增加人民負擔。至若開辦蠶絲特捐，乃抽之過分利得。改定捲菸稅率，乃課諸消耗奢侈品。與一般人民生計，並不發生負擔關係。又如價值之維持，游資之疏導，亦爲財政施設之要端。自事變發生以後，渝府陸續分批發行之國債，有用外貨作單位者，據外間傳說，約有八種。地方新發者尚不在內。其中國幣價值約二十四萬萬餘元，英金二千萬鎊，美金一萬萬元，關

稅，就是除了上述方式之外，不能處理事變和建設東亞新秩序。如汪氏所說，中日新關係，已進入了「共存共榮共亡共辱」的關係了。

# 中日經濟提携之前瞻

國民政府 梅 思 平

中日調整邦交條約已於本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簽署，兩國之友好關係，於茲更晉入一新的階段。中國國民政府還都以來，八閱月間，無日不內事經濟復興之建設，外求中日邦交之調整；今基本條約業已成立，此東亞兩大民族之永久和平親善合作，日益增加一重保障。由此協力經營，發揚光大，不獨為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基礎，亦且為斷求全世界和平之發軔。謹先就中日經濟提携之前途，一論之。

夫二十世紀之社會，為經濟之社會；二十世紀之戰爭，為經濟之戰爭；是「經濟」之魔力，超越一切，實駕軍事政治力量而上之！今歐洲戰事方酣，世界經濟正甚；縱橫分合，各盡其能；經濟實力，尤所必爭！於是紛就勢力所及。雖然成立經濟體系：如隔洋遙望之英美，地跨歐亞之蘇聯，稱雄歐陸之德義，莫不各立門戶，競求充實經濟力量，統制物資之自給自足。我東亞各國，若再不憬悟，聯合一致，則整個東亞將悉淪為殖民地，各國人民將永墮為奴隸！

中日兩國，何種同文，各具數千年之歷史，允宜親善提携，決無相互傾軋之理！我總理孫先生早見及此，唱導大亞洲主義，鼓吹兩大民族之團結。惜雙方均未

結愈深，十多年之糾紛齟齬，三年來之空前浩劫，不獨為中日兩國之不幸，亦東亞和平之暗礁！但經歷此次事變後，雙方有識之士，咸皆深切體會前此相斥之非是，益信總理孫先生大亞洲主義團結之真諦。於是毅然排除宿怨，從事和平，近衛公既聲明於前，汪先生復響應於後。此同種同文之兩大民族，乃復棄嫌修好，重行攜手。策「東亞共榮」之藩籬，立「東亞和平」之基礎，吾人理應本此一貫之精神，共謀復興建設，庶幾兩大民族，得以同登光明富強之境！

「東亞新秩序」之建設，首在經濟共榮之確立！故知「中日經濟提携」，實為友好親善最重要之點！經濟問題，能獲得合理之協調，則兩國共在共榮，和平安全，方能久遠！否則，若經濟問題，不能獲得合理之解決，所得之和平，必為暫時表面之和平，而非永久真正之和平，今中日雙方咸知團結之所在，於基本條約及附屬議定書之解釋項內，對於今後兩國間之經濟提携，特別詳加規定。若能循此努力，則兩國之禍患固可根絕無形，兩國之繁榮亦可計日而待！

以共濟於繁榮與感之域！而於提携協進之際，一切條件，悉依「平等互惠」之原則辦理，若兄弟之相親，非主奴之懸殊，亦即雙方互尊其主權之獨立，絕不稍涉侵略之意念，必如此，中日經濟提携之前途方能光明；必如此，兩國友好親睦之結合方能鞏固！

日本為工業發達國家，勵精圖治，後來居上，較之歐美，誠無多讓！惟地狹人稠，出產不豐，發展工業，常有原料缺乏之嘆！因是熱望中國能供給其資源，以為經營發達之養料。中國地大物博，礦產極多，大可「以我所有，補彼之短」；「以我所有，濟彼所無」。此日本對中國之希望，亦中國所不應拒絕者也。惟依日本所需要者分析，尤重視於國防資源。凡此種資源，供給中國自身之需要而外，自可以其過剩產量，輸給日本；在中國初無損失，而日本受益無窮。決非如其他帝國主義者之野心，希冀獨吞中國之資源而絕不任中國自身利用者可比！此次中日條約內，已作如此之明白規定，足見日本方面對於經濟提携之誠意！今後當本乎此種方針，同心戮力，使日本之原料不虞匱乏，然後工業生產量愈多，「東亞新經濟體制」之勢力愈宏實，「東亞共榮圈」內各國共同之幸福！

之迅速，以致實業落後，貨棄於地，殊堪惋惜！中日之和平既已實現，今後工作，應向建國之大道邁進！惟事變以後，滿目荒蕪，欲求復興，良非易事！必須妥慎規劃，循序漸進，方能實施經濟建設，發展國民經濟，然後民族資本得以蕃殖，民族地位可獲獨立！舉凡各項輕工業之普遍發展，各項重工業之力求振興，在在均應刻苦經營，不容懈怠。蓋非此不足以開發中國之資源，而臻於富強也。惟發展各項工業，既需充分之資本，亦需優良之技術，今既確定「東亞經濟共榮」之最高原則，自不應再行借助歐美必有賴於日本政府人民一致之協力，方能集中人力財力，以建樹中國經濟復興建設之基礎！對於此節，日本朝野上下已為一致之允諾，並於條約中明白訂定，可知中日經濟提携之真義，並非日本自私之獨占，而為東亞整個之協力！中國有此誠懇之友邦，從旁提携，應使所有資源儘量開發，既可充實民族實力，亦所以奠定東亞經濟基礎之要端也。

抑尤有進者，世界各國現在莫不競求物資之自給自足，我東亞共榮圈內之物資，應有整個規劃，以圖融會貫通。共榮圈內各國物資，應由各國政府自身加以統制，除本國所必需者外，應以其多餘供給於本共榮圈內之友邦，切不可任其流入本共榮圈以外有敵性之經濟劃域內。對於各項物資之需給問題，此次條約內亦訂有顯明之條款，亟應本此精義，從速努力，由「各自統制」

做到「聯絡統制」，然後一面節約消費，一面融通管理，則「東亞經濟共榮圈」之發展，決無問題。現在除糧食一項之管理權業已交還中國政府外，對於其他物資統制管理之權，亦正由兩國有關當局協議妥當辦法，以便移交中國政府管理。他如軍代管工廠礦山，商店之交還，以及中日合辦事業之調整等項，均應於最短期內之將來，切實執行，庶幾中國政府可以獲得經濟建設之良好保證，不致違背經濟提携之基本旨趣！

總之，經濟提携，為中日親善之鎖鑰，亦兩國命運之所繫！兩國人士，必須深切體認：非此不足以樹立中日之永久和平，非樹立中日永久之和平，不能斷致東亞之安定與繁榮！日本國民應知中國之不可以武力征服，中國國民須悉日本之不可以惡意排斥；必須相親相近，真誠合作，方能共存共榮於世界！若日本之經濟建設不獲完成，則中國之經濟資源即難開發。中國之經濟建設不獲完成，則日本之經濟基礎亦難鞏固！苟猶不澈底悔悟，徒墮於「箕豆相煎」之悲境，陷入「兩敗俱傷」之泥潭；不獨經濟建設之成績均將摧毀無遺，而兩國實力消耗盡淨之日，即兩國同淪為殖民地之時！此次之親善團結，不能再為表面之親善團結；此次之合作提携，不能再為虛偽之合作提携！果能深明此旨，力矯前非，則兩國和平之基礎永固，經濟提携之前途無量矣！

「完」

# 日每阪大 華文

刊月半

寄贈  
大阪每日新聞  
東京日日新聞

社聞新日日京東 社聞新日每阪大

文，沒有什麼社會性質。可是它對於臺灣文學界，却有點功績，幾年前就停刊了。

「臺灣青年」改名「臺灣民報」週刊的時候，雖見白話文的聲頭，依然很消沈的，沒有受到人們的注意；不過發端其氣息而已。

一九三〇年「臺灣民報」週刊變更日刊報紙，改名「臺灣新民報」，特別公開紙面，鼓吹南方的文學，刊載白話文的創作。所謂南方文學，就在這個時代誕生了。可是臺灣日日新報還是唱舊時的調子，沒有刊載過白話文的作品。除了臺灣新民報的大量容納，極力鼓吹外，其他各報都不大關心的。

一九三二年，這是臺灣文學界發達的時期，而且是多事的年頭；因為它起了一大波動，開始鄉土文學的論戰。這一個論戰，對於我們的文學是很有影響的，它喚醒了一般青年對文學的注意；所以這一個筆墨官司打了幾，不久，島都（臺北）的文學青年組織了「臺灣文藝協會」發行單行本「先發部隊」第一線。之後，臺中的文學青年以張深功為中心組織了「臺灣文藝聯盟」發行月刊「臺灣文藝」，網羅島內的文藝同志。可是這個刊物是很短命的，在風雨飄搖中，掙扎了不上十期，便夭折了！繼「臺灣文藝」以楊逵為中心而產生的「臺灣新文學社」發行了月刊「臺灣新文學」。

這兩個雜誌都是日文漢文各半的，漢文自然是白話文的創作和新詩小品；質和量都差不多。兩者都因經濟的拮据無法維持，雖

然創辦者都不惜精神的犧牲，到處奔走呼號，結果都不能挽回它那既定的命運而夭折了！自然它夭折的原因：第一是有產階級對於南方文學的開發沒有關心。第二是臺灣的讀書階級還低。第三是作家不能如意發揮其真的創作精神。

一九三七年春，因為皇民化國語普及的運動，各日刊和雜誌都廢止刊載漢文，於是臺灣的漢文作品就消沈下去了！除了各日報刊載幾首漢詩，已不能重見昔時的面目！所有的作家，也都星散，有的到海外去發揮，有的棄筆從商。

同年秋，這是東亞發生重大事變的時候，這個東亞多事之秋，停刊多時的三日刊「風月報」竟變更半月刊復刊了。（全部漢文）復刊當時的風月報，依舊是刊載散文小說和古詩，小品文字也是風月場中的雜記，幾乎是妓女的機關報。復刊到第五期，經由新文學作家參加編輯，內容多半革新；（筆者也是參加改組的一人）決定多刊載新文學的作品，可是投稿的作家依然很少。當時的編輯同人謝汝鋒，徐坤泉和筆者三人。這個弱小的雜誌，竟被讀者所重視了；也許是物以罕而見珍吧！我們對於它是很不滿意的，因為它的內容是那樣的薄弱幼稚。我們雖然要盡力給它充實，結果沒有充實的可能；我們十分懷憂悲願。中間筆者曾一度辭退編輯的職務，由謝徐兩人負責。後，徐坤泉要到大陸去，我就不得不再出來負些責任，直到現在。春間謝汝鋒老先生又因年邁和家務的關係脫離，漢詩欄繼

由蔣培中編撰。復刊三年的風月報，却仍擺脫不出經濟拮据的桎梏，不過我們還慘淡經營，再接再勵的給它發刊。我們自己，也對於臺灣文學界是有點貢獻了。

今年來雜誌的產生，有如雨後的春筍，「文藝臺灣」、「臺灣」、「臺灣藝術」都是今年誕生的。這三個文藝雜誌，祇有「臺灣藝術」是日漢兩文合刊的。臺灣藝術在創刊的兩三期中，還有一兩篇白話文的小說和小品文，近來竟專載舊文學的文字了！二十餘年前和「金魁星」同負盛名的文壇小說「蠶花記」（李逸濤著），他們竟把它轉載了；他們是想由這一篇來多吸收一些讀者，同時又搜集了昔日報紙的舊稿，拉攏在裡面，填滿篇幅。筆者以為提倡舊文學是好的，可是那種沒有時代色彩的東西，似乎少刊它一點為妙；那些作品雖然能迎合文言派的先生的脾胃，結果也是昔日黃花，我們似乎不需要它，因為它與現代文學是沒有裨益的，還是多容納一點有時代色彩的創作，不要給它商品化；希望編者注意到這一點，纔不給人們說我們是開倒車。和文的篇幅是充實了，祇漢文欄還要改良，給它成為大眾所要求的有價值的東西纔好。

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中日文化提携的旗幟飄揚了。今後我們的文學，或者能由這復興運動而到了隆盛的時期；我們祈禱這時期早點到臨。

而今來一帶我們作家吧。

會編過「臺灣文藝」的張傑功在臺灣新文學的時代曾因私人的意見，被葉陶在「臺灣新文學」攻擊過。他的作品無多，筆者所讀過的，不過是幾篇而已。

編過「臺灣新文學」的楊逵，他的日文創作「新聞配連夫」——「送報夫」和呂赫若的「牛車」楊華的「薄命」同時給胡風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可是他白話文的創作，寥寥無幾；現在聽說和他的妻子葉陶從事於商業。

漢文作家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前為臺灣新民報文藝欄的編輯，後又編過風月報。他的長篇小說發行單行本的有「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和「暗礁」；其他短篇創作也不少。他的作品多採用些本島的鄉土語言去吸收本島的讀者階級，還算是他的特色。作品中最受人歡迎的為「可愛的仇人」，這篇曾由張文環翻譯日文出版，而且一度計劃拍製影片，近又計劃要先給它舞臺化，由新劇團上演；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他現任臺灣映畫株式會社的經理，也許他已投身實業界，沒有空閒來關心文學吧？

陳炳煇，筆名雞籠生，曾任過臺灣新民報社上海支局長，現仍僑居上海。他是一位淺墨兼小品文的作家，作品常在故鄉發表，文字幽默，含有報告的色彩，現為風月報執筆「咖啡館」單行本有「百貨店」和「海外見聞錄」發行，同時發行了「雞籠生漫畫集」。

王詩琅，可算是一位獻身文學的人，現在奉職廣東迅報。翻譯過火野葦平的「麥與兵隊」揭載於風月報的林荆雨，他是一位多角形的作家，時常變換筆名，也是一位好學的青年；漢文日文以及俗語，詩，都寫過。這一年來他發表的作品最多，記得他在風月報發表一篇小品文「螞蟻與麵包」文字幽默，筆者認為是臺灣文學界不可多得的作品。後又以筆名余若林發表一篇「牧童時代」，博得讀者的好評。而今進行發刊「臺灣創作文庫」的工作。

黃得時畢業臺北帝國大學文科後，便任臺灣新民報文藝欄的編輯，熟練日文。漢文有小品文「乾坤袋」發表於新民報。一九三六年郁達夫來臺，他也寫過一篇「達夫片片」現在除在新民報發表和翻「水滸傳」，各雜誌都時有他的作品。

呂赫若，是一位最努力的日文作家，他的作品時常散見於各新聞雜誌。現在「臺灣藝術」發表長篇小說「臺灣之女性」，博得文學界的好評。他也曾執教於公學校，目下在東京研究音樂。張文環發表了「山茶花」後，祇在各雜誌發表些短篇創作。他現任臺灣映畫株式會社文藝部長。其他如陳逢源，羅英宗，葉步月，楊雲萍等人，仍為各報各誌執筆日文創作。

漢文作家還有幾位，像陳世慶



劉南京去了。林履信發表了「蕭伯納的略傳」後，就看不到他的劇作。彈丸繼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發表了長篇小說「三女性」，便無消息。而今我憶起了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號上，有一位蔡榮華發表一篇創作「第二世」，文筆很流利。那種作品，在這裡是難找到的，但是這位可憐的作家，現在竟不知何處去了！他希望寫文章來維持他的生活，可是他失望了，在這裡是還談不到職業作家的。我同情他，同時也為自己戰慄！

此外漢文的作家林越峰，賴明弘，楊松茂，郭秋生，吳學寧，徐學習，張慶堂，施學智，李元奇，蔡得

們的文學界，都有了相當的貢獻。還有一位東亞和平，努力中日文化提攜的犧牲者劉炳麟，他的本名劉煥波。他的作品都在海外發表，在島內未曾看過他的作品。現在他死了，我以他的精神是不滅的！

薄命詩人的楊華，他幾年前就死去了，可是他在臺灣新詩界，是留下了不滅的功績，而且也是一位海外知名的作家。

短命的小說家邱春榮，也是幾年前死去的，臺灣文藝聯盟第一次全島大會的時候，赴會者曾全體為他默禱追悼，他也可說死有餘榮了！

我們的作家，死的是死了，活

在島內文壇努力的沒有幾人，還是那些新進的作家，零々碎々の發表了一些小品和創作，都是以本島的都市和農村為作品的背景，還很幼稚，可是他們都很熱心探討。我們希望關心臺灣文學的先生，特別提拔他們，愛護他們。

讀者所歡迎的是以鄉土為背景的感情小說，有些含著社會意識的，倒不能受到他們的愛護，所以有些作家不得已寫去給大眾歡迎，這是可憐的。雖然有些想寫點幽默的作品，對於社會有所批評的，都不敢下筆。

誰都說：最聰明的莫如臺灣人。而且我們也有句俗話：「臺灣人，由此及彼，將緊接此大之爭端，絕不重演前次之慘劇。」

新劇團的產生，就可以證明臺灣人頭腦的新穎了。向來臺灣只有「歌仔戲」，這種戲最有魅力，而且迷醉了一部低階級的人們，和上層階級的太太小姐。近來當局認定這種戲對社會的教育上不但沒有裨益，而且有紊亂風化，便禁止「歌仔戲」的開演。

新劇運動者，覺得這是良好的機會，便開始組織新劇團在舞臺上演，竟大受社會人士的歡迎，而鑑賞新劇的都是中階級以上的人們。於是新劇團的組織，便好像雨後的春筍了。

新劇對於文學是有連帶的關係，所以新劇團受當局和文學家極力的擁護提倡，上演的都

### 時人語錄拾零

#### 新年祝願辭

這世界和平的目的，在於維護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現，則在於三民主義之確立。三民主義之確立，則在於三民主義之實踐。三民主義之實踐，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推廣。三民主義之推廣，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普及。三民主義之普及，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深入人心。三民主義之深入人心，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信仰。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信仰，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行動。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行動，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習慣。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習慣，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天賦。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天賦，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靈魂。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靈魂，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生命。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生命，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希望。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希望，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未來。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未來，則在於三民主義之成為國民之永恆。

#### 余之決意

余對此次戰爭，素知為國民所未有之危險之爭端，余不惟知余為國民中之最弱者，且自知余已受國民之權力者。而余者，余之所以受此權力者，係余對於國民之義務，無條件之必能履行。

余確信，此次之戰爭，亦定能如余曾在國內之內戰時所預言者，終必為余勝。

余確信，如這片天之大地，雖余至此，亦將由余而歸於國民，而指歸於國民。

余亦確信，此次之戰爭，余亦必能如余所預言者，終必為余勝。

余亦確信，此次之戰爭，余亦必能如余所預言者，終必為余勝。

#### 劇時代的責任

人，由此及彼，將緊接此大之爭端，絕不重演前次之慘劇。今日之劇，是為余之不動決意也。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上，余亦排除一切障礙而來，此次之戰爭，余亦必已決心，不願且於任何交際中，而發生笑話。

余確信，余亦必已決心，不願且於任何交際中，而發生笑話。

余確信，余亦必已決心，不願且於任何交際中，而發生笑話。

余確信，余亦必已決心，不願且於任何交際中，而發生笑話。

今日三十年之始，我有兩點對國民說話。第一，國民之責任。第二，國民之責任。

今日三十年之始，我有兩點對國民說話。第一，國民之責任。第二，國民之責任。

今日三十年之始，我有兩點對國民說話。第一，國民之責任。第二，國民之責任。

今日三十年之始，我有兩點對國民說話。第一，國民之責任。第二，國民之責任。

第一點是國民的責任。第二點是國民的責任。

第一點是國民的責任。第二點是國民的責任。

第一點是國民的責任。第二點是國民的責任。

第一點是國民的責任。第二點是國民的責任。



爲日本建國紀念而作

李如蘋

我們中國人一向有個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即以日本的婦女地位，自古以來就非常卑下，其實不然，我們試從日本歷史上所謂氏的制度來說，他們開國的第一代的天照大神，就是女性，教民耕作養蠶紡織等事，神武時代的何濤何姬，亦並稱男女酋長，景行天皇時，也還有筑紫的女王家卑彌乎，當時的女子不惟在政治經濟上可以和男子並駕齊驅，甚至於軍事方面如神武東征時軍中就有女軍，景行天皇筑紫征伐的時候，也有女軍隨行。這些歷史的例子，都足以證明在古代社會一切崇尚單純，而且夫婦制度尚未發達確定，女子的地位，就是在東方國家裏面也是很高，絕不像普通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低下卑賤」。

奈良朝時代，婦女的地位也還不算低下，一夫一婦制形式的確立，大概在大化的改新(紀元一二〇六年)以後，這時中國制度已開始傳入，到了武家時代妻在生子之後，便留守家中，對丈夫絕對服從，因注重血統的原故所以對於片面的貞操也就特別的加以重視，形式上雖是一夫一婦，但正妻一人，必得生男，故無子納妾，亦爲必要。妻的地位，這時雖然確立，惟所謂選擇配偶的權利等均付闕如，當時婦女頗富於犧牲的精神，故產生不少「可歌可

備學盛行，舉國上下極端的提倡男性中心主義與戶主專制的封建道德，婦女們就只能專務家事，對家長丈夫絕對服從，以忍苦柔順爲美德，這樣的狀態又繼續了好幾百年，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歐美的自由平等的人權思想未輸入以前，婦女的地位，雖不能說完全相同，但大體的情形，確是非常的相似，非常的接近。

但「感發無常」，「物極必反」，宇宙間的事物都難逃此公例，久受男性愚弄壓迫的婦女，自然也有覺醒解放，獨立自覺的時候。

所以日本從明治維新(一八六七年)以後，就因爲積極吸收西洋文化的緣故，於是，就受歐風美雨的薰陶，把許多傳統的舊習慣舊道德都通通打破，所謂歐化主義頗風靡一時，自由民權的思想。男女平權的呼聲都激動了一切婦女界的思想情感，尤其是如土居光華氏的那本「近世女大學」最值得注意的是，氏誠不愧爲當時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氏將舊日「女大學」一書內二十項裏的十一項，一一加以指責批評，氏並闡明穆勒的主張，認爲婦女亦屬國民，故應尊重其戀愛及感情，婦人與兒童之關係不應如舊日那樣的疏忽漠視，離婚與再嫁亦均任其自由，惜此書出版後的影响還不大。

繼之而起者，有湯目補高氏所著的「歐美的女權」一書將海外的女權運動分別介紹其國人，接着有深間內基氏將穆勒「婦

事新報繼續發表「日本婦女論」男女交際論」等；同時井上直女史發表「日本婦女三論」這本書在當時爲婦女最初女權論的作品，還有辰巳小次郎氏的「西洋日本女權沿革史」，依田孝氏的「一夫一婦論」中山整爾氏的「日本將來的婦女」以上這些書都是極力提倡女權，尤以福澤諭吉的日本婦女論等書即在今日仍不失其爲名著，可以與穆勒的「婦女服從論」媲美，故影響極大，一般婦女也漸漸認識自己的地位，非如過去僅爲男子之奴隸而已，一方面除了覺悟到自身雖爲家庭的一份子，但同時也還是國家社會的一員。

明治五年日本政府又派遣津田海子女史等五名留學美國，當時的昭憲皇太后還頒賜獎勵的諭旨，其原文如下「諸生此次抱出洋留學之志，實堪嘉善，深望將來學成歸國爲婦女之模範，諸生其各日夜奮勵攻讀，俾不負所望。」可見日本朝野上下對女子教育注意的一斑。而上述的福澤諭吉氏在當時對婦女運動的熱忱，尤可欽佩，依他的主張，舊時儒教思想支配下的教育，決不足以解決現代所發生的婦女問題，氏認爲日本婦女今日地位的低下，實由於社會歷來的壓制，故根據過去的研究，今後實應給與婦女以自由戀愛的權利，同時並提倡性的解放，使其經濟能够獨立，結婚的法律手續及關於財產方面的權利都能够平等，按一般的道理而論，人生共有快樂只許一方面的人專門享受，實在說不過去，故應該不分男女，彼此都得共同享受。

在事實上說，最初被思潮激盪而要求參加國會議員的代表人物有岸田俊子及影山英子二氏，他們都是主張「男女平權」爲自由與民權而奮鬥的人物，岸田俊子在她年青的時候曾在皇宮裏教過書，又還在兒童時代「才女」名聲就已震動了全國，她在各地開會演說，因宣傳攻擊政府，打倒藩閥等事而被逮捕多次。這樣壓迫壓迫，影响自然不小而同時也培養了不少有用的

動，二十一歲時被捕入獄，釋放後又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鞠躬盡瘁，至死方休。日本婦女經過這許多大風大浪的激盪，到了明治十八年以後，因修改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及徹底歐化起見，於是所謂「鹿鳴館時代」便即出現，當時的文部大臣(即教育部部長)森有禮氏曾令女子學校須以外國語爲必修科，並增設洋樂舞踊等等的課程，女學生改穿洋服，學校寄宿舍以洋式建築爲原則，以及男女間的交際皆在提倡之列。

此外還有人以男女欲求平權，當自教育機會均等起始，所以當時華族(即貴族)女學校校長下田歌子和中川幸子等都非常熱心的要求帝國大學許可女子入學選課，終因種種困難，未能「如願以償」，不過女學校在當時實有特別驚人的進展。到了明治二十年那個有名的保安條例發表之後，一切極端嚴重的運動就都被取締；二十年憲法又頒布出來，二十三年國會即宣告成立，一時反動的國粹論勢力大爲擡頭，加以同年政府又有集會結社法，禁止婦女加入一切政黨，取消婦女們對於政談演說傍聽的自由，並制定今後女子教育的方針以養成賢妻良母爲目的。

在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兩役，日本迭獲勝利，國威遠播，民氣高揚，其時資本主義又大爲突飛猛進，各種產業都隨着異常繁榮，其結果呢？因爲要增加而使用勞動婦女，於是所謂職業婦女就漸漸增加，婦女的經濟的獨立已有多數的人獲得，因此婦女們人格的自覺，便一發而不可遏，漸對於舊家庭又露出反抗之聲，女子參政運動就「死灰復燃」，「東山再起」，同時，一個人主義「自然主義」亦相繼從西洋輸入日本，尼采、易卜生的著作一時大受歡迎，社會人士頗能爲婦女聲援贊助，如島崎藤村所辦的文學界雜誌，今井歌子所辦的「二十世紀」雜誌等，都一致提倡婦女解放，婦女參政，眞算是不遺餘力。

到了明治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之間，日本

表現。今井歌子與河村春子諸人，既組織二十世紀雜誌以為號召，西川文子，遠藤清子，影山英子等亦組織平民社為之前呼後應，局面煞是熱鬧，接着這兩個團體聯合起來共同向國會提出改正治安警察法的請願書，前後三次俱蒙下院接收採納，並會議決將該法第五條第二項中「女子及」等字樣刪去，可惜因貴族院的反對，未能實行。平民社亦因受政府的壓迫，以致會員星散，會務停頓。

此時期中，政府對於婦女運動雖仍不改其壓迫的態度，但一般輿論中同情贊揚的却「大有人在」，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書籍，計有上杉慎吉所著的「婦女問題」，河田嗣郎的「婦人問題」等，其內容或介紹西洋婦女運動的事蹟，藉以啓發其智能；又或闡發男女平等的原理，藉以鼓勵鞭策其勇氣，於一般婦女的覺悟上，實在裨益不少。至青踏社與新婦女協會的出現，實為日本婦女運動開一新紀元，該社等創辦之目的，即在促進女流文學的發展，希望女子所有天賦的特性得不受摧殘埋沒，因之其初步的工作實僅為一新女性的文藝運動。故從青踏雜誌繼續出版數年之後，多數西洋女作家的作品均被廣為介紹，日本婦女的理想，自然更為之一新，於是青踏社的中心就漸趨過文學的領域，而為廣汎的婦女運動，但結果却得不到社會上的熱情，遂由銷沈而至於解散。直到世界大戰時，日本工商業突有一大活躍的機會，貧富的差別日愈顯著，於是從歐洲的社會狀態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勃興以及勞動運動等都好象潮流一般，莫之能禦，尤其自婦女方面看來，大戰中歐美婦女的活動，及在戰爭結束之後，各國婦女參政權都相繼實施，所受刺激當然特別深刻，何況因產業勃興的結果，勞動婦女或職業婦女的大量增加，婦女間的組織與活動當然較之昔時，不可同日而語。

會員人數已達一千六百五十六名之多。六年同會的五週年大會，並有婦人代議員二名的產生，八年又增加至十三名，同年十月在本所業平小學召集日本第一次的婦人勞動者大會。同年華盛頓開第一次國際勞動會議時，多數會員曾提議廢除婦人深夜工作及產前產後的保護與其他關於婦女的事項，政府也任命過田中孝子為婦人的顧問。

此外在大正七年帝國教育會破天荒在東京舉行日本全國小學校女教員大會，八年十一月大阪朝日新聞社又主持辦理全關西婦人聯合大會，同年末新婦女協會亦告成立，於是日本的婦女運動就算是已入正軌。新婦女協會原是為青踏社的盟主平塚明子氏所主辦，由市川房枝和奧女士等參加贊助，該會在大正九年成立於東京，其宗旨為使婦女界能够相互聯絡，以求增進福利，獲得權益，其組織有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衣食住諸部，實為一種社會的運動，該會的工作成績頗為佳良，如在神戶，大阪，名古屋，靜岡等處都分設支部，又在公共場所舉行座談演說的集會，辦理女子政治法律講習所，請願國會修改治安警察法及對花柳病男子結婚加以限制，實行男女平等普通選舉，發行女性同盟雜誌等，惟後以內部意見紛歧，自行解散，良可惋惜，但新婦女協會在當時社會上給與婦女界的影响，確實不小。其餘如奧村五百子氏在明治三十八年就創設愛國婦人會，其目的在為國家在非常時之際，婦人亦須盡忠報國，至於平時則為社會負擔種種義務。其實効直到現在，還是一有目共觀。大正十年名流婦人們又組織和平協會，基督教婦女福音會等，宗旨都不外是在提高男女道德標準，提倡禁酒和廢止娼妓。同年婦女福音會會長ガントレット恒參加日內瓦第八次國際婦女政權同盟大會，受大會囑託，回國後即設立日本婦女政權協會，自是該會與國際婦女團體聯絡，儼然成一支部，東京大地震時，該會為救護孤兒求各婦女團體援助，結果糾合四十餘團

體成立東京聯合婦女會，從事政治，勞動，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活動。大正十三年，因男子普通選舉法案有列入於五十屆議會的議事日程的形勢，婦女界大為興奮，乃於十二月由日本婦女參政權協會與東京聯合婦女會相互提議在東京丸之內保險會創立一新團體，各婦女參政權獲得期成同盟會，包含從來存在的既成團體，並另徵求個人會員，這樣就成爲最有力之一大組織。其議會運動部，提出改正治安警察法案，要求婦女參政權及公民權的兩個建議案，經奔走疏通的結果，於十四年三月十日送交於第五十屆議會，因此日本婦女稱此日爲「婦女解放日」，這次請願的成績頗為良好，如治安警察法修正案下議院都一致可決，而對於女子參政權，亦博得形式上的贊成，後雖經貴族院的否決，然在日本婦女運動史上，仍不失爲光榮的一頁。

接着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農民勞動黨開始組織，無產黨相繼簇出，勞動婦人及信仰社會主義的婦女對於政治實已發生深厚的興趣，惟她們的主張忽然大變。從此不和男子挑戰，而要和勞動階級的男子握手，以此爲改造婦女的工資，保障母性和家族制度等的手段。昭和二年，關東婦人同盟（爲日本勞動農民黨所主持），勞動婦人同盟（爲社會民衆黨所主持），全國婦人同盟（爲日本勞動黨所主持），社會婦人同盟（爲社會民衆黨所主持）等會，先後成立。其時所謂社會主義的評論家都以執筆批評無政府主義者爲事，又有高群逸枝氏出來主張婦人的非政黨同盟，於是婦女運動的理論的鬭爭時代就算開始。昭和三年六月在總選舉的時候，政友會得絕對多數的議席，一時婦人公權問題亦頗被重視，同時各地方婦女參政運動也很熱烈，到了昭和五年一月，六大都市婦女公民權付與案，內務省（內政部）已準備發表，而同年四月廿七日東京又舉行第一回全日本婦女選舉大會，出席人數有五百餘名之

多；而婦人公權案，衆議院雖予以可決，惟政府在同年七月發表關於公民權案的內容，仍然聲明反對的態度，自此次失敗之後，婦女參政運動竟爲之不振。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濰陽專變突起，日本國內的思想大起變化，婦女運動也別開一生面；同年十二月在所謂無產婦人同盟指導下的婦選獲得同盟，婦人參政同盟，婦人參政權協會等四團體復再加改組，於是所謂婦選團體聯合委員會也就宣告成立，仍努力於公民權的取得，但經過多次的打擊，卒未能如願以償。昭和八年第三次婦女選舉大會，其有力的份子曾提倡市政淨化的運動，當由六婦人團體協同組織「東京婦女市政淨化聯盟」在東京新市市長牛塚氏接任伊始，就直接提出關於東京市廳亦問題的意見書，此事與居住東京的主婦實有很密切的關係，同時又可以激起一般婦女對於政治的興趣，此婦人公權要求的妥當性也被顯明出來，故一向對此最冷淡不過的也開風興起，結果在一年之內，日本婦女對於地方自治的事件都極爲關心，而政治的重要的性質，亦漸趨爲多數的婦女所認識。

其在教育方面，日本因實行義務教育的結果，凡已達學齡的兒童即指六歲至十二歲而言，不論男女，差不多都是被強迫入學的，而且男女學生的程度也完全一樣，到了升入中學，男女所受的教育就大異其趣，女學校則注重家政等學科。就一般的情形說來，日本女子往往在中學畢業之後，就算告一結束，其繼續升學的爲數比較很少。昭和四年，明治大學總辦設女子部，六年東京工業大學開始招收女生，九年即有第一次畢業的女生織原貞代，其學業成績已能駕男子而上之，故獲得女工學士的榮冠。昭和九年東北帝國大學亦許可女子入學，授與女法學士。又婦人授與博士學位者，以昭和二年五月理學博士保井子女史爲最早，至昭和九年已達數十人之多，可見日本女子教育程度的提高與其猛進的情形一斑。

# 滿洲新文化的發軔

滿洲國建國大綱

瀧川政次郎

我從北京回到別了正兩年的新京，到今日已正是一年另十天了。我去北京以前與現在這會兒相較起來，新京已是變化得很多。

在我去北京之前的新京人，和今日的新京人，完全是有着「安定的精神」的不同。那時候的新京的官吏，都是以有着三三年的期限的，從日本「本省」里來的人們為中心的，可是這會兒似已是以無期限的人們為中心了。

從日本「本省」里來的人們，做完了一定量的事情之後，立刻就回內地去做別的事情，那種人好像沒有了。亦許是我從那圖謀暴發者衆多的北京歸來的緣故，特別對新京的日本人的「安定」，不由得感到欣喜。

古來人心不安定的地方，文化發達的前例是沒有的。國都新京的新的文化，從這市民的安定里生出，那是我最新所期待的。文化的興隆，雖必要藉自然的以及人的種々の條件，可是「時間的經過」亦是必須

的條件。

據那古語「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那樣，雖如何地受惠於自然的條件，但文化亦不能在短日月間發達的。

滿洲國建國後已經經過了九年，這次重新歸來的我，感到了這九年決不是過得浪費，心中不禁興奮。

我最初留居新京的時候，滿洲，那是治安第一主義。之後，就是收買北鐵為政治的目標的時代。亦過了撤廢治外法權為當前大問題的時代。在今日的滿洲國的政治目標，好像是在日滿華集團經濟的確立，文化的問題，還沒有浴着時代的陽光登場於政治的正面，可是，想來那種日子到來是不遠的。

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三者，可以說是近代文化推進的三大支柱，在國都新京，這三者在這三三年間都建設了。滿洲帝國的最高學府，亦是國策研究之府，在作田副總長統理之下，已陣容整然地進行。

## 建國大學

附設於建國大學裡的建國大學研究院，那是為了擴充顯現滿洲建國的本義，大學的研究，以及成為教育之淵源而設的，憲章建國的原理，立國的大本，明瞭國格，對國家需要的學問，極其精奧，並關明國家的統治經營的軌軌。目下分有建國原理班，日本精神班，國土班，滿蒙文化班，厚生政治班，國民構成及編成班，滿洲經濟實地班，公社企業班，計劃經濟班，共濟主義批判班，東亞及世界新秩序班等各系，進行研究。

國立中央圖書館還沒有開館，可是神尾式春氏已任籌備處長學調開館的準備，前大連滿鐵圖書館長祐沼介氏專當圖書的購入，一俟資材難的解消，就將進行大圖書館的建設。國立中央博物館，由於副館長藤山一雄氏的大事活動，已經臨時開館，目下直在南湖畔十萬坪的地方建設國民俗博物館。

據藤山氏語人，國民俗博物館，是取覽於 Stockholm 的 Turgeten，館內招致了白俄 Emigrant 的圓木小屋，在北滿的

漢民族的代表的農家，舉古包 Oodans 的天幕生活，朝鮮農家等，計劃滿蒙人家知道那具體的生活形態。

附設於國立圖書館籌備處奉天分館裡的，亦設置有舊記檔案整理處，此不能不看作是滿洲文化建設之基礎工作之一。在奉天的圖書館，藏書文淵閣的四庫全書，以至於前清時代的

## 舊記檔案

甚多，研究滿洲的歷史的人，必定要上那裡一次，去漁獵資料。舊記檔案整理處，本於這奉天原來的舊記，更在這裡集中整理散於滿洲各地的官衙的舊記檔案，正相當於歐洲各國的古文書館。

在日本內地，古文書的蒐集整理，那是史料編纂所的事業，另外不見有古文書館之設立，因此關於古文書的蒐集，整理，保存，遺憾之點不少。滿洲國之設立舊記檔案整理處，在我們關心歷史之研究者，誠覺欣快之極。

既然說滿洲的文化，那自然科學之殿堂的大陸科學院的活動亦該記一下的，可是想來有別人來介紹的，所以自然科學方面的事情在這略去不談。

由前年年末到去年間，要舉起在滿洲出版的滿洲文化關係的主要的書物，那先就要數到建國大學研究院出版的歷史報告第一刊的故稻葉岩吉博士的「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

這書是前年四月，稻葉博士在興京與地二道河子，踏查清太祖奴爾哈齊最初築的城址的報告書，城址的實測圖，和建築址發掘的照片，一塊兒並附錄有踏查動機朝鮮人的記錄的解說。

這二道河子的舊老城，是奴爾哈齊最初的居城，亦是清朝勃興的歷史上重要的地點，可是清朝于道太祖第二次築城的地方黑圖阿拉以興京的地名，此地是祖先的發祥地，好久就被忘掉了。博士的踏查，是去探訪太祖時代這城的样子，重期前記的朝鮮人的記錄的發見，此可謂在近世東洋史之闡明上揭起一炬。

與「舊老城」同時的，由滿鐵弘報課出版了八木英三郎氏的「滿洲都城沿革考」那是該氏的舊著「滿洲舊蹟志」的主要部分加以修正的東西，調查得差不多把全滿主要都市的沿革遠溯至周代了，因此亦可以說是以地方分門的滿洲通史。要得那滿洲的歷史的概念，這種便利的書是不多的。

在去年五月，又出版了民生部滿洲古蹟古物調查報告第二編，島田貞彦氏的「由考古學上看到的熱河」。

在熱河，遼金時代的遺物最是豐富。本書，就是專從

## 考古學上

的見地來敘述有史以前以至於遼金元的熱河。有名的熱河的避暑山莊，以及行宮後山連立的喇嘛廟，這是要讓之於故關野博士的「熱河」的其中探錄着昭和十年，東亞考古會舉行之赤峰紅山後的先史時代遺蹟的發掘之事的大要。

東方國民文庫，其第十七編在前年末刊行了島山喜一氏的「渤海國小史」。東方國民文庫，是滿洲國政府為使其成為文化運動的先驅，投以巨資，動員了科學文藝的所有方面的權威者，擔當執筆，匹敵德國 Rohrer 叢書的廉價普及版，庶幾廣泛地滿足新興國家的讀書人的慾求。本書，如其名是「小史」，可是，真是出之於渤海史的專門家之手筆，將渤海國史的所有問題在短文里，用平易文字敘述殆盡。與氏之名著「黃河之水」相並，當能獲得一般讀書人之愛讀。

在民俗學的方面，有由民生部出版的「關於滿洲旗人的祭祀」，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補助出版的「索倫族的社會」和滿日文化協會出版的「某北滿之農家」等。

前者，是關於現在還在滿洲旗人家裏內踐踏執行的薩滿教的詳密的考現學的記錄，與早年在滿洲國獨刻的「滿洲祭神祭典」相並，可謂薩滿教研究的寶典吧！「索倫族之社會」的著者上收瀨三郎氏，

「康德二年」索倫族之教育，入於極因極爾的村落，是與他們共同生活的寫志家。本書，關於遊牧的索倫族，索倫族

的見地來敘述有史以前以至於遼金元的熱河。有名的熱河的避暑山莊，以及行宮後山連立的喇嘛廟，這是要讓之於故關野博士的「熱河」的其中探錄着昭和十年，東亞考古會舉行之赤峰紅山後的先史時代遺蹟的發掘之事的大要。



# 中國的青幫與和平運動

何君

「青幫」在中國社會上是一個秘密的結合，牠的勢力很龐大，自前清一直到現在，都有牠相當的潛力，目前，一發青幫的首腦人物，正扶助和平運動的發展；這種有歷史性的中國黨會，值得把牠的前後情形記述出來，以補史料的不足。

## 「青幫」的起源

「青幫」這個名稱是俗稱，起先是稱「安清道」。安清道的始源，算起來已經有百來年的沿革，至於牠的發源，還是前清的初年；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這安清道便發揚光大起來；那時候北京的皇糧，是由各省供給的，南運糧食的皇糧，起運地方，向來是在杭州，由杭州沿運河北上，直到通州卸穀；這時候水陸兩道的交通，都是非常艱難的，尤其水路上很多盜匪出沒，一不小心，便要出亂子，所以擔任運糧重任的，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平常人物，在康熙年間擔任的是翁錢潘三個人，這三個人，都是佛門中的弟子，又是師弟兄，翁錢潘，名字叫德正，號福齋，錢次之，名字叫德慧，號福亭，潘最小，名字叫德林，號福軒，他們三個人，擔負了這個重責，自己造了九千多只船，完全是運糧用的，他們因為自己只有三個人，要招管這九千多只船，那裏來得及呢，所以他們把九千多只船，分起幫來，共分了一百二十入幫，在當時的幫，無非是分班運糧的意思，幫裏所雇的人，都是翁錢潘三人自己的一派，糧船開出，在船上都標明白他們三人的記號，無形中造就了一種幫勢力，猶之乎舊小說上的保鏢，只要這個鏢客有面子，所保的財貨，決不會發生問題。這一二百二十八幫的運糧團體，團結得很是嚴密，大部份的人，都拜了潘德林做師傅，所以後來的「青幫」，都是潘氏的一派，這便是「青幫」的由來。

## 「青幫」最重字輩

在潘德林廣收徒弟的時候，創行了二十四字的宗派，二十四字為「清靜道德，文成佛法，仁倫智慧」本來自備，元明典禮，大通悟學」二個字一個字的傳遞下去，現在正是「大」字輩當令，「禮」字輩當然是沒有了，近年以來，「大」字輩也都是高年，南北兩處，數起來也沒有幾個碩果僅存的人了！大家所知道的，為：樊瑞成，李翠堂，張德欽，阮慕白，梁紹棠，張錫臣，陳錫恩，孫瑞堂，魏子庸，白玉山，段維廉，朱續臣，自在明，徐鐵珊諸人，其次是「通」字輩，如最近被保鏢槍擊而死的張瑞林，以去年被淪方所暗殺的季雲卿，都是通字輩。張季二人，在上海「青幫」裏的勢力很大，因為上海地方，情形與別個碼頭不同，可以用特殊勢力，來造就他自己的地位，像現在在港的杜月笙，他只不過是一個「通」字輩以下的「悟」字輩，但是他在上海「青幫」的勢力，只以左右一切，但是，他們自己的輩份小，對於輩份大的幫中人，却仍相當的尊敬。

## 「幫規」的表徵

幫裏的起始，本有嚴厲的幫規，這幫規是不讓外界人所知道的，歷來的似乎幾有秘密性，大原因即在於此。幫規的重要點，當然是注意於幫友犯規的懲罰。此外，還有種「一口口」這種「一口口」，當然也只限於幫裏人知曉，譬如：他們自己人，通稱為「老大」，不論什麼地方碰到了，面不相識，即可問道：「你是老大嗎？」

對方倘使同是幫中人，當然回答得出來，只要回答得不錯，兩個生人雖然萍水相逢，也必須把親弟兄的義氣來互相扶助，

不論你遭受了甚麼困難，如出門斷絕了旅費，或者竟買遭了失敗，幫裏人都是盡力的設法幫忙，決不可無端推諉責任的。至於你要自己幫裏人相助，一時找不到同道，便有一個簡便的暗示，是你到公共場所，或者茶館裏，只消把帽子摘下來，側置在桌子上，幫同幫人的來招呼，因為那時候的幫友眾多，在各路碼頭上，隨時都可以碰到，同幫相助，是幫裏應負的義務。不過，關於這一種情形，以及幫友的義氣，現在不及從前了！這也是社會進化的關係，使這一種社會階級的人物，不甚信任以前的組織法規了。就是從前幫裏所標示的入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現在也有人認為是舊道德觀念，所以關於「青幫」一部份的勢力雖然尚在，發格的幫規是談不到了。

## 「青幫」的衰落時期

在清朝鼎革，民國初年起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時為止，這十幾年裏「青幫」的式微，最為厲害，雖然各地都有「青幫」的領袖人物，無形中領導一幫幫友，勢力也相當的雄厚，不過情形是混亂極了，以前「青幫」之所以能如此團結，完全是在於「互相幫助」上，到後來，互相幫助當然談不到，便對於自己幫裏的幫規也淡視了。那一個個人有特殊的勢力，便可做領袖，最顯明的事實：是上海的杜月笙黃金榮張瑞林，他們的發祥地，都是在上海的租界，差不多是在十年之間，他們的潛勢力，發展得可怕，幾乎全國的「青幫」中人，都奉他們三人為領袖；不過談到「青幫」的沿革歷史上，不能不認為這時候是一個衰微的時期，在上海一隅之地，雖然因為杜黃張三人關係，聲勢像很煥發，實際呢，對於「青幫」並沒有什麼發揚的工作；至於別的碼頭上「青幫」的勢力，那是幾乎完全消滅了，幫中人即使落魄在異鄉，也決沒有人扶助你，一輩後來進幫的青年，對於進幫的目的也都含糊了，就像上海的情形，一個子弟進了幫，他無非是想靠了幫的勢力，在外面去胡作

## 國際之要聞

-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特使陳延炯氏本日由青島回滬，在滬與汪精衛氏晤談，並與汪氏商討青島問題。
- 二十四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二十五日 英國政府宣佈，將派兵艦前往中國，以保護英國在中國之利益。
- 二十六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二十七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二十八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二十九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三十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 三十一日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大藏本部長本日由東京出發，前往青島，與汪精衛氏商討青島問題。

胡爲弄到關了禍，自有他的「前人」——便是幫中的師傅——出場料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翁錫潘三氏立幫的本意，完全喪失了。所以上流社會的人士，對於「幫友」發生了不良的印象，原因不是在反對「幫」的組織，是嫉惡一般不良份子的敗壞了幫風。

「青幫」與政治發生關係

從「青幫」起源到衰落的時期，差不多是一二百年來的歷史，儘管最盛的時期，他的勢力遍於南北各省，可是只有一種秘密性的江湖黨會，直到什麼時候，與政治發生關係呢？是在國民軍初抵上海的那一年，黨方因爲共產黨的勢力逐漸在膨脹，所以實行清黨，清黨的一部份工作，是共產黨做的，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已經成立的團體，是臨時組織起來的，當然組織這個團體，目的是在要發動清黨的工作，參加的份子，便是上海的「青幫」領袖。

因爲共產黨的消滅工作得到了圓滿的結果，無形中「青幫」的領袖人物增高了地位，因此，政治方面與「青幫」的領袖人物，發生了關係，同時，政府方面因爲上海租界是一個特殊的勢力範圍，有許多地方，不得不借了特殊勢力的「青幫」來推進，若干年來，由淺薄的關係而進至密切的關係，蔣介石更是把上海的一望「青幫」領袖，收爲己用，因爲政府方面的借重他們，便造成了上海政治經濟界的一部份勢力，在「八一三」滬戰發生以前的幾年裏，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領袖，在上海的地位，差不多與市長相稱。

不過有一點很是畸形，上海的「青幫」，造成了這一種浩大的局面，只不過是限於上海一隅而已，出了上海的範圍，便相去得遠了。在內地，偶然也有二三個是從前的「大」字輩，但是獨木不成林，有誰去注意他呢。就是幫裏的弟兄，在別個碼頭上，也絕對沒有迴旋的餘地。這種原因，因爲是上海的幾個領袖，他們的目標，已經注重在本身於政治上的發展，幫內的一

切事情，也無暇顧了。還有一點，也是以表示這全盛時代的畸形，上級的幾個領袖，所參與的是政治上的重要事務，所主持的是地方上重要的團體，所往來酬酢的，不是政治舞臺上有地位的人物，便是金融界裏掌握經濟的權威者，然而幫裏的下層階級呢，無非是作奸犯科，做一個離離社會的寄生蟲，這種不平衡的情形，在上海社會是很普遍性的。

上海青幫勢力的衰落

「八一三」的砲聲，把上海「青幫」的勢力沖破了，杜月笙第一個逃到了香港，黃金榮是爲年紀衰老，表示不肯問事，閉了門在家裏休養；張嘯林平時也是聽歌聽劇，並不在社會上多問事件，但是後來上海的戰事平靜，戰線西移以後，他目擊上海一部作戰區裏的難民，生活很可憐，便組織了一個「市民協會」，這個「市民協會」的性質，完全是安定地方的一個善舉，但是事變後的社會輿論，是沒有公理可言的，一輩無知的盲目抗戰派，攻擊得他體無完膚，所以他也表示消極，躲在家裏不再出面了。在今年的春季，無端被一個保鏢開了一槍，把他打死了，在「青幫」裏是一種損失。張嘯林之外，還有一個李雲卿，他在上海的「青幫」裏，也有很雄厚的勢力，當和平運動在上海擴展的時候，他曾盡過不少力量，因此，遂爲淪方所妒嫉，於去年被暴徒的暗殺了；此外，上海「青幫」中的有名人物，被人暗殺的，尙有高嘉賓，他是死在李雲卿死了以後。「大」字輩之中，曹幼珊在上海也有相當的勢力，是去年病死的，後起之秀的樊良伯，也是病死的；「青幫」中有地位的領袖，病死的病死，被暗殺的被暗殺，算起來不到三年，「青幫」在上海的勢力，已經大爲衰微了！

青幫的擁護和平運動

「青幫」中對於和平運動的擁護，應推常玉清最先，常玉清的擁護和平運動，遠在維新政府組織以前；他的發源地是上海，最先的組織是「黃道會」。後來，維新

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便移到了南京，更名為「中國安濟同盟會」，這個組織，是經維新政府許可的，於民國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宣告成立。中國安濟同盟會的會務，並不限于南京一處，他在各地，都一律設置分會，截至現在，各縣分會成立的，約有四十處之多，那聲勢也相當可觀了！到了民國二十八年的春間，汪精衛先生領導和平的時候，「青幫」同志，也極盡力，「青幫」裏的「大」字輩張德欽，——現任浙江財政廳長——召集了一幫領袖僅存的「大」字輩，如樊瑾成，阮慕白，朱廣臣，梁紹棠，李琴堂諸氏，在上海組織了一個「中國道義協會」，積極活動擁護和平運動的工作，在國府遷都以後，社會部爲統一「青幫」組織起見，把中國道義協會，中國安濟同盟會，華北航業協會三個團體，合而爲一，華北航業協會，是張英華組織的，在華北的「青幫」中，頗具相當的勢力，當然大家的目的在擁護和平運動，很順利的產生了一個「中國安濟總會」，於本年的五月十五日，在南京宣告成立，完全是一個擁護和平運動提倡中日親善的「青幫」統一團體。

「青幫」的中興

「中國安濟總會」在南京正式得到國民政府的許可而成立以後，上海的中國道義協會，便消滅了，以上海以往「青幫」歷史的悠久，各方的「幫友」，大部份仍會萃於上海，所以在上海的幾個幫中「大」字輩，如梁紹棠，樊瑾成諸人，組織了一個「道義救濟會」，道義救濟會的宗旨，是救濟失業的「幫友」實際的工作，還是擁護和平，在十一月的十七日，正式成立在上海，公推梁紹棠爲會長，李琴堂，段樊臣爲副會長，推舉樊瑾成，阮慕白，陳紹棠，爲督會，聘請朱廣臣，阮慕白，陳紹恩，張錫臣，魏子庸，白玉山爲顧問，尙旭東爲常務顧問，一幫都是「青幫」中的大字輩，自然有相當的號召力，在擁護和平工作之下，「青幫」可以稱爲中興的時代了。

- 五日 南京國民政府擬定海關稅則入辦法
- 六日 新中國國家銀行之中央儲備庫行在滬開行
- 七日 日本東條內閣決定「嚴陣訓」
- 八日 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回國後擬於明年度預算中撥款一億七千萬美元
- 九日 日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回國後擬於明年度預算中撥款一億七千萬美元
- 十日 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回國後擬於明年度預算中撥款一億七千萬美元
- 十一日 全華之日本總領事會議本日在南京
- 十二日 共和軍大總統蔣明之編譯
- 十三日 聯邦國初代駐華大使
- 十四日 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回國後擬於明年度預算中撥款一億七千萬美元
- 十五日 日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回國後擬於明年度預算中撥款一億七千萬美元



歐戰已進入第三年了。其實不過是十七個月的期間而已。若說歐戰已進入第三年，好像很長的期間似的。由於電擊戰等的觀念，長期的印象更被誇張着。

上次歐洲大戰勃發時，威廉二世曾預料一九一四年將在倫敦慶祝耶穌聖誕節。英國方面曾抱樂觀，以為在幾星期內要打败德國。嗣後他們認為這樣的短促期間不勝，所以便延長為幾個月了。然而結果，上次大戰打了四年半，纔決定了勝負。當今次戰爭勃發時，英國認為戰爭將繼續三年，而在閉關決定了準備一切的計畫。可是，德國却聲明了不管戰爭繼續五年或十年，德國將準備一切。戰勝的國家，當然要早些勝利。住在柏林直至開戰為止的英大使漢德森，於去年春曾預言，德國若至六月不獲勝利，則將自燬滅亡。在德國方面也有人說在德國一舉而服法蘭西後，英國的征伐將在年內解決。這些預測都錯誤，而戰爭已進入了第三年。然則歐戰將繼續到什麼時候呢？十月初英首相曾在下院陳述戰爭將繼續到一九四三或四四年。於是，開戰當時的三年說，便修正為五年說了。然而照我們看來，這是英國對德國的準備長期戰，樹立長期戰的虛勢，或是希望由於美國的援助，第五年出於攻勢的結果。

這次戰爭究竟將繼續到什麼時候呢？如果這次戰爭擴大範圍，轉變性質而戰，則戰爭期間是無從預言的。如果只關於德國征伐英國的現在形式的戰爭，則戰爭的期間並非不能預測。老實的說，如希特勒總統以下德國首腦部所揚言，英國已經打败仗了。英國只是賭着國命而戰，所以始終頑強的抵抗，而不喊出投降之聲。例如讓

德國空軍任意轟炸各都市，結果迄至昨天自負為大英帝國之隨從的英本國居民，每次聽到警笛聲響，即逃入地下鐵道及其他場所，避難的狀態，以及把片刻不能離開父母的小孩子們，送到澳洲，加拿大和北美合衆國避難——這些不是擁有世界海軍第一，控制七海的英本國瀕於滅亡的悲態麼？英國現在已經打败仗了。德國大體上對於使用鐵，煤，煤油，橡皮和食料，都沒有不自由，可說對於長期戰的準備已經完成了。假使英國稍為延長投降日期，對於大局也不會招致何等的變化。美國的援助，當然也可以想像。我想美國無論採取怎樣的援助方法，也不能挽回英本國的頹勢。

然則德國的征伐英國，將以何種形式完成呢？這我們可以想像三個場合。第一個場合是像法蘭西一樣的降服。在這種場合，我們可以想到英國單純揭起白旗投降和講求和議的兩個形式。假使德國接受和議，結果也是一樣。第二個場合，是英國王室和政府把其本國委之德國，而把根據地遷移到英帝國內的其他地域。英國王在憲法上是印度皇帝，同時也是自治領（憲法上的獨立國）的皇帝。所以英國王假使遷移到加拿大，也得以加拿大王的資格統治加拿大。即英國政府遷移到加拿大，加拿大也能够在英皇之資格元首下，在西班牙內亂中，也有馬德里政府遷移到達達尼亞(Catalonia)政府所在地巴塞羅納(Barrcelona)的例子。然而就實際的問題而言，英國王室和政府是否能够把四五百萬國民委之敵國而逃避？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法國萊諾總理等企圖拋棄他們的國民，遷移法屬北非洲，但貝當元帥却不忍

遺棄其同胞，而投降於德國軍門了。英國在存亡危急的關頭，這將成爲重大的問題。第三的場合，是英國既不投降，也不遷移外國，而舉國展開遊擊戰的結果，完全被擊潰。在英國回過到上代，也有像亞勒弗烈(Athelred)大王的例子。在現代，這樣的狀況是難以想像的。然而如英國人那樣頑固的民族場合，也許有一個可能性。

無論如何，我以為英本國的滅亡是免不了的，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因之，在軍事上門外漢的我，對於征伐英國的戰爭本身，不感覺濃厚的興味。然而我對於英本國滅亡後，盎格魯薩克遜世界將樹立如何的陣容，以抵抗軸心勢力，却感覺無限的興味。關於這問題，美國民間已提出北美合衆國與英帝國的聯邦案；英國方面邱吉爾首相也在議會以好意的態度言及該案。然而加拿大金(Mackenzie King)首相却認爲時機尚早，而加以反對。如任何人所知道，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大問題。在英本國尚能存立的現在，英國將躊躇把英帝國置於美國的指導下，以實現聯邦案。尤其如加拿大，經濟上雖在美國的支配下，但她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交上都保持着本國的傳統，而發達一種國家的精神。因爲加拿大是美國的接壤國，所以她畏懼其國家與美國成立聯邦，而被吞併於美國。所以地現在，是反聯邦的先鋒。然而英本國的滅亡成了現實問題時，英帝國民的想法將不得不改變。散在地球上的盎格魯薩克遜世界將以某種形式團結，抵抗共同的敵人。然而其團結的高程和範圍，是不得無疑問的。

上次大戰，從英國進化這一點來觀察，實在是重大的劃時期。英國在上次大戰，如沒有美國的援助和自治領的援助，是不能打仗的。因之，到了戰後，自治領的發言權便強大起來。於是英國便不得不正式提高了她們的地位。所以在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上，便議決了承認自治領關於內政和外交的絕對權。這已明記在一九三一年的韋敏斯德(Westminster)憲章上。這

就是愛爾蘭，加拿大，南非洲，澳洲和紐西蘭已成爲憲法上的完全獨立國。從一方面看來，英帝國的結合在當時是非常的脆弱。然則成了完全獨立國的舊屬領與英國究竟站在什麼關係上呢？她們的關係只是擁戴一個共同元首和在英國設有最高法院。舊屬領對於後者多持異論，會記憶這次戰爭勃發時，加拿大已與英國最高法院脫離關係。英國人稱帝國的組織爲British Commonwealth of Free Nations(自由國家團)他們誇稱英帝國的進化將達到這樣的地步。然則英國所自誇的新組織，在這次戰爭中已經顯示出怎樣的團結力和協力呢？

第一，愛爾蘭已宣言中立。這是愛爾蘭行使獨立國當然的權利，但這是驚人的現象。到了最近，英國感到在愛爾蘭有擁有軍港的必要，會要求使用一九三八年英愛條約交還愛爾蘭的三軍港。然而愛爾蘭却加以拒絕，並表示英國強制的使用將釀成流血。

第二，南非聯邦企圖宣言中立，因此政界大起騷動後，才抑制了中立派。然而中立派的活動至今還未停止，而揭起單獨講和的旗幟，對親英政府因海濱。據最近英國的報紙，南非政府對單獨講和運動，似乎要加以鎮壓。無論如何，這是表示英帝國內的步調非常的紊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都對德意宣戰，而援助着英本國，這是事實。雖有蒙特利奧(Montreal)的市長因反對壯丁的登記，而下獄的例子，但全體都盡力於援助英國，是事實。然而這些國家也有對英國發揮着強大的離心力的方面。被戰爭促成的產業的異常發達，使憲法上獨立國的這些國家，成爲事實上獨立國。在加拿大，這種事實特別顯著。美國許多人會議論這些國家不管戰爭的歸結如何，終顯示出獨立國的果實。所以即使將來盎格魯薩克遜聯邦實現，也有些國家拒絕參加。我以為參加國也不會唯唯諾諾的甘受美國的領導。英本國滅亡後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全體將走到嚴重的場面。





# 日本古典文學鑑賞

## 竹取物語·伊勢物語

### —最初之羅曼的傳奇—

許 穎

約有百年的奈良朝文化結束後，隨了都城遷至京都（七九四年，唐德宗貞元十年），遂展開了平安朝文藝的黃金時代。在奈良朝可指為代表的著作，僅有「古事記」「日本書紀」和「萬葉集」有數的兩三種。而到了平安朝時代，却似曇花燦爛的世界，奇卉異葩，爭芳鬪豔。如小說，詩歌，日記，隨筆，詩論，以及漢文，漢詩，無不盛極一時，而令人大有千山萬水，應接不暇之勢。

平安朝文學的發達，一面是由於自然環境的陶冶。京都的風光美好，山明水秀，而四時的景色宜人。自然的詩意，當能喚起審美的意識，成為發達文學的動機。一面是貴族學問的進步，對於佛法漢學都有進一層的認識，不再似先前，祇是將儒佛老莊的思想囫圇的吞下。這時，他們已能將自佛敎經典上學得的世界觀，及從中國文學裏所得來的意味和複雜性，漸使與本來的趣味融合成爲一體。他們對於政治似

較爲冷淡，而政務又閑散，終日管絃遊晏，生活極爲優裕，閑暇。加上當政者對文學的愛好難離，及自然環境的誘導，自然都容易使文學勃興起來。而另一方面，更是因爲技術工具（文字）的改進。這點，較前二者尤爲重要。『萬葉集』以前，都用漢字寫作，因爲中日文的構成不同，在表現和結構上，自是要受多少的限制。這時，由漢字脫化而發明了和文字（假名），儘可自由的使用，來表白個人的思想和感情，不必再借用漢字的軀殼，與漢文學的修練。因此促進散文的全盛時期。

新文字的出現，不但使文學上的形式也隨了轉換，『萬葉集』的韻文的首座不得不讓與散文文學。而且，因爲推動這時代之文學的主力是貴族，所以一時有貴族獨占的形勢，而成爲貴族本位的文學。『萬葉集』中收錄歌夫走卒，遊女乞丐所作詩的平民精神，却亦隨着它的式微而消失了。通過全平安朝的文學，幾乎都是以貴族的趣味，貴族的生活

爲基調的文學。因之，作品的情調亦和前時代大不相同。這時，文藝中心的傾向很強，探求文學美質的情緒亦濃厚。而單純素朴的直感，與健全明爽的性格，都不復再見於這個時代，對文學是多量的要求感覺上的與情趣上的效果，風格趨於纖細弱麗，而無先時的雄渾堅實，充滿都會人的神經末梢的銳敏，和性質的善感多懷，這是時代推移，文化集中貴族社會必然的結果。所以這時代的作品上，多是籠罩一層類廢享樂的色彩，而深蘊着都市人的一片傷感性。這亦即是平安朝文學的特質。

此時文學的性質，雖與前代異趣。然而，中國文學的影響，却愈爲顯著而深入。當時正是唐朝文化發達的頂點，中國小說隨筆的知識和技巧，都充分的移入，使寫作的範圍益爲擴大。平安朝散文文學的獨盛，最大的主因，固是由於出現了能自由發表思想的文字；但漢土小說隨筆的傳流，亦未始不是一個有力的助力。雖然，後來因唐末政局紊亂，將派遣赴唐使節及留學生隨行的制度廢止；但漢末能停止漢文學的感化，反而在平安朝更形成中國文學影響最爲興隆的一個時代。不過，遣唐使的廢止，在日

本社會爲中心，對於中國思想和印度精神，加上了若干程度的日本化，一半亦是完成日本思想文化獨立的過渡時代。祇是所有作品的範疇，却都尙未能脫出漢文學所養育的靈基。所以，平安時代的文學，無論在形式情緒，和內容思想上，都還是顯明的存有漢文學的一副面影。

平安朝文藝舞臺的場面，既是換上散文；而其中最佔勢力的，却是「物語」和「日記」。尤其是前者，更佔了重要的地位。所謂「物語」，實有小說，故事，傳奇，別紀，或是傳述等，種種的意味。全平安朝時代的大小「物語」，現存者約有十數種之多。然而，却都被略較後出的「源氏物語」的光芒照得毫無顏色。而同時的一切作品，亦幾乎全數爲這部曠古傑作的，盛名所掩。但，若究其實際，這許多裝飾平安朝文學序幕的「物語文學」裏，亦有少數具有特異的手姿，而有不可完全湮沒的價值。如「竹取物語」和「伊勢物語」便是。

雖然，這兩部書對於現代人的感覺上，其中間必容有若干的距離，不能似「源氏物語」那般的親切。但亦有其夢幻與傳奇風味的魅力。而且，兩書的素材構想，和男女關係的主題，亦都不能否認對於那偉大的「源氏物語」沒有一些影響。而「伊勢物語」延緩「古事記」內「詩歌故事」的形式，用來描寫人世的愛情，更覺得有「源氏物語」離形之感。所以「竹取」「伊勢」雖是不能與「源氏」並肩等齊；然其開路之功，亦未可盡泯。

「竹取物語」出現在平安朝初期，陽成帝醍醐帝之際，（約在八八〇年至九一〇年間，唐朝末季。）是第一部用「假名文字」寫成的書，作者不詳。這書可以稱爲日本小說的始祖。因爲已不再是以作者的空想加上趣味的創作。全書洋溢着童話般的風味，與神祕怪奇的想像。所以從本質上說，與其稱此書爲小說；勿寧看做傳奇，而且是童話式的傳奇，倒爲相宜。同時，書內更瀟瀟着濃重的中國趣味及印度思想的異國情調，顯然這故事的來源，不是日本原有的。而是自外方流入的。伐竹得子的故事，見於佛敎的「廣大寶樓閣善住祕陀羅尼經」的「序品」，及「後漢書」的「西南夷傳」裏；月宮仙姬降臨人世，期滿復歸的傳說，則多見於漢土的典籍中。其他如蓬萊玉樹，龍頭之石等，似受「漢武帝內傳」，「穆天子傳」，「搜神記」等書的影響，因此等漢籍在當時多已流行日本。出世早於「竹取物語」百餘年，而用純漢文體寫成的「浦島子傳」，便是完全模擬此類書籍的作品。由此，亦可想見這些書對於後來的影響是如何了。此外，高須芳次郎在「古代中世日本文學十二講」裏曾說：「萬葉集」的第十六卷的作者中，亦有「竹取翁」之名。而那老人在春山會遇到九位少女。這記載，也許對於「竹取」的作者有多少的暗示，亦未可知。至於行文，筆致，辭藻用語，則又常是模倣「記」「紀」和「萬葉集」，所以文字簡古雄勁。全篇的構局，雖無多大曲折；但敘述的順序齊整，沒有若何破綻。描繪亦無過量的作意和技巧，這般樸淡的文章，正適合於表達書中那童話一般的情趣。而在一個神祕的故事上，以明白的表現，與密接的構圖，傳出夢境似的意味。

全書以一個美觀的少女爲中

心，圍繞了她有幾個男性，這些人都想獲得她；但無論那個，在她面前却無不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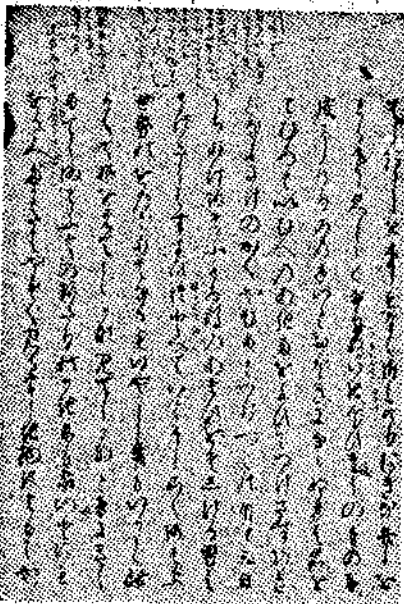
伐竹老人讀敘造磨，每日入山採竹，製造器物過活。有天，竹筒裏發現一個三寸大小的嬰兒，他便與妻子小心將養。同時，在竹筒內更接連的出現金子，老人遂不再度貧乏的日子。那女孩僅過了三個月的時間，便長成美麗的少女。因她能照顧得滿室生光，所以稱做「蘇耶姬」。

周圍的青年男子，都傾倒她的美貌，競爭着要娶她。求婚人中，有五個貴族少年。是：石作王子，車持王子，右大臣阿部，大納言(官名)大伴御行，和中納言石上鷹五人。他們仰慕她的美貌，而不惜自遠方跋涉來的。他們亦和那般青年相同，遭了拒絕。但還不肯死心塌地的歸去，他們不斷的哀求老翁。她被料議不過，便設下五個難題來開發這五個男子。她要石作王子往天竺取佛的石鉢，要車持王子去東海蓬萊山，取那根金草而結白玉果實的樹；使阿部大臣往中國覓火鼠的皮裘；命大伴大納言去找龍鬚的五色石；教石上中納言去尋燕巢裏安窩的貝殼。

他們聽了這不可能的請求，也曾一時灰心；然而，到底終敵不過愛戀她的心情。於是，策略多的石作便揚言往天竺去。三年後，他祇是從大和國回來，將一個山寺裏的鉢盂呈她面前，她一眼便看出那黑色無光的鉢是贗品。車持工於心計，假說去尋寶物，暗地却召來工匠製造。作的很巧妙，使她幾乎信以為真。但工人索要工資，却給露出馬脚。那王子一氣便入山隱遁了。她又當面燒掉了阿部大臣費去鉅金購來的假火鼠裘，使他無顏留在她的面前。大伴本擬斬龍得玉，却

被風浪飄到遠處，幾顆於死。而石上摘取燕巢，跌折了腰，在無限的惱恨與悲裏，便離開了人世。

五貴公子都遭了失敗，蘇耶姬的美名，更噪揚起來。傳到皇后的耳裏，便藉了巡狩，臨幸老人的家裏，想娶她為妃。她以不語禮儀謝絕了這個請求。皇帝返國後，因思念她的美貌，不時音



古活本字竹取物語

(田田 氏)

所以，這書的內容雖然荒唐無稽；但仍然可以反映出那時上流社會間一部的生活情況。作者以純然無邪的性恪，和真摯的情感；而以酒脫輕鬆的筆，寫出平安朝貴族戀愛的遊戲。在有意無意間，嘲笑了貴族的愚劣。然而，這不是惡趣的，其中含有一派熱情。故此「竹取」不獨不是一部純童話的書；而且亦因此不

醫下頰，她雖有動於衷；但仍是不能應召，這樣，三年的歲月輕輕的滑了過去。忽然對月哭泣，向老人說明她的來歷，和八月十五夜將回返月宮。到時，朝廷裏雖然派來二千甲士圍住老人的住宅；但並未阻止她乘飛車昇天，凌空而去。她給皇帝留下一信和不死之藥。皇帝命人將信和藥焚燒在高接天雲的二不山上，以免徒惹相思之苦。

由上面的內容梗概看來，「竹取」受有濃重的外來影響，自無疑義。不過，影響自影響，一部作品真總該還是以作者的性恪，和那個時代風物的感應，佔最多的成分。此書雖是涉及神仙的理調。但若細加檢討，則亦可發見作者實含有當時的貴族意識。

平安朝初期的藝術裏，能與「竹

能成爲滑稽或諷刺之流的小說。同時，作者還有來自佛教與老莊精神的觀念，貫徹在書內，他設想着一個永生不滅的理想。寫作理想，所以和辻哲郎稱此書爲：「天上永遠的美，和人間永久的愚拙之對照，」亦不無相當的理由。

平安朝的「物語文學」中，完邊而易於使人感覺倦怠的很多。但，「竹取物語」却有不少動人的興味。作者以天真的童心，將許多荒唐無稽及不可思議的事，都加以自然化；而令讀者不生過分離奇與矛盾的感覺。僅此一點，亦足以異於那些平庸的「物語」了。

取物語」立於同樣地位的，是「伊勢物語」。著作的年代，亦不明晰，似稍後於「竹取」，約在延喜天曆年間。(九一五年至九五〇年，五代後梁至後漢時。)但，兩書的性質，不甚相同，故趨向異趣。「竹取」是創造的故事，所顯示的完全是空想夢幻的世界；「伊勢」着重在記載人生的行迹，而帶有後世實實的傾向。「竹取」統體是散文的；「伊勢」是以「短歌」爲主的小文。前者是一部童話式的傳奇；後者乃是短篇的「詩」的故事。「伊勢」的文字，拙而簡古；「竹取」則比較略而技巧。然而，兩書的骨子，却全是關於男女的情事。

關於「伊勢」的作者，與其他多數的「物語」相同，衆說紛紛。俗傳爲稱做伊勢的女子所作，故有此名。但，普通則因書中多記載在源業平(八八六年—九四一年)的事蹟和他的作歌，而指爲即他本人所撰。或是又經過他人增訂(芳賀矢一氏所主張)。不過，高須芳次郎則舉出多種的理由，證明絕非業平本人所作。當是同情於他的詩人撰著。而高須氏此說，亦較爲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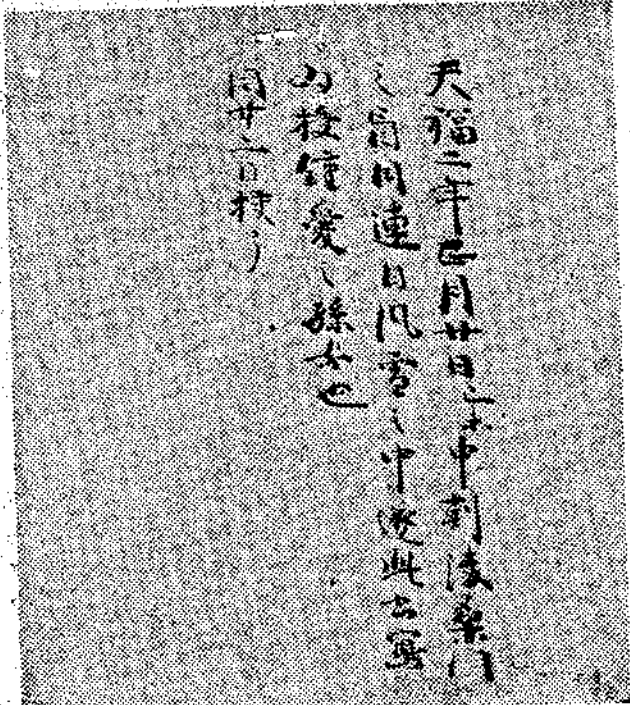
「伊勢」的精小短練，似受唐人所作「傳奇」的影響。而「拙堂文話」中便以爲：「伊勢物語」如從唐「本事詩」，「章臺柳傳」(來者)。陳谷溫氏則更指明「伊勢物語」所本，爲張文成的「遊仙窟」。因兩書的體裁，內容，和來入許多的詩歌，都相近似。且「遊仙窟」流行於日本，在中國早已亡佚，其中絲絲，正可尋味的作者亦在學擬「古事記」。不過，比「古事記」的記事更短，附入的詩歌更多；且因時代的推移，是放在日本的建國上；「伊勢」多限於愛情事件，而且將力

書的年代却是一點也不遠。書中所寫的情景，就是那時的社會狀況。本書是以戀愛中心的生活，用鮮明的銳角浮現出平安朝人的氣質，平安朝人的情調，和平安朝人的趣味。

作者長於探索戀愛裏的謎心，和捉取隱微戀愛中的微奧情緒。如將「古今集」序中葉平傳說的「小説化」，敘他失意於一女子，雖然很短，却將戀愛的途徑，表現得自然，有曲折，且多餘情。巧妙的傳出「侯門似海」與「物故人非」之感。其他描寫普通人的戀愛，如男女的戀愛，嫉忌，以至於和解；或是心愛的女子不容於家庭，而又不得不忍痛送出去等類的事，都是些「小紅寶石般美好之戀愛的羅曼司」。(高須氏評語)作者不僅寫平安時代的戀愛實相；而且更觸手母子的至情，展開不少含淚的慈愛的縮圖，也可以解除一些戀愛中心的單調。全書到處都感覺緊壓的意味，所以情調顯明，印象亦強。作者所撰的短篇形式，在平安朝初期，甚至平安時代，都是很難得的成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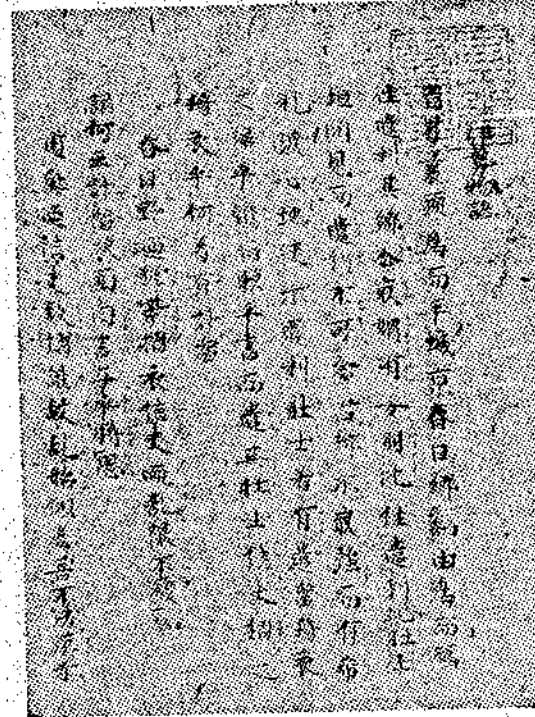
因「物語文學」的開路者「竹取」「伊勢」兩書，性質不同，而後來的學步作品，便顯然的隨同分做了兩個系統：一個是夢幻玄想的；一個是近於寫實的。據「竹取物語」而寫空想世界的有「宇津保物語」屬於「伊勢物語」系統而記錄人生事跡的，則有「大和物語」及「落窪物語」。「宇津保物語」(作者不明，成書約在九七〇年至九九〇年之間，當宋太宗時。)的題名爲洞穴之義，因書中主人公的幼年曾生活在樹穴裏之故。全書的舞臺，自平安京經中國，遠達至波



天福二年二月廿日  
自月連日凡書一十卷此書  
山校錄(妹也)  
同中(校)

傳定家筆本伊勢物語  
(三條西白河家藏)  
桂宮本真名伊勢物語  
(因省書寫)

斯。主題是戀愛事件。不僅風趣多變自「竹取」；即題材上亦是從「竹取」的暗示，而環繞了五個男子的戀愛競爭，結果都失敗。「宇津保」女主人公貴宮的周圍，亦是多數貴族爭愛的失敗。不過，「竹取」的女子臨了昇天；而「宇津保」的貴宮是爲東宮迎去。結尾自天上改爲人間。其他地方，亦有的是比「竹取」多一些「煙火氣」。然而，中國趣味和異邦情調，却完全一如「竹取」。祇是沒有「竹取」構圖緊密，不免失於散漫。作者本意雖是努力牽引進許多的人物，想來點綴熱鬧的場面。但因手段凡庸，遂致反陷於紊亂。文字平明，然多忽略人物個性的表現，常詳細刻畫一些無味的儀式，失去成爲小說的注意力，對現代人的感覺，乃更薄弱。惟有作者達二十卷老大卷恢的野心，却不能不對之表示敬意。何況這書對※



※於後來的「源氏物語」的製作，還有相當的啓示。  
「大和物語」(九五四年，五代後周世宗元年。)的出現，較「宇津保物語」爲早，保模擬「伊勢物語」。但亦如「宇津保」之於「竹取」，難稱上乘。內容記大和國地方的故事較多；然非如「伊勢」般着重於一人的行迹，比較稍亂，有類於雜纂。因之，作者的氣質和情趣，全體未能統一。但內中亦不乏美好的篇章。如聽信新妻的話，竟將從小養育自己的親母棄置山中的故事，像極中國民間流行歌謠裏「娶妻忘母」的風格。還有一個女子處於兩個愛人間，因不能解決，三人共以身殉的悲劇，都很優美。文筆學模「伊勢」，亦尚簡潔可喜。所以，因「伊勢」傳爲在源平所作；而將此書遂以爲是源平子滋春所撰。亦有傳爲花山帝作者。但證據都很微薄，實難確定作者爲誰。  
屬於這個系統的，當以「落窪物語」爲佳。出世晚於「大和物

語」但在「宇津保物語」同時(九七〇年至九八〇年，北宋初)寫繼母的虐待前房遺下的女兒，在漢籍佛經中很多此類故事。而同情弱者，憎惡非人道的惡者，則又爲古今中外共通的心理。中納言忠賴的繼妻，苛待前妻所遺的女兒，驅逐在院角落裏一間暗濕窪下(即「落窪」原義)的房子內，服役勞苦的工作，很能使人對那可憐而美麗的繼女發生同情。終因她的愛人的救護，再回復了她那已往的快樂幸福的日子。表現素樸簡勁，時常在廣闊的場面加上一些笑料，不使過分陰鬱。而將女兒的可憐，和繼母的惡，對照的顯出。僅是時時感到結構的能力不足，且多刻意描寫不甚關緊要的事件，有一些蛇足似的贅餘。但這書對於後代繼母小說的影響却很大。室町時代(一三九二年至一四六三年，明初世)的「小落窪」(岩屋草子)與江戶時代曲亭馬琴(一七六七—一八四八年)所作的「皿屋敷談」(「盆石皿山記」)都是這個大流的餘波。然而，無論如何「落窪物語」的意識却是貴族的，決沒室町時代的平民的意識。而且「宇津保」，「大和」等作品，亦無不是平安朝淫靡奢逸風俗縮影。  
除上述數種「物語」外；平安朝初期出現的大小「物語」不知當有多少。題名僅見於「源氏物語」和「枕草紙」中，而今已散佚者，便有二十餘種。那時所取「伊勢」之後，無疑的是一個「物語」作品狂熱時代。而這狂熱，當是推動小說進步的主力。由於多數無名作家的引挽，亦纔能領導出「物語文學」最高峰的「源氏物語」因爲那偉大的成績，也不會是突然便來臨的。

# 和平與祖國

## ○入晉車中雜話之一

十六日過午離開的包頭，天晴朗得連一片雲彩也沒有。車和右方悠々地流着黃河重行着。左方的大青山（陰山山脈），薄雲藏在山巒裡，襯着蒼大部的禿山。那乾淨的淡褐色的山肌，縹緲地毫無遮飾地馳在太陽底下。不時有像是雙輪膠輪用的四方形煙突一樣的物體出現在峰巒之間。

我坐在車上，是有着點驚這「大好河山」記得在張家口的北門上嵌着一塊寫着這四個字的橫額的充分的工夫的。可是從此直到太原，我知道我一定要在這顛顛幌幌的火車上纏綿三十二小時。而且在大同還要換一次車，換車後，在那短小的排擠着木板座位的三等車裡，是不能夠找到座位，還不知道。而且當那木板車在山峯裏扭擺的時候，我一定得支起全部精神來應付的吧。於是在那大好的白日下，我放棄了縱橫視野的機會，在車中變々瓜々的談々講々裡，選擇了我所需要的睡眠了。

在子夜的大同車站和同行了三天的WM氏別。匆々地換乘了同浦北段（三五六，八公里）開往太原的車。

### 視察特派員 龍光

大同太原之間的通車，一天只有這一輛。這段路是在日軍占領後把窄軌改成寬軌才開通的。這通車以外，在大同軍武間，平原太原間各有一輪客車。大同軍武間的鐵路是在事變前備々測量完了，連路基還沒有完全築成的。

上了車，果然在堆滿了人與被捲的車廂裏——就是在過道上也難找到一塊插腳的地方。但是意外地一位日本人青年把放在座位上的皮包提起來，好意地讓給了我一個座位。

坐下，車就開了。是夜裏的十二點四十五分。車裡冷得掩上了大衣的領子，還禁不住地抖戰。但冷是不能顧的。坐好之後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這三輛連結的木板車能夠完成它的任務，在明天下午八點後按時開到太原。

不久，玻璃窗上結霜的霜越加厚了，而且白了。完全隔斷了窗外漆黑的夜。夜車的輪子發出七七剛々地凄然的大聲，好像已經走在山谷中了。

記起一路許多朋友告訴我關於這一段路程上曾經發生過的多少可怕的事實與由這些事實的教訓裡得來的行路須知。我在急於考慮：假如在這夜裡遇到匪賊來劫車的事，我將怎樣應付才好？其實我在走上旅程以前早就有了這種覺悟。我不能不先作那最大限度的壞的結果的

## 設想去準備應付。

偶然瞥過我身旁的年輕的日本人，他彷彿正和我作着同樣的企圖與動作。我進一步竭力地使用了我的常識與閱歷去地觀察那同車裡我周圍的每一個人的服裝，面孔與表情是什麼樣。我覺得心中惴々地，好像說不定不久就有那最壞的事情從天上掉下來一樣。

（現在刪寫這稿子時，雖然同樣是夜，但我已經是坐在太原旅館裡的輝煌的電燈的底下，盛燃着的火爐的旁邊了。冷靜地想到在火車上那時神經的緊張，完全是感傷的，幼稚的，可嗤笑的。但那種神經的使用，在那樣的旅途上，我始終沒有以為是多餘的過剩的遊思遐想。「假如在那時候遇到了匪賊來劫車，我將怎樣應付才好？」這問題現在我馬上可以解決。然而假如在遭逢那緊急的一刻的中間，是不能夠取得我所認為的最善的措置？在那一刻間的理智的判斷，我是不能付之於所謂「隨機應變」的。我最大的決心是：無論到怎樣險惡的時候，我也決不扔掉手中的這隻鉛筆，我希望把我那那一刻心理上變化的過程能夠追記下來。這也是我最大的信念。我為達成我這信念，我想這是必須在預先考慮出一怎樣應付」的辦法的。）

固然一路是平安無恙地過來了。我在同車的許多鄉農或小商工人的身上也並沒有察覺出哪一個像是化了裝背負着響應劫車的陰謀的怪漢。在他們的胸前，都用別針別着夾在化學透明夾子裡的良民證。這雖然不足以證明他們個々確是良民，（由於上車下車時，警察和軍人嚴重地檢查他們僅有的被捲的情形，說明了他們還不是像良民證所寫的那樣的可以完全信賴的良民。但我們總可以說所謂良民，也不過是個樣子。）

在我同一座箱裡的對面，是一個肥胖的日本人的路員，他佔了個較大的地方，把身子斜依在木板上，已經睡熟了。而且打着連續的鼾聲的那樣的酣睡。我的緊張着的神經，隨着時間的延續，漸漸地弛緩了。我感到了有一點疲倦。我開始想在這車廂裡尋找一些將要寫給讀者的資料。但經驗告訴我：那些吃過苦頭的鄉愚，是不肯隨便向人再訴說什麼的。譬如，你問他們「今年收成怎樣？」他們也是抱定了只可答應個「啊々」的。在我屢次碰過了這樣的釘子之後，知道這種「探風問俗」的方法，只能反映出自己的愚昧。除了給他們一種驚擾之外，什麼結果也不會得到。

不料，在隔着幾個座箱的前面的人堆裡，忽然站起來一個藍色的影子，在昏黃的燈光下，打着欠伸。一下削尖了我已經攤平了的神經。那個藍色的影子，分明是一個瘦袖細腰，藍地花綢巾

包着燙髮的年輕的女人！——我自然不至於認為她是共產黨第八路軍派了混坐到這車裡來的什麼時裝的女間諜，只是因為那女人在這迷漫着黃土的氣息和葉菸臭的車廂裡，全然是個不調叶的存在而已。

當我站起來再仔細地看的時候，這樣的時裝女郎真不只她一個，最少也有四五個人占據着那邊一角的車廂。她們有的戴着白色毛線織成的波浪形邊飾的帽子，有的手裏打着毛線，還有的抱着睡了的孩子。在車旁邊掛着的她們的大衣，差不多都是輕軟的皮衣。我怎樣也想像不出她們在深夜裡是爲了什麼出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是一個妓館的遷移麼？可是山西省哪裡能養得起這班闊綽的妓女？並且在這樣的年月裏，有錢人的太太小姐們，也決不會到這裡來旅行，這是可以斷言的。她們隨身還帶着許多箱籠，還有男人跟着，另外一個肥胖的婆子也坐在那裡，好像有人管她叫娘。所以我想我臆測的「妓館的搬家」也許有幾分靠邊。

在我面前的路員的駢聲以外漸次地四圍的乘客也響起了駢聲。一天疲勞之後，這難得的一刻安息的爭取啊，我不由得爲我同車的人們祝福了。我想，我不能睡去的這一刻，也許可以說是難得的。那邊似乎是在盤腿坐着的肥胖的婆子，在每次從睡中醒來之後，都顧着看一下她坐旁的車窓。那車窓上，她掛上了一塊又疊着的毯子。不知是爲了禦風的？還是爲了防禦不意飛來的槍彈的？不時，她身旁的女兒（？）拍着孩子醒了。於是她也跟着嘩嘩地拍哄着。押車的軍警走來了，堆在過道上的人向座廂裡的地上擠去，於是幾個人換了酣睡的姿態。當然他們都是在坐在座位上的。

到了朔縣站，時間已經過了六點半，天依舊漆黑的，東邊沒有一絲黎明。這是靈石與山西省交界地方的一個大站。可奇異的是，那一班時裝女人都下車去了。箱籠也搬下去堆在站臺上，她們整起了大衣的皮領子守在旁邊。夜裏的勁風吹得她們轉轉着身子，踩着兩腳。

車停了許久還不開，我爲了疑團的衝動，也戴了帽子下了車，向着站在邊上的一個女人搭訕着：

「小姐，你們是作什麼生意的？」

她乾脆地回答我說：

「我們是跳舞的。歌舞團的。」

啊？這完全打破了我的成見，衝碎了我的想像。這是作這生意的年月麼？我完全不解了。我想她們或者是慰軍的。我問她：

「你們是到太原去的麼？」

「去過了。」

另一個說：「我們是上海的賦花歌舞團的。我問她「賦花」的「賦」是哪一個字，她在手掌上寫給我。車響了起來，要開了，我只好上車去。到底沒弄明白是哪一個「賦」字。到太原之後，看見山西新報的編輯長C氏時，我想起了這事，問他沒有上海的什麼歌舞團到過這裡？據C氏說：在半個月前有過新會招聘來的「藝華歌舞團」在這裡出演，覽兩塊錢一張票子，大概是賺了不少錢去的。這當然不是專爲慰軍而來的。我只有啞然了。

○就苦了我們這穿

長衣裳的了

(入晉車中雜話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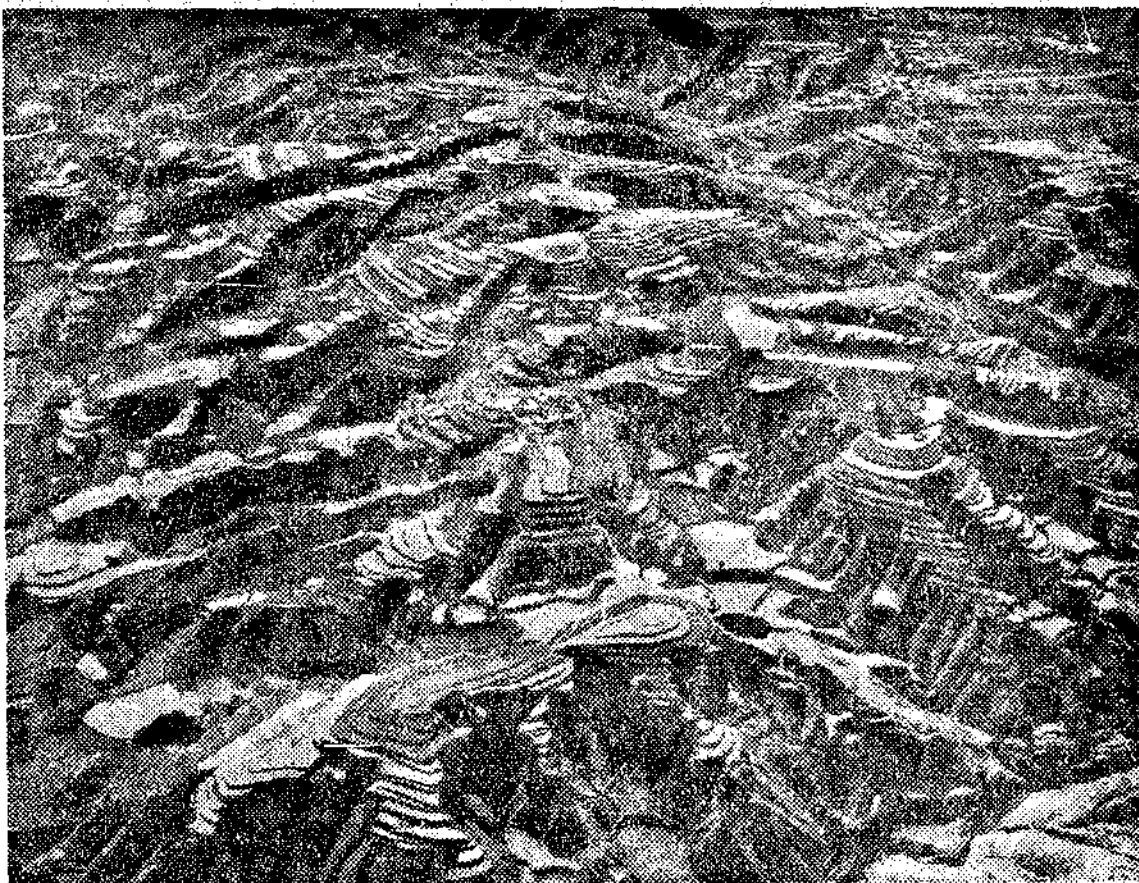
和我隣坐的日本人，也都在朔縣下車了。上來一個背着襪包，提着許多紙匣子的小商人，佔了我的對面的座位。同時兩個空座，也都忙搶搶過來占坐了。

車不多時過了長城。這是在我這次旅程中的最後一營的長城了。

車是衝斷了長城過去的。這裡的長城的斷面，看去也不過兩丈厚的樣子。太陽已升起來，車走在有着極大裂縫的窪谷裡。看去，有的裂縫不下十公尺深淺。谷間的小河的細流，凍成一條灰色的薄冰，彎曲在那裡像條死蛇。

車漸漸地走進了梯田形成的層山。這是山西省內的山田最多的地帶了。當然在這月份，田裏連一片綠葉也沒有。山田儘是乾巴巴的不規則的圓線組成的圖案。我想已經看過這山田的人才能相信本刊第四卷第二期上曾用作封面的山田的照片是沒有加過一筆修飾的。對這複雜其實單調的軍窗景

緻，不久眼睛就滑得倦了。在我閉上眼睛又開始尋睡之前，記得我面前的小商人連帽子都沒有摘地一直不動地坐在那裡。車過段家嶺時，遲緩地，新築的地基承受着車輪的重壓，軋軋地響着，我醒了。已經十點多鐘，近午了。



◇同蒲鐵路附近所見的山田◇

我稍加注意地看了看對面的商人，他仍是那樣地坐着，像是一點也沒有動彈。兩眼睜着車窗，手攏在袖裡。...

車子傍山旋迴在谷裡拐着大灣子，跨過大木支撐着的補條中的橋梁的時候，靴子地響得更厲害了。車放下了速度，慢得好像人在薄冰上試着腳步一點一點地挪動...

只有我對面的旅伴，始終默然。我莫名地把他注意分給了他。終於我開始向他攀談了。

「事變就苦了我們這般穿長衣裳的人了。」

「我在忻縣的鄉下開了一個小買賣，雜貨舖，兩頭受氣。起頭，紅軍來的時候，要肉要麵，先朝我們這種門戶來。有件新皮襖，看好了，也給你穿走。把新鞋換去，舊的扔給你。等日本軍過來了，多少這樣「供匪」的人家，都被處分燒去。紅軍當然早就逃得沒了影子。這些良民確實是那樣的「供」過「匪」，也推賴不了。可是說什麼「供匪通敵」呢？紅軍來了，拿着刀槍，誰又敢反抗不供呢。不供，就拿腦袋抵吧。有的在紅軍來以前沒跑開的人，想到結果供與不供，一樣的是個傾家敗產，於是就跟着紅軍一塊跑了。」

「日本軍好不好，誰能究竟知道呢？我們上哪去能跟幾個真正的日本兵接頭呢？三天兩天跑來個人，穿着對襟衣服，大皮靴子，就自稱是日本軍派來的。你就什麼都得聽他管了。半夜裡睡不穩，翻來覆去，連大姑娘的被窩都獨個透。哪家睡覺還敢脫衣裳？不脫衣裳睡的人，他也要解開褲腰帶子，抖落抖落。大夥也疑惑他不是日本軍，倒是想上日本軍司令部告他去，可是誰敢去呢？一叫去修鐵道，修什麼的，聽說日本軍都發給工錢。可是這錢有個落到苦力的手裡了呢？拿着鞭子監工的，

誰也說不清是不是日本軍？那些監工的頭頭是挑選一般穿短襖的人抓去工作，偶爾抓去個穿長衣裳的，因為穿長衣裳的都攪混着有碗粥喝，好容易盼着完了活，巴不得的作完了活拍土就走了。不敢要工錢，也不指望要。這比起穿短襖的襖貨，這要工錢要飯吃的好使喚多了。漸漸地，那些大爺們知道了這種情理，就專挑那穿長衣裳的人抓了。」

他的話，我想難免是有幾分不平的誇張。其實一路上我聽的這種怨聲也太多了。據說日本軍部當局也最痛恨這種藉端冒充，擾害良民的惡棍。聽到嚴重處了這般惡棍的例子也不少。到太原後碰到本社新派來的KY特派員，談到這事，KY氏的結論是：這般惡棍，說是良民之敵，勿寧說是皇軍之敵。不過要這般惡棍絕跡，只好期待早一天治安能够確立。

○到底什麼是更好的藥呢？

「實在累了，也想休息，但是我們想在那裡有使我們振起精神的工作。無數的難民們在等待着我們的已經遲晚了。無時不在憂慮着喊叫徹底抗戰的第八路軍的到來，一心盼望着和平的土民一定是聚集在那裡呢。然而，來了一看，城裡連一個人也看不見。是因為第八路軍的反抗傳聞，還是畏懼兵火呢？我們想那些土民一定是挑了所能挑的東西，提了所能提的東西，雞腳上拴了繩子，牽了牛馬，都跑到附近的村落和山根的洞窟裡避難去了。剩下的只有這空屋子一樣的城。我不知在什麼時候把自己投到這般的谷底裡去了。」

「宣撫工作，就是與第八路軍的對峙。尤其在華北這種感覺是深的。兵法裡有一條說是：善戰者知彼知己。但是，認識敵人這件事並不是容易的。我們宣撫官雖然想探查第八路軍鎮撫人心的手法，走進了空城也是無法下手的。僅僅不過看見一些抗日的傳單，向土民和俘虜們詢問，也是得不到要領。但是，我們的工作是急而不可緩的。因為華北的民衆都在饑饉，傷病之中。必須要即刻拯救他們。對之，如果不考慮安撫的療法，我們是不會得到完全的勝利的。即或如此，還有這樣的事呢：華北的病人們現在徘徊於去就第八路軍好呢，還是去就日本軍好呢的歧路上。敵人如果給他們稱毒，我們必須即刻使他們喝到解毒湯才行，敵人如果給他們調藥，那麼我們就應該調製更好的藥給他們。然而這裡還有着障礙。到底什麼是更好的藥呢？外國人的我們全然摸不着頭腦。所以我們日夜焦灼着。往々連夜不能入眠。第八路軍方面呢，和我們相反，他們徹底地這什麼是更好的藥。不過他們雖然知道，未必能够伸手治療。

豈止不能治療，請看華北都邑的大半，不是都犧牲在他們的堅壁清野的手裡都化成焦土廢墟了嗎？這正是他們離開民衆與軍隊。我們的工作就在衝擊這一點上。然而還在不斷地繼續着血戰，第八路軍就是說日本鬼子頭上長着犄角呢，以外什麼也不必說，民衆也會相信他們吧。他們翻弄着花言巧語，遮飾他們的劣跡惡行，他們說這時候咱們自己兄弟鬩牆，同室操戈的愚事還不停止嗎？民衆也會不去追究他們了吧。他們不用青龍刀的威力，一夜之間就能把一座城說得絕了人煙。這樣的民衆跟隨了第八路軍就不知道將要墮落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不防此禍於未然就等於違背了聖戰之名。民衆不是我們的敵人。民衆有一個人享福，也是東洋全民族的福。每次想到這些，我們就痛切感到了任務的重大。大路必須要通到和平之塔。然而在華北，破壞者並未絕跡。第八路軍到處皆是。掃蕩之下，仍然到處皆是。可怕的到處皆是。」

長夜漫漫，當我醒到：

「到底什麼是更好的藥呢？我們日夜焦灼着，往々連夜不能入眠。的時候，我不自禁地合上了書本。所謂「宣撫班」對於民衆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存在呢？在我們夙日聽到的關於宣撫班的談話裡，宣撫班每每與戰地作通譯的人物同被看作是與日本軍與民衆之間的中階級。對這接近民衆的中階級的稱譽是不及戰地階級的。這也不容我們代為辯言。我前面隨手在讀後譯出的這一段一個宣撫班長的手記。筆者島崎暉海，是華北宣撫班第四十七班班長。書名「宣撫班」是在十月才出版的。我也不是想藉了機會替代宣撫班作什麼辯解，或宣傳。固然宣撫班的實際工作是否為民衆解了疾苦謀了幸福，自有事實昭然存在，也是無庸別人代辯的。」

實在我以為這位宣撫班長的赤練之手記，給了我們很大的示曉。我們想像中華北的民衆被赤化的原因是什麼呢？遭受戰禍的情形又是什麼樣呢？我相信島崎氏的記述一些也沒有過火的地方。華北的若干土民被赤化的過程正是那樣的簡單。然而由此我們正可以推知他們在被赤化之先已經是怎樣地困苦不能安居；可以證明華北民衆，尤其是山西省民，山西的農民被那團軍閥的苛酷的田賦，稅捐，攤派賦役，不，被那團社會的經濟體制所壓榨的程度。在那農民中占百分之二十的長工和百分之三十的佃戶早已成了地主，舊軍閥，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經濟社會的債務隸農，他們早想逃脫而不能，但是，終於這次事變給了他們這個機會了。

「到底什麼是更好的藥呢？」

今天在省公署裡聽到山西省長蔣仁氏所說的：「民衆的歸趨依附，換句話說，就是民生問題的解決，這是

誠其防共的前提，和平工作不外就是解決民生問題的  
一個方法。(編者註：本文記者與山西省長蘇氏的一問  
一答，詳見本刊第六卷第一期三十六、七頁)我們相信  
這話是對的。當然民生問題的解決有得於戰火的消滅，  
然而我們不能說戰火的消滅就是民生問題的解決。我敢  
說和平與國運必須逐長到解決了民生問題，才能完成  
和平建國的意義。

當我登上了那圓錐山所建立的宏壯的山西省公署後苑  
的鐘樓，鳥瞰着全城風景的時候，本社駐太原通信部  
主任Y氏一一指點給我那四周樹立着的煙突：哪是  
開錫山設立的煉鋼工廠，哪是被服工廠，哪是製革，製  
紙，紡織，麵粉，火柴，肥皂，糖草，酒精，洋灰，製  
鹽的工廠。這些所謂山西「公營」的工廠，委實可以誇  
示着山西的省政。但我對這些軍閥所遺留的「自己的省  
政」，只有無限的悲思而已。



（上）春留晉省公署鐘樓山  
的鐘樓——「官署不  
畏於難而不主於難民  
主政治的人民必能將  
此一山西公署大門。  
（下）左省長蘇氏與  
編者Y氏。



什麼：「官吏若不忠於職務不主張公道民主政治的人民  
必裁罰你」這這這的言辭，雖那軍閥已經遠了。聽說那  
山西省長現在逃到山西的吉縣，受着日軍的追擊與蔣軍  
共匪軍的截擊。在他感到身處險境，往事如烟的時候，也  
許會對山西的人民生出一一些感傷的心情來吧。  
——十八日夜太原雜報。

○離太原後

十九日晨與KY氏一同離開了太原。KY氏搭同蒲南  
段車赴平靈討匪前線去從軍，我由石太線赴石家莊。

自從八月廿日夜共產軍第八路軍標榜所謂八月攻勢，  
以第百廿師，百廿九師及延安抗日大學的學生隊一萬五  
千兵力同時以石太，同蒲，京漢等鐵路為目標作了大規  
模的襲擊以來，在華北的討匪的戰事是相當激烈的。  
共產軍自稱那一次的襲擊為百團大戰。兩方的宣傳戰自  
然也是相當激烈的。在同蒲北段沿路靠近鐵道的地方，

雖然可以看得見什麼人民自衛軍用粉筆或炭在牆壁上  
上的宣傳標語還沒有被完全擦去，然而「建設東亞新秩  
序」「日華親善」等等新新的標語在面積上，在製作使  
用的材料（多半是自製或青灰塗寫的）上說，都占着壓  
倒的勝利。本社的太原通信部就是本社報陣地的根據  
地。據Y氏說那天要開社行會和慰勞會的。

當然KY氏是屬於出席社行會的壯士，我也許是屬於  
慰勞會的客人的。我們昨晚由宴會場（雖然連主人Y氏  
一共出席者只有三個人）回到通信部來，KY氏就開始  
準備着行裝：脫下了西服換上了新製的草色的國民服，  
短靴，厚襪，馬甲，帶上了本社的標識臂章，密電號  
碼，抄寫了共產軍在某次沿河附近的設備的地圖。好久  
才告了一個段落。KY氏品端地喝了Y夫人沖好的甜  
啡茶和洋酒，Y氏一半打趣一半認真地說：這得拍個最  
後的紀念照片了！說着Y夫人拿出他的得意的萊卡機  
交上了三角架子，就在KY氏脫下的衣服堆和衣包的旁  
邊給KY氏拍照了。KY氏始終是恬然地面又驟然地料  
理着一切。在這個離別了母親延聘了婚事遠征大陸的  
人的表情上是流露着一種男兒的決意的氣概的。這種  
帶有幾分剛愛氣息的人物，正是在我們祖國當今披瀝得  
到的。

早晨在旅館的洗臉房裡Y和KY氏剃鬚，天才有些  
還亮。到石家莊去的車，是上午七點由太原開行的。從  
十月十五日起改正開到時間後，每天只有這一調車。這  
條鐵路的軌道，如一應所知，在事變前是全國唯一的一  
公尺窄軌的鐵道。改成一公尺寬軌是在去年（民國廿八年）  
的十月。

在這自古以來早就伐盡了樹木的荒山山西省內  
的旅行，聽說除了在晉南汾河沿岸，是沒有什麼秀麗的  
風景可看的。然而在娘子關附近，竟然是幽谷瀑布，  
小河船家。車裡的人都興奮起來談論着這難得的瀑布。  
在瀑布的旁邊，樹立着白木牌示標寫着「觀登/龍」四  
個字，黑漆像像新寫的呢。聽說這是有名的觀登龍  
在攻下娘子關時留下的紀念。  
我歡喜地聽着四圍的人由談論這「觀登/龍」，又說  
到了井陘附近轉信背水布陣那些今古的武勳的故事。  
關於石太路，以外我不想再寫什麼。

○石門市與德石鐵路

昨天，在暮靄蒼茫中走進了石家莊。  
走進了市街，處處都接觸到這市街的膨脹的新興的氣  
息。本社通信部所在地的大同街，寫了正是在預備建設

——十九日石太路上



◊ 關子娘之險峻 ◊

以容納五十萬人這目標的新都市的區劃內，房屋都被拆去，僅剩成了寬廣的馬路。街口釘着白字或磁磚路標的觀音街共榮街等。變遷改了新名稱的舊有的繁盛的石頭街道，也都在維修中。

這個市內，不但大雨，就是小憩也有不少石塊的遺跡。不過大部因為石塊或下黃土路基的鬆軟，石塊有的塌陷，有的懸起，早就很少平坦的地方了。至於新的翻修的工程，也不過是搬起石塊，用土墊平，放好石塊，再塗上泥漿，「壓平」了石塊而已。相信一場大雨沖過之後，車子再亂來跑去，很快的就會恢復了從前的坎坷不平。那新開闢的寬廣的馬路，表面也沒有鋪上什麼瀝青土或者洋灰之類的材料。在遙暗的街燈下跑着的洋車，帶起黃塵似的塵埃。

到底這市內的新興的氣象不比尋常。事變前人口不過十六萬，事變後到現在，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得過了一十七萬。成了河北平原，不，可以說是華北腹地唯一的大都市。

據說事變前日本僑民約有兩千人，到本年十一月現在調查記載的數字，已經是一三〇二九人了。在華北僅次

於北京的七六三三四人，天津的四九八六一人，青島的三三六三二人，濟南的一九六四三人，張家口的一九〇七七人，太原的一四三五六人，占第七位。而且在石家莊的日本僑民的職業，也不像其他地方了。某部隊前來經營旅館或者小本雜貨生意。而以從事貿易運輸業的占一大部分。由這一點看來，也可以想見石家莊都市的性格了。

在市街裡，日僑與土民也是難處的。鬧處在小巷裡可以看見裝飾着霓虹燈的小酒場。裏面音樂搖搖，閃閃着杯光釵影。令人難以推量大門市的來日，更難以想起四十年前的石家莊，那京漢鐵路旁邊僅有四五間茅屋成店的一個行路人喝茶歇腳的小家鎮的面目。

石家莊這個都市——它正稱應該稱作石門市，是在民國十四年實施市制後由石家莊站改為石門市的。——它所以膨脹發達，尤其是在事變之後越加膨脹發達的原因，決不是因為在這裡設置了河北省各縣知事的辦事處和河北省八道之一的真定道公署，而是因為它是集散河北腹地農產物的要站。正確地說也就是因為它是河北腹地農產物中之主要產物的棉花——占全國產量百分之三十二的河北產棉的集散地的原故。這是不待贅言說明的。

原來次於美國、印度的世界第三產棉國，產量占全世界產量百分之十三的中國所出產的棉花，要以河北平原出產的棉質為最良好。自正定（距石家莊十五公里）遷通州之後設立了棉業試驗場和河北產棉改進所等，獎勵種棉的機關以來，對於品種以及灌溉等栽培技術上的改良，努力向農村推行普及。據說在農產改良的成績中，改良棉產的成績是最好的。河北的棉田裡，漸漸都由藍色潔白纖維細長的美國棉種，代替了短毛的土棉。

早年就有日本的滿鐵和三菱等資本家向中國政府商談貸款項鋪設滄石鐵路，連結石家莊、滄州和大沽口。目的就是在促進河北棉花的對日輸出。而且據說已經有過非正式的簽字。但是一直到事變這簽約也沒有實現。然而事變後由日本獨資獨力，克服了戰時下一切實材不足，勞力不足等，不良的條件，一面與共產黨八路軍敵對的雙擊對抗，一面進行工事，竟然在四、五個月裏，築成了二百公里距離的德石鐵路，代替了舊有計劃的滄石鐵路。這德石鐵路自六月起工測量，到本月（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已經全部完成，開始處女的通車了。

事變後積極提倡河北棉花的增產，與這德石鐵路狂修的意義是同樣的。由於這鐵路在石家莊到德縣之間經過的區域，晉縣，東鹿，衡水，劉家驢各地來說，這不但是貫通了河北產棉最多的區域的中心，而且一直

商接了有名的吳橋棉的產地的山東省的吳橋棉區。這條德石鐵路的使命是在縱貫河北平原的產棉，自不待言；而且它在西端石家莊連接了石太路，直通山西腹地，山西的資源可由此源源而出。另一端在德縣連接了津浦鐵路，由濟南經膠濟鐵路通到青島，這也是一條向外輸出的最短距離的路線。而且大港青島比起於漢的大港口船舶的容量，也正不可同日而語。所以這條德石鐵路的價值，比起舊日計劃的滄石鐵路實在大的多。這條鐵路與京包，隴海兩路共同形成了橫斷華北的三大路綫。對於開發華北上將會完成怎樣的任務，是不難想像的。同時，以破壞東亞共榮圈新經濟秩序之建設為目標的共產軍不逞的跳梁與日軍對之戒備的勞苦，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當局發表德石鐵路要成開通後，我沒有來到石門之



石門市街景



# 感。情。的。洗。禮。

改書，我嘗之以「恒」。去年此時，這報正大顯文，預備出新年號，今年則無聲無臭，大部讀者都懷疑其已經停刊了。無疑的這是一五分鐘熱氣之故。

不論出版者或寫作者，僅「恒」失之，不肯持之以恆，那就與「賊星」一樣，只留了一尾巴定在刺刺人們的眼睛一下，每人稍一注意，牠早已無影無蹤了。

轉到新年，這篇文刊出來的時候新年已過去了。各刊物以及各文藝副刊的編輯大抵總要說一說本年的希望，要如何如何改善他所編的東西，那些話都很對，不過總覺得新年所說與其成績對照，往往所差太遠，我知這並非說了不算，其緣因是在於無「恒」的時候多。

在今年，敢以「恒」字與各位同志互勉！

（原稿發表於《新華》二卷四期）

（一）

時常覺得讀一首詩，總好像跋涉一段長而又充滿着荆棘的崎嶇小徑。而且，個一不留神便會迷失了方向。詩，本是循了音樂韻律而安妥妥當當的一組文字，它不僅具有音樂的一切特性，和音樂上的外觀顏色；倘須傳達出不是直接由字面便可以喚起的心緒情感，這般的情緒乃是孑然存在於文字以外的一種近於隱晦的暗示。這種暗示，然而却有力。詩的成立便完全是由於這一種力量支配人的情感。所以，讀一首詩——亦可說是欣賞一首詩，這是獲得詩的表面上所呈現的意義是不足的。詩當是抽象的象徵，而這些象徵的跡跡又是怎樣的迂迴。因此，對於詩你得像一再感覺的擴大，要盡到作者的心靈的深處最中去找尋。自然，這心靈的深處，是如何難尋而又容易使你自己弄成迷途的工作；可是為了理解，為了更有進一步的認

了，我把時間秩序分配開，讓他們五里一擔，但是做不到，女兵們總是更超過一里二里的，這是沒有法子的。

有時女兵們會騎紅溜鞍地來報會我，說有兵士在偷看她們，或是竟強行接吻擁抱之類的事情發生，這些事真叫人好笑也叫人頭痛，懲罰是不能，放任就會有更惡劣的反應。帶兵如帶虎，一點不假，曾經有一連兵在半夜裡整個地睡覺，我到土匪那裡，後來經我詳細地調查，原來睡因在於那連長和某本部的參謀爲了爭奪一個女兵的愛而發動的，於是夜裡帶了幾個兵趕到那裡，和那個連長談到了半天也得不着結論，當我允許他介紹我的部隊的女兵給他的時候，他欣然地回來了，而且收服了一部分土匪；這件事給我教訓不少，使我無時無地不在尊重別人的情感。

這些都是幾年以前的舊事了，實在不值得一提，但是我的健康就是在這個時候損害的，我現在想起那種不眠不休的生活的可怕，我現在很後悔，但是已無法挽回了。

現在每天靜地地讀書，看點書，精神好的時候就不由得提起筆來，但是當寫完的時候總是十分疲倦的，所幸那個爲了急性喉炎所插的管子（管子）已經大夫取出了，每天也可以起來在院子裡走動幾步，寫東西是用一塊紙製的飯子，雙手扶著，

讀，便不能不如此的來試作，好來尋求出那詩中的力，接受作者的情感而使自己的情感和情緒經過一次洗禮。對了一般的詩是如此；而對於散文詩亦不得不爾。散文詩雖是比較更能接近一般人的理解，不似詩多屬於理想上的貴族，其間的距離亦不太遠。然而，却也還不是直截了當的文字組織，多少總有一些繞了彎子的小路。有這些，也總能令人尋味，深思；而被稱做散文的詩。

我對於「荒野」便亦是持了這般的心情，想問問一回，而企求將自己的情感得到一次洗禮。

（二）

「荒野」的主題，很明顯而易於看出。一個博博的靈魂，在人生之途上刻苦忍耐的奮鬥。這「荒野」其實並不「荒」；却是他的反面，即是指了廣大的「社會」；「都市」都是被包圍在「邊疆」裏。喧鬧擾攘的「社會」，然而在感覺上是如何的感得生疏淡漠；跟

世界上的一切的事物都是受習性的支配，世前慣於忌憚的，現在反側轉端再變了安靜，這安靜雖然不是不得已的，痛苦的，但是要靜地用腦子來思索，却是再好沒有的安靜了。

這安靜消除了我不少暴厲的氣息；浮燥的行爲和言語。親愛的朋友們，我在此謝。您急於想和我謀面傾談的熱情，這張照是在病後，這是我的真面目，毫不加修飾的我，因爲我現在在做不個每人寄想一張照片，但是這樣不也是很好嗎？我的一切都在懶作裡，我時時在不滿於現在，同時也不滿於現實，我在突進，也希願您不要懈怠，且時代也不容我們懈怠，這是我那句話：「我們不能僅只愛一個人！」

我幾千里以外的朋友啊！我因您的同情重行喚起我的勇氣了，願您坦白地支援我，激勵我，批評我，指摘我，雖然貧病交加，但是我絕不對生活和罪惡屈服，低頭。

我絕不屈服——絕不低頭！

一九四一·一·一日·北京。



他都不親近，雖然熱鬧，便也無異於「荒」涼的「野」原。每個初人世的青年，大都有此同感；觸目的一切，全都是些個不合時宜，而常常又因此爲一般人所冷落輕視。滿腔熱心遇此冷水澆頭，便不免減少了自信心，對自己發起懷疑，藉傷了那青春天真的心，而情緒爲之一變：晴陰風雲，只感得是「低壓的噴息的氣氛」；紅花綠草是「一束束毒的花圈」；鳥飛魚躍看成「生物幻滅前的演述」；隨後便聽着「遠逝」，「像慈母尋找她的丟失的愛兒，像孤子尋找他的失蹤的慈母」。俯首許久，尚未尋出一條途徑。這其間，無數挫折，也幾乎使他失去了勇氣，「沈悶」，「憂鬱」，「哀憤」，他也覺出自己在這大天地中是怎樣的渺小；「像擲在黑暗裏的一塊石子，像遊蕩在冰山上的一個砂粒」，便在這分際，而許多也曾刻苦追求過的青年們，遂留在這邊，由失望而陷於絕望，沒有再振再興的堅持，欲與社會同流而苟安的困憊下去，失却大好有爲的意志。實際上，這時的路程已無多遠。「荒野」裏的主人公便邁過了這區區，因爲他「在絕望的尖端上，時時希望着的光」，加上他有一「滾熱的血液」，又將「多慢的情緒執拗的較成強勁的纖維與筋骨」；雖然足趾的血印濕了荒原，他也仍舊的向前「轉動」，「展開」，而「在他的靈魂的內部深處，燃起來一支小小的星火」；終於「一種理想的熱光」在他的面前「展開增長」，他看見了他所企望的理想。此後，「荒野」在他將亦不復成爲荒原上孤獨「遠逝」的人了。

「大荒野裏，浮上了雙眸溫暖。」

「大荒野裏，有了嶄新的萌芽。」

「雖然還殘留些，低壓的氣息，飄動的花圈，幻滅的舞蹈。」

光來了，這裏沒有沮喪和懶惰，有的只是堅強的心力與不墮不屈的精神。隨了，我得感謝作者，將一顆強盛果敢的心情，又給我舉行一次感情的洗禮。

了一個冷菜。任何東西都十分完美，就在炎熱和集市上，每件東西都是非常快樂和高興的。在那窮鄉僻壤中，在那古老旅館裡，到處是樂聲橫生，但他的心却破碎了。他喝了幾杯酒，吃了一盤鹹菜，覺得明天一定會勇敢就義，只要有個機會再把她拉回來，就和她再過一天——就要一個能夠告訴她，教她相信他的苦痛而結實的愛情的機會……但，為什麼要給她證明呢？為什麼讓她相信？他不知道這原因，只知道這事情比生命還重要。

「我的精神和我鬧着玩呢！」他想，同時倒上第五杯酒。

他乾了一杯，想在醉後忘掉痛苦，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僅使他更加狂熱。

他推開冷菜，要了一杯咖啡，點起烟捲，很直接地計劃着種方法，使他擺脫掉這個意外而來的愛情。但，要想擺脫，他又感到是不可能的。他遂立即站起來，拿了帽子和馬鞭，打聽好郵局的地方，很快地向那裡走去。腦中想好了電報的文句：「此後生命盡屬於你，死前仍從妳意為奴服務。」他走到了郵局的房前，却驚奇地站住了：他知道她住的城市，知道她有一個丈夫和一個三歲的女孩子，然而他姓甚名誰却絲毫不知。那天晚上，他問過她幾次，她的回答總是：

「你為什麼要知道我呢？我是梅格林，仙宮的皇后……也許叫可愛的生人……這你還不滿意嗎？」

臨近郵局的大街，有一個擺着照片的窗子，他看見了一張軍官的照相，那人有很精美的眉宇，眼睛突出，額角低垂，鬍子極有威風，胸膛非常寬闊，胸前掛着不少的勳章……這是多麼可笑啊！這一切是多麼無聊的平凡啊！因為他的心早已被征服了（是的，他現在才知道）被那可怕的『受暑』狂熱的愛情，狂熱的愉快征服了。他望着那對新婚夫婦：一個穿長禮服打白領結的青年，頭髮剪得很時興，在他臂上挽着一個披頭紗的新婦，但他這時把目光又轉向一個歪戴着學生帽的美麗姑娘的照片上去……立刻一種痛心的嫉妬襲進他的心，他恨那些人，那些快活的人。他癡呆地向街道上望着。

「我去哪裡呢？我要做什麼呢？」這個問題佔據着他的心靈，不能夠解決。

馬路寧靜，一間的房子全是一樣的白顏色，中等階級的住宅有兩層樓，和花園連結着，但像是沒有人住的樣子。一層厚的灰塵積在馬路上，異常刺目，一切都在炎熱如火的日光裡沈寂着。遠方有一條上升的道路，與清碧略紫的天邊接連着。這裡有些南方風味，使人回想起那南方的城市來。尤其是阿納布城很令人難過。軍官遂低下頭，在太陽光裡睜開眼睛，看着地下，懶散地馬刺碰着馬刺，走回去了。

到了旅館，身上覺得特別疲乏，像是從土耳其斯坦或是撒哈拉大沙漠裡做了旅行一樣。用最後的一點力量，走進清靜的房

裡。那裡已經打掃乾淨，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僅還有一根她忘掉了的髮針放在床旁小桌上。他把上衣脫下，望着鏡子：面孔是一個平凡的軍官面孔，被太陽晒成棕色，還有被太陽晒白了的小鬍子和淺藍色眼珠，由於受了太陽晒的皮膚，使他眼珠更顯得白了。他臉上現在顯出一種疲乏和狂亂的神氣，在海衫與硬領下，却像蘊含着青春的無限幽情。他仰臥床上，腳板上放下那一雙積滿塵土的馬靴。窗戶打開了，窗簾放下來，常有微風吹動，風裡吹來炎熱的屋頂空氣和伏爾加河的氣息。那條大河現在已經非常沉寂，再沒有一點人聲了。他枕着胳膊躺着，呆望上空。窗子裡全是南方的風景，太陽，海洋，阿納布，他幻想慢空虛縹緲——像是她去的那城市是和別的地方全不一樣的——他這樣想，就有了想要決定自殺的念頭。他把眼睛闔上，覺得流了許多眼淚——他最後睡着了。後來再睜開眼，已經看見由窗簾透過來的紅色夕陽了。風已止息，屋子裡很乾燥，令人窒息，就像在一個火爐裡……他想起了昨天和今天早晨，覺得那都像十年前的舊事。

他慢地地起來，洗過了臉，後來把窗簾拉開，按鈴叫來僕人，叫他拿一壺茶和眼單來。他喝了檸檬水。叫來一輛馬車，打發僕人將行李搬出。他給僕人五個盧布的小帳，就上了馬車。

「先生，我好像昨天晚上把您送來的。」車夫很興奮地說，同時拉緊了繩韁。

他們達到碼頭時，夜幕已經罩在伏爾加河上，河面上有各樣的顏色，慢的靠岸的船杆上也抹上了夕陽。

「我們來得正巧。」車夫投機地說。

軍官給他五個盧布。手裡拿住船票，向碼頭走去……跟昨天一樣，這裡有輪船的響聲，有一陣動搖中腳下的暈眩。跟着就看見粗纜繩，輪船和碼頭盪了一下，稍向後退，引起了吵嚷的聲音……那隻船載滿了客人，在燈光之下廚房中發出香味，都像對他表示歡迎。

不一會，輪船開了，沿河上行，和那天早晨載她走的方向一樣。

船前，落日正下沈，夕陽如夢一樣的反映在水裡。遠方的落日之下，水波上閃動着美麗的光輝，船四圍的黑暗，漸的退了下去。

軍官在甲板的乘涼處坐着，覺得年歲大了十年。

譯記：蒲寧(Ivan Bunin)以一八七〇年生於俄國，為十九世紀末葉重要小說家之一。革命後離開俄國，流浪於法京。他的名作有「村莊」(The Village 1910)「佛蘭斯哥來的紳士」(The Gentleman from San Francisco 1915)等。在一九三三年他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他的小說沒有故事的結構，完全是主觀的抒寫。因此具有濃重的抒情詩味，本篇就是一個例子。

# 火車中之一夕 (上)

英K. S. Smith 作  
蔣 覺 譯

這個孩子的病勢，的確危險得很。我自己雖然不善於照看嬰孩，然那一種危險的狀態，已經被人看得十分清楚的了。空氣的成分很複雜，成年的人，時常因得不到新鮮空氣，而被微菌殺死，何況是嬰兒呢！二等客車裏，除了那個病的嬰兒以外，我們共是八個人。適着走廊的門，關的很緊。坐在門的附近的胖意大利人，很注意這件事。我身後的那扇窗戶，也是關着的。自然，我上車以後，就把他打開；但是坐在我對面那個病嬰兒的父親，十分恐慌，指着抱在他旁邊的少婦的懷裏像動作一般的孩子說「討厭」。

「這個嬰兒，是應當多吸些新鮮空氣的。」我用我那不完全的意語說。那個男子聽了，並不理會，仍在繼續的說「討厭」，面上很不快活。那個少婦一面看着我，一面試着用一張報紙，當作屏風，遮着那嬰孩的頭部。我想，今天晚上一定是不會快活了。

我在下午九點鐘上車，按着法定時間，明天上午十點，便可到羅馬。現在已經十一點半了，我們還沒來到那不勒斯，那非到明天上午六點不可。我們是向克萊比那城進發；坐在車上，可以看見遠山的輪廓，到處有些小的燈光，像航海的燈塔一般，在各方指引着，這的確是一幅天然美麗的夜景畫稿。

在十一點半的時候，有人曾開了車上的燈；我猜，一定是那個胖子作的事。藉着藍色的平安燈光，我看每一件東西，都有奇異的感觸。那位胖子的對面，坐着一位像狗一般的轉東西，眼睛多向外流淚，嘴看起來，也很可怕。他身子不時的搖動着，嘴裏發出呻吟悲苦聲，處處可以證明他心裏是難過極了。他時常偷看在我旁邊的一位美麗的意大利少婦。她的丈夫，是一個黑瘦子。她的頭枕着他的膝睡着，他撫摩她的頭向窗外望着，兩個人的姿勢，都很機械化。同時他打了許多呵欠，精神上似乎減少許多疲倦；而我坐在他身旁，却討厭他不識禮節，冷眼看他一二；但是他並不用手捏着他的嘴，可是最後，他很不自然的也作了一次。另外還有一位先生，坐在我的側面；真沒出息極了。自我上車以後，一直到車停在那不勒斯的時候，永遠在睡着。我對面的那位少婦，緊靠着她丈夫的肩頭。我想她是很美的。可是我只能很清楚的看見她那雪白的長的頭頸；還能隱約的，看見抱在她懷裏的嬰孩的面孔。她用圍巾包着他。可是，這孩子的靜默和昏睡，足以證明他的病勢是很危險的了。是的，他比我乍看見的時候，顯着更像動作的了。

(未完)

## 受 暑 俄·蒲寧作 方未人譯

他們吃過晚飯，離開了那燈光閃耀的飯廳，走到甲板上，靠在欄干旁邊。她閉着眼睛，手背抵着腮，天真而又迷惑的哭着。這個女人的一切都是迷人的。她說：「我醉了……要不就是我完全發昏了。你從什麼地方上來的？在三個鐘頭以前，我不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我對於你從什麼地方上來的完全不知道。你是從蘇姆拉上來的嗎？親愛的，不必管那些了。真的，我頭暈了，要不就是船在旋轉吧？」

他們面前完全是黑暗和一點微光。有一股很強猛的风從黑暗中迎面吹來，灯光從他們的身邊溜過去；跟着伏爾加河的急流，船轉了一個斗鎗的彎子，便靠離小碼頭了。

那個軍官握着她的手，舉到唇邊。那結實的小手帶有被太陽晒着的氣味。他想起她在灼熱的沙灘上晒過一個月南方的太陽（她告訴過他，她是從阿納普來的）那個蓋在輕紗衣服裡面的身子一定是早晒成健康的棕色了；一想到这里，一種又驚喜又愛戀的心情使他的心跳動起來。他抖擻着說：「我們從這裡登岸吧……」

「哪裡？」她驚奇地問着。

「就在這裡，這個碼頭上。」

「做什麼？」

她沒有再說話，用手背托着發紅的面頰。

「你真狂了……」

「我們上岸吧，」他笨拙地又重複一遍，「我請求你……」

「啊，隨着意好了，」她說着轉開了身子。輪船轉動着，笨重地撞在燈光暗淡的碼頭上，他們兩人差不多碰到一塊。從他們的頭上橫過一條粗纜，船慢地向後面退去，水聲急驟的響，拉動跳板的聲音……軍官跑過去拿行李。

不一會工夫他們早穿過了那個暗黑的小碼頭上的屋子，出了門，便走到可以窺入陷入腳跟的沙灘上；他們無言地走進一輛積滿塵土的馬車。這是條向上傾斜的道路，路上有很軟的塵土，兩旁歪斜的有些疏落的電線桿子，像是條永遠走不盡的路。他們終於達到上面，馬車沿着一條平坦的遺址走；這裡有一片廣場，幾個政府官廳的建築，一座鐘樓，也有處在窮鄉僻壤裡夏夜溫和的空氣……馬車夫把車停在一家燈光輝煌的門前；從那開着的大門裡，是可以望見峻險的木板樓梯的。一個長着滿臉鬍子的老僕人，穿着一件淺紅色的襯衫和制服，很不快樂地接過他們的皮包，拖着疲倦的腳向樓下走去。他們走到一面很寬意的大屋子裡，那裡面還有白天太陽的熱氣保留着，窗子上懸着白色的窗簾，壁爐架上掛着鑲框，擺着兩棵沒有點過的蠟燭——他們到屋裡時，僕人剛走出去，把門隨手關上以後，他立刻就狂放地奔向她的身上，在一個歡愉的長吻裏，

他們拋開了一切；他們只要記憶着那片刻之間；他們誰也沒有經驗過像那樣的感覺。

第二個早晨，是一個炎熱的，充滿日光的，愉快的早晨，有教堂裡的鐘聲，有旅館對面市場上的吵鬧聲，有乾草和油脂的氣味，有俄國每個窮鄉僻壤中所蒸發出的雜味。到十點鐘，這個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她並不說出她的名字，她只遊戲地將自己叫作可愛的生人）離去了，又走她自己的路去了。他們一夜幾乎未曾睡過，但，在她從床邊的屏風後面走出去以後，只有五分鐘的時間，已經打扮完了，穿的也很整齊，看上去頗像一個十七歲的年輕姑娘。她有點難堪嗎？一點也沒有。同從前一樣，她是天真的，愉快的，心情也是很明白的。

「不，不，親愛的，」他主張要一齊繼續旅行時，她這樣回答了他「不成，你要留在這裡，等下次的船才能走。假如我們還在齊走，那就完全完了。我不高興那樣。我也許讓你以為我是那一種女子；但是，你相信我吧，我絕不是的。這裡發生的事情；以前並沒有發生過，將來也不會再發生。這真像我頭暈了一次……也許，更明白一點說，好像我們受了一次暑。」

軍官隨意贊同了她的說法。他遂帶着愉快而且興奮的精神坐在馬車裡把她送到碼頭上，到達碼頭時，那輪紅色的船正要啓碇。在甲板上許多人的面前，他吻了她，同時跳上了那個正向後拉的跳板。

他帶着同樣舒適的神氣回到旅館來。但，情形已不同從前了。他們的屋子裡缺少了她——但是空虛。真奇怪！屋子裡還有她那頂好的英國香水氣味，她沒有喝完的茶盞仍放在盤子上面，但她却不在這間屋子裡了。這時軍官的心裏突然感到怯弱，就趕快抽起煙來，在房裡來回的走，同時用馬鞭輕地敲着他的馬靴。

「真奇怪！」他笑着大聲說，也感到眼裡有淚了。「我也許讓你以為我是那一種女子；但是，你相信我吧，我絕不是的。現在她早走了。一個叫人奇怪的女人！」

屏風拉開了，床還沒有舖好。現在他覺到真沒有勇氣去看那張床了。他將屏風拉過來，將床遮住，又關上了窗子，怕的是聽見市鎮裡的吵鬧聲和貨車輪轉聲，他把被風吹起來的窗簾放下，坐在一張軟椅上……呵！這就是這次相遇的結局啊！她早走了——現在已經走了好遠了，她一定是坐在白色大廳的窗內，要不就在甲板上，看着那跳躍着日光的河流，來回的船隻，黃色的沙灘，遠方的天空和海水，也看見伏爾加河無限的遼遠……別了，永別了，永別了……他怎麼會再遇見她呢？「總之，」他想：「因為許多原故，我不能夠去到她丈夫，她三歲的女孩子，和她家裡的人所住的城市去，那也就是他天天活潑的地方去！」他心裡的那個城市，就突然變

成一個跟平常不同的別人到不了的地方。他想起她要在那樣過她孤單的日子，也許會常常想念他，想到他們短時的偶然相遇，可是他却再也見不到她，這思想使他迷惑和頹喪了。不，這不成，這是太不合理，太不自然，太令人難以相信了！他覺得煩悶，覺得未來的多少年裡生存都是空虛的，他甚至於被懼怕和失望包圍住！

「什麼事！」他想着站了起來，在屋裡來回地走，盡力叫眼睛不要看見屏風後面的床。「我怎麼了？誰能能夠這樣呢？第一次——在那裡……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兒啊！我遇見的到底怎樣？真的，完全像受暑一樣！但是，這是頂要緊的，她不在這兒，這個討厭的地方要怎樣過一天呢？」

他很鮮明的想起了她的面龐，她一切細微的特性；他還記得她被太陽晒過的氣味和她衣服上的味兒，她結實的體格，她活潑愉快的聲音。——對於她的女性美他最近才覺到的愉快的心情還是極強；但現在另一種心情佔據了他——這種奇怪的心情，在他們在一齊的時候是沒有的，在昨天結識了這個新朋友，以為不過隨便玩弄的時候，是萬想不到。這心情他不能夠對任何人說，對誰也不能夠！「是的，」他想下去，「頂要緊的是不要再談到這件事。把這些記憶，這些苦痛，在這輝煌的伏爾加河旁的小城裡，被那隻水上的紅船一齊載走了。我現在作什麼好呢？這長長的一天我怎麼過呢？」

他要找條路子，做點什麼事，找點消遣，也許到別的地方走一趟。他就戴上帽子，馬靴很響，大步地走過清靜的房廊，跑下向門口去的木板樓梯……呵！去什麼地方呢？門外有一個年紀很小的馬車夫，穿着很多樣子的鄉下人的上衣，很安靜地叨着雪茄吃。好像等着人。軍官又奇怪又煩亂地看了他一下：怎麼會有人這樣安靜地坐在馬車裡，還叨着煙，這麼安靜，這麼放心！「這個全城裡就有我一個人是難耐的苦悶啊！」他想，遂向街中轉了彎子。

集鎮散了，他模糊地走過積了馬糞的路，在四輪馬車中間，在拉着瓜的車中間，在積滿糞子的中間走着。坐在地上的婦女們向他搶看作買賣，把糞子舉在手裏，用手指擱的很響，表示那是好東西。農人們在他耳邊喊：「這是頂好的胡瓜，先生！」這些都是愚魯，可笑的，他從這裡跑了。他走進教堂，那裡正唱著經詩，歌聲很響亮，快樂，而且堅決，好像那些唱歌的人以為很盡職似的。從來他走過大街，在炎熱的日光下，順着山坡上一條頹塌的花園小路走着。山坡和大河對面，河面上的光輝，像熔爐一樣刺目。他的背帶和夏天所穿白制服的領子都慢變得熱了，甚至不敢去摸。他帽子裡的邊也濕了，臉癢得很利害……

回到旅館，在寬廣涼爽的飯廳裡，他感到異常舒適。脫掉帽子，坐在一個閒着的窗台前，一陣輕微的熱風從外面吹過，他要

# 鬪爭的美術

## ——當代德意志美術的鳥瞰——

德·瓦爾他·荷命作  
再 爲 誌

希特勒總統所說，「美術是永久的」一語，不僅在和平時代；就是如今の歷史底戰爭時代，亦仍是極適當的言語。

在英國，戰事勃發以後，文化生活，和創造新生活意志，全都似火在燃燒一般地停止了。然而，在德意志民族的生活空間，却將德國的新生活與集體的形象，當做存留後世之偉大的藝術象徵；而遺留給後代，於此正是活潑的邁進創造的工作。

大德意志美術展覽會，本年七月，在可誇耀於其新德意志的明倫美術館開幕了。在強使我們戰爭的正酣烈間，多少同胞在動盪中生命而戰，全國國民在將目標指向這次戰爭的勝利，而動員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却又舉行這未曾有的文化事業，這，亦是證明希特勒的意見：「甚至在德國的角落，也要實現現在創作報上，顯露德意志力意志的創造進行動。」



作畫左·海軍軍 (兵步的運水)

自喘息死滿內的自由主義之世界觀產生的作品比較，自是顯出優秀的性質。這種優越感，通過了作者，而在作品上放出崇高芬芳。

展覽的作品，繪畫，彫刻，建築模型等，在一萬四千件以上。儘是打破目前戰時困難的惡劣條件，作品整備的組織能力，使已值得稱贊。而且，依照各別項目概括的巧妙分類展覽方法，是鮮明的強調出每個作品羣，而又使能明確的浮現出新藝術感情的結晶。

明朗的中央廣場，當作了展覽彫刻的場所。我們在這裏，最能看出德意志民族的美術觀念根本變革。

在建築部門，未來也將許成爲紀念碑的各作品，獲得了最高的榮譽。這些，爲着使與明倫美術館的建築對照而生出諸和之感，所以不加遮蓋的露天展覽出來。因此，在這上面，和那祇是覆做已往的名家，受了委託保障而僅是輕易的便建造作品之自由主義時代作者相比，的確真實的具現了革命的精神。

以下，對於彫刻繪畫，擬略舉出主要的作品。

亞爾諾·布勒加的石膏浮彫「戰友」，

是令人想起柏林兵工廠內休里尤連的遺容，那是普魯士底型範，這是從一九四〇年戰事年代體驗出的現代的力學。去年出品大體像「得德」，又創造了「黨」和「國防軍」的布勒加，是現代德意志傾心竭力追求清純而造像憧憬的人。布勒加的類型，在我們的時代體驗上，給予了偉大的藝術底的健康。他那用心精密的解剖學底創作，對於肉體表現鍊於絕境，這次出品的「宣示者」，終於結成了一個記錄底表現。此外，他還出品女人像「優美」。

如若按照我們的世界觀，則肉體不單是「靈魂的容器」，而依從態度，表現，表情，賦與靈魂的靈魂是。因此，藝術家對國民呈示一個選出的靈魂遺像，也正近於古代希臘之自由的生活感情。

實現我們這般新的世界觀，可以舉出：約瑟夫·特拉克的「女人裸體」，蓋爾克·柯爾勃斯的女子立像「美洛拉」，包爾·波洛內林的「紀念碑用女像」，白倫哈特·布勒加之高崗的「少年像」，優於表情和造形的包爾·克里姆休的「跳躍之女」及「瑪耶」等作品。若從半身像到指則較優的作家，則有：布利茲·克里姆休的「朱立芬肖像」，布利茲·凱爾的「羣獅遊大家」，和奧根·亨克的習作等項。而約瑟夫·特拉克的「弗立德利契大王」，是最優秀的作品，將那天才底軍人和政治家的大王之超人底意志，都給與美好的象徵。

假這展覽會，在這現實的戰爭印象正既遺憾之際舉行，自然戰爭畫當佔多數的了。而爲這戰爭繪畫中心的作品，是康拉迪·霍曼斯所描繪的戰場上希特勒的畫像。章平姆·左達的「永遠的步兵」，則



「弗利德利契大王」約瑟夫·特拉克作

是強烈紀念着現在戰爭中的步兵。

蓋爾科·吉勃德的「我們在波蘭的戰友」，在從來不曾見於德國美術界的高大上，表現出戰線上兵士的雄姿。這以外的戰爭畫家，是以埃普霍斯特，愛貝爾，勃魯根三人較爲卓越。

以戰爭爲主題之外的多數出品畫的內容，都是由：農場，農民的勞動，德國的田園，象徵健全生活力的德國家庭，作爲反省源泉的自然風景，構成我們時代的強力的技術等事物來攝取題材。在這些出品中，是將現實的內容，與畫家的藝術底表現力，用了嚴整的技巧和新鮮的體會，而成其美感。

其他傾向的作品，而可以推立在藝術底價值之前的：裘米滋·維因布留克的「盤約翰的山火」，是因風暴是對的表現，而由獨特解放的手法，使出強力的象徵，與重厚的效果。在農民生活的作品內，與此有相同筆觸的還有：描出農民半身像的維爾夫甘·索爾里西的「肖像畫」，賽布·普勒茲的「農家新娘」，普道夫·休德·茲伊特馬印像的繪作「農村的氣息」，弗則茲·科沙費爾·蕭德爾之強力的「樞村的鐵店」，奧斯加·亞葛爾巴哈的古典或「農村的優美」等作品。

有些人將那畫目的題材，予以新的藝術

家庭觀察而加以制作。其中，有尤利烏斯·保爾·齊林的紀錄作品「耕作」，弗朗茲·愛德爾夫的「晝息」，因為是描出小心靈靈守了嬰兒睡眠的民家女，所以

為農村生活的模範底表現，繼承維爾海姆·萊布爾傳統的重要作品。今年的明翰美術展覽會，將最近死去的名家弗立茲·休達爾的遺作，特設特別室

### 連續漫畫王先生演出銀幕與舞台後感想

楊用珊

一九四一年的第一天，北京的一新大戲院特別聘請了電影明星的湯傑領導的：「王先生滑稽演藝劇團」來表演以漫畫「王先生」作題材的「王先生家庭糾紛」。

同樣的趣味與諷刺變一個方法使牠仍然保持其原有的精華，至多也只能利用某種出名的藝術，改變一下表現，但這是靠不住的。

「王先生」作題材的「王先生家庭糾紛」，「王先生粉紅色的夢」，「王先生大走桃花運」，「小陳墮落迷魂陣」等的所謂話劇登臺表演；這是我北方人第一次受過的大刺激；他們以電影明星作號召，竟集了成千累萬的觀眾，不過筆者看過演出之後，聯想到漫畫「王先生」的爬上銀幕與舞台的問題。

記得清清楚楚的「王先生」第一次爬上銀幕的事實是一個很無聊天一電影公司，站在營業的立場上而完成的；計劃拍攝的則是沒落的電影演員湯傑（恐怕他是隨着「火燒紅蓮寺」裏的甘肅子的禁映命運而沒落的）以及無聊文人曹雲松主編的一套片子，從此之後因為在營業上獲得了重利，便王先生，王先生短的大拍以「王先生」做題材的電影；直至最近的「王先生與二房東」方才告一段落。

在末談到電影與舞台劇之先，應先從「王先生」的根本——長篇連續漫畫談起；的確，在我們的腦子裏開始有了「王先生」的影子時候，那完全是依靠着「王先生」的製作者葉淺予的明快的線條，而不知電影與舞台劇，更可以說：「電影與舞台劇的關係，完全是為了看過連續漫畫的王先生獲得的。」

有人說：「東方人需要着趣味的刺激，而不能接受直接的刺激。」這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們翻查一下所謂電影「王先生」的趣味又是怎樣的呢？除去逗笑之外，把連續漫畫「王先生」的含意完全去失了。這是對藝術破壞行爲，而毫無藝術的價值；當我們坐在影院的椅上，看到銀幕上映寫出王先生的電影的時候，使我們哭笑不得。

這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中心；在意識上，在趣味上，在線條上究竟什麼是表現「王先生」最恰當的藝術方法呢？我以為祇有用漫畫的線條是表現它的技巧，至於拍攝電影，改編舞台劇是對葉淺予的連續漫畫的一種侮辱。這並不是過分的誇語；因為一種藝術的完成是不能承認旁人的遺產的。我們看到許多的藝術家的成功，他們都有着創造的精神，至多是受了某人的影響；以自己的靈感完成的藝術，這是牢不可拔的一個藝術定律，所以我們要創造的藝術。因此我們喜歡看連續漫畫創造的「王先生」在快速的筆觸下，看到作者的準確線條的運用；同時我們又能夠看到四幅以至六幅構成的一段小的趣味，或是小的諷刺，一些飽含着辛辣的趣味，當你看過全書，闔上書本之後，更會領悟到「王先生」作者所費的匠心與意識。

中國的影片業有好多事情是講不起的，譬如「王先生」的影片是否能夠複製，不但不是一個疑問，同時如「王先生」能夠成電影，勸導劇本的話，也應該有一種特別的考慮，像過去那樣不三不四的滑稽片「王先生」是足能破壞藝術空氣的；不過筆者始終認為「王先生」的成功是漫畫，這個題材而不是用其他方法所能表現的。今年元旦，湯傑領導的「王先生滑稽演藝劇團」以漫畫「王先生」的題材上演舞臺劇，第一回劇目是：「王先生家庭糾紛」；筆者曾領略過一次，所得印象是這樣地：

「王先生」作者所費的匠心與意識。

衛主演，飾王先生者為湯傑，飾王太太者為葉淑貞，飾小陳者為葛福榮，飾陳太太者為潘文娟，飾阿嫂者為薛玲仙；這不都是些電影明星麼？以前看電影是平面的，現在要看活的活人在舞台上表演，但是我們熱烈希望的結果，使我們大失所望。全劇四幕，所採取的滑稽成分是種々不合理的，現在把大概的劇場略述一下：

第一幕：開幕後在王先生家裏的電話鈴聲，王先生太太與阿嫂都趕着去接，等王先生接電話時又無人答話；片刻，阿嫂有情人小陳打來電話，王先生有舞女打來電話；王先生便和阿嫂跳舞，無線電忽然有聲，忽然笑聲。於王太太怒時閉幕。

第二幕：小陳家客廳，小陳正在打電話給阿嫂，阿嫂却來了；歡喜之下小陳向阿嫂求愛，李媽從中攔阻；陳太太歸家，阿嫂置衣櫃中，小陳裝病與陳太太到平臺乘涼，阿嫂逃走。

第三幕：夜間在王先生的家裏，王先生要出門，正巧阿嫂從樓上墜下預備接小陳，給阿嫂到樓下來碰着王先生，父女彼此相擁；王太太向阿嫂上樓，片刻小陳正向屋裏飛進，乃計議同赴舞場。王太太知覺後，乃與阿嫂計議裝死感化王先生，結果却走上離婚之路。

第四幕：一個律師的辦公室正在開着沒有生意，忽然小陳和陳太太，王先生和王太太來到，請求辦理離婚手續；正在緊急的時候，阿嫂痛哭才把王先生小陳和二位夫人一同勸解回家去了。

大略說說了這劇的劇情，但是我們覺得會有很多的遺憾；雖然湯傑是以「王先生滑稽演藝劇團」作號召；不過一種戲劇的上的工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我們檢討一下這一次的演出，在佈景，道具，照明，化妝，演技諸方面都是很失敗的；譬如佈景在偌大的一個舞臺上，只

陳列。德國的風景畫，是德意志浪漫派那般的，擁護自然觀和人生觀的價值。這樣的作，可以見到安東·繆拉·維辛，賽布。

馬因德爾·維利·保比埃，奧斯加·古拉夫等人的繪作。而風景畫，是由德國所有的地方無數作家，所提供了出來的。（本文係根據去年十二月號七九八號雜誌譯稿）

有八尺高，而且也沒有天幕遮擋了佈景的頂，實在是有點玩笑。其次談到道具大概是沒有一個既定制劃的，居然在一與三幕一個景中，道具的地位已經不同了。再談到照明使我們有點莫明其妙，頂光不用而把燈光放在臺中的兩旁，光向上射，刺眼着觀眾與演員的眼睛。化妝與服裝一方面也許我不應不顧及到「滑稽」二字，但是小陳穿的服裝是夏季，阿嫂穿夏季衣服，王先生穿夏季衣服，陳太太穿長毛絨大衣，李媽帶絨帽子；至於面部化妝，恐怕是更無所謂了。至於演技使我們感覺到失望，本來在電影上像湯傑與薛玲仙都是鼎鼎有名的大明星，絕沒有想到在舞臺上會一周轉不靈。譬如阿嫂在小陳家坐

在沙發上一直睡着；小陳作戲，自己毫無表情，再如王先生用舊劇口吻與小陳談話，李媽係男人裝扮等，都會使我們很失望。筆者也許是受了連續漫畫的影響太深了，也許是對「王先生滑稽演藝劇團」的希望太高，所以很多的地方都够不上現代演劇的水準，這是一件極其使人失望的事！恐怕觀眾都能有同感吧？所以我覺得在目前話劇正在期待着喜愛戲劇的人們來鄭重地努力從事戲劇運動的時候，像這樣不倫不類的公演是要從觀眾的記憶中遺忘了的，否則的話，觀眾對話劇的認識該是更模糊了。

我們爲了話劇的前途，爲了更進一步的實際運動的實踐，對不健全的演出是要加以正確的批評的，希望話劇界同志能響應這個工作。

作者「王先生」之子淺森



作者「王先生」之子淺森



近代西洋繪畫思潮  
寫實主義繪畫與克魯貝爾 穆家麒

寫實主義—Realisme—的繪畫，可說是由十九世紀中興起；以法蘭西為中心而急激勃興出來的。若劃然規定勃興的年代，則以一八五五年為正確。談到寫實主義的繪畫，便不可不注意到那位最初的偉大畫家克魯貝爾(Gustave Courbet 1819—1877)生於「阿爾薩斯」(Alsace)的那位粗笨的鄉下人——克魯貝爾——決計到巴黎作畫的時候，關於指導他的，啓發他的，不消說，總是陳列在「盧維爾」美術館內的諸大畫家們。因為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都忠實地描寫着——他們所生活着的時代——這一端，更是惹了克魯貝爾的興味。他的對於應為新時代負擔重要使命的明瞭感，看來是此時已經覺醒了。在一八七四年所企圖的荷蘭旅行，便是確證他這樣的心情的事實。

這位繪畫時代的革命者；當對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保持着威嚴的正統派諸大家公然開始挑戰的時候，正是一八五五年。他在這年，對於巴黎開辦的萬國博覽會送進十二幅作品，其中題名「阿爾薩斯式」——大作被拒絕陳列時，便憤然的將全部出品要求撤回，而另在大會場門前蓋所棚房舉行個人展覽會。他自己標榜着是寫實主義者，並在展覽會的入口大書「寫實主義者克魯貝爾個展，入場金一弗朗」。於是哄動了巴黎的市民。

寫實主義的繪畫，在以前已經實行於法蘭西的諸美術家之間了。所謂寫實主義者；如同古典主義藝術的樣子，被導入莊重與嚴肅的規制底觀念；而未必竟作適合於那觀念的作品。又如浪漫主義的樣子，委身於激情與奮勇之中；而不從事於多浮華製作。寫實主義固是將人間生活的日常現實也沒有想像的意識。若從這種意識出發，則對於刻劃的畫家杜米埃(Honore Daubigny 1808—1878)，以及住在巴爾比宗村(Bardouze)的一群農民畫家，或可稱為是寫實主義者吧。關於同時

的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狄茲(Narciso Diaz 1803—1865)與杜爾(Constatin Troyon 1810—1865)等的作品，可說將農民勞動的生活按着日常常的現實極其美滿的描畫出來。他們的作畫在一八五五年時已被認為是有寫實主義的表現了。並且米勒的「拾穗者」是由批評家金泰爾(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得到不少的讚賞，此外「剪羊毛之女」與「刈草農民的聚餐」更因了批評家維可特(Saint Victor 1827—1881)的激賞，因之在一八五三年的沙龍獲與二等獎，尤其這些作品為了好評而直接被購買之事，很值得附言。

關於米勒以及「巴爾比宗」畫家們的作品；是將農民的生活較都會文明相離很遠；所謂形成「烏托邦」的描寫一事不能不加以注意。他們的農民表現誠然不是與十七世紀荷蘭的畫家們，如伯維爾(Adriaen Brouwer 1605—1638)和泰尼亞(David Tenir 1610—1690)所描寫的狼吞虎嚥或馬騾呆笨的農民一樣。又不像十八世紀法蘭西畫家們，如蘭克瑞特(Nicolas Lancret 1690—1743)與伯休(Francois Boucher 1703—1770)描寫的貴公子氣或紳士似的洒落氣派的農民。他們大多描寫的是汗流滿額而為生活從事耕種的農民。這樣不用說當然是農民的日常現實，不單在法蘭西，就是在任何國家所看到的農民毫無差異。唯從這些畫家們的作品看來，在那描寫的多痛苦的生活，就感覺一種切實的聽天命之心和潛藏着多少詩情的吟嘆。然而在那裡却顯現出無意識的理想主義來，恰好說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繪畫，所以他們的藝術雖是充分的認為有寫實主義，然而猶在某種時際被包圍在浪漫主義中。

他們那種無意識的理想主義，不知是否由於他們自身或天生就有的，若以米勒來說，特別有如此可思慮的理由。然而我們在農民的生活與心情中，看到所謂良善的，純潔的美與感想的，是和當時代在

歐洲中沾染了那焦燥的「烏托邦」思想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定不會錯的。在十八世紀中真以英國為中心連續進行的；所謂產業革命，漸而使貧富懸隔增大，使都會的貧困急遽的加增，其反動則着起讀美田園平和的生活風潮，此為世人所週知。當時的詩人們如：海茲烏斯與可爾里奇，拉尼森與布羅維寧等的田園詩，堪稱是反映那種風潮的作品。英國畫家約翰康斯特伯(John Constable 1776—1837)的讚美自然的風景畫，也是因了這種關係而作出的。在前邊提記的蘭克瑞特與伯休等所謂Rococo時代之軟軟的農民畫也可以說是在大革命之前的法蘭西貴族們之間的那種「烏托邦」趣味與傷感的结果。

反之，克魯貝爾的寫實主義，是不參雜那「烏托邦」主義的。雖是以下要述說幾件因了特殊關係；而不能否定的含有一烏托邦之心的作品，但依他的大部分作品看來，確是冷靜的，正常的，並且不能動搖市民的藝術家的眼與心，所生出來的現實表現。在他的藝術中，沒有任何故意的計劃，也沒有理想主義。因此他總達成純真的最初寫實主義者，關於他那神真的寫實主義，很值得我們感謝他，因為寫實主義，在一八五五年公然現出巨態以後沒有多久便導出印象主義，又不久以後新印象主義，更而轉形到後期印象主義。雖然如此，如若研究猶於今日仍能完全支配大多數畫家之心理的寫實主義的正體時，想必是那種捨掉畫面上的許多來雜物的法子。

關於克魯貝爾的本身，是否是個社會主義者，抑或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不易猜測而知。然而全曉得他曾與法蘭西社會主義的一指導者普魯頓氏(Pierre Proudon 1809—1865)相交甚密，如今尚遺存有他所畫的「普魯頓及其公子」的作品。若由這種觀點來看，在克魯貝爾的作品中，不能含有社會主義的理想或又極其關心的。甚而在某種意義之下，也非要有計劃的，積極的表現不可，但是我們由他的作品中，實在的嗅不到那種事情。他的作品中，到底還是冷靜而理智的，單以此二點來講尚且與古典主義相似。再者他與普魯頓的交往，除了說是同鄉里以外，並沒有別的大關係。

在事實上，克魯貝爾對於官學派原是常懷反感的，且又和同鄉普魯頓相親，不免有人誤認他是社會主義中的畫家。其實他始終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個畫家。又如「石匠」和「工作場」等作決不是為了宣傳什麼，故意經營的製作。在他自己，是試行平民生活的寫實的表現罷了。關於和社會思潮的關係，恐怕——只有旁人在暗地裏——可以看出來罷。但這是克魯貝爾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他的作畫，僅出于標榜他的寫實主義的藝術底意識。況且據傳說，他是裕福的地主之子，而決不是位知識的讀書之家。譬如看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晚年寫的「三部小說」，那種的思想，反而對他切身是有如何的疑問。再從作品來看，僅僅是市民的藝術家，對於現實的事物，所謂只是照那原有的樣子來描繪的作品而已。所以在他的展覽會的目錄上，就說明着以一活的藝術——為目的，以及應該表示現代的風俗和思想的事。

在 Wilhelm Haasestein 的「藝術與社會」(Kunst und Gesellschaft)曾經指稱着克魯貝爾的藝術，即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之間頗有動搖。所謂一八四八年，在法蘭西的二月革命爆發了，是路易斐利蒲被打倒的年代。所謂一八七一年，是巴黎被普魯士大軍所包圍，結果使之確立了今日的民主共和制的年代。在這兩個政治的大事件所挾持的二十三年中，有路易拿破倫的武斷革命，就是關於法國第二帝政宣佈之事不能忘却的。其中附隨着多少反復的陰謀與叛亂自不待言。在當時誰也看不出來政權的歸趨，並且左右之間有多少的觀念形態互相抗爭而不錯的交替着。這時代克魯貝爾的藝術也顯出若干的動搖，顯然不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在藝術方面也不能不反映着那種困難的事。可是克魯貝爾確乎表示不是社會主義者，何況又不是政治家。他僅不過是一個市民的藝術家而已。他的作品中，所以常常見到採取社會主義的態度者，恰與那很多的巴黎市民拿着鎗來忠心守衛着巴黎而支持他們的自治會是同樣的，這也不過是一時的現象罷了。他的歸結，是止於市民的寫實主義者。在一八五五年的個人展覽會的意見書中，更進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態度來寫着：「……時代的思想與風俗，依從着我自身

在事實上，克魯貝爾對於官學派原是常懷反感的，且又和同鄉普魯頓相親，不免有人誤認他是社會主義中的畫家。其實他始終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個畫家。又如「石匠」和「工作場」等作決不是為了宣傳什麼，故意經營的製作。在他自己，是試行平民生活的寫實的表現罷了。關於和社會思潮的關係，恐怕——只有旁人在暗地裏——可以看出來罷。但這是克魯貝爾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的。他的作畫，僅出于標榜他的寫實主義的藝術底意識。況且據傳說，他是裕福的地主之子，而決不是位知識的讀書之家。譬如看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晚年寫的「三部小說」，那種的思想，反而對他切身是有如何的疑問。再從作品來看，僅僅是市民的藝術家，對於現實的事物，所謂只是照那原有的樣子來描繪的作品而已。所以在他的展覽會的目錄上，就說明着以一活的藝術——為目的，以及應該表示現代的風俗和思想的事。

的眼界去觀察而表現出來的舉動，這便是我的努力……」。

他所抱負的便不外是市民的自由主義。當時在法國像這種的市民藝術家有很多。人們在文學的範圍也想到那類着的名稱。

例如批評家—Sainte-Beyve (1804—1869) Hippolyte Taine (1828—1898)、小說家—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 Jules de Goncourt (兄弟) 以及 Emile Zola

### 攝影場隨筆

王 則

電影導演者在攝影場上，他本身應具有的條件，不祇是一個藝術家，科學家，或理論家與批評家；即便他頭髮怎樣蓬鬆着，神經怎樣錯綜着，他不應遺忘掉他必須還得是一個手腕家。

這你不能否認，何如你若是洞悉攝影場的情形。因為電影導演者在他的職業的性質上，與所有的攝影部門都有着直接的聯繫；如脚本，攝影，演技，收音，服裝，燈光，佈景，小道具等等，一個個要工作很順利進行的導演者，他必須有充分的時間和思想把這些綜合在一起成爲一個整個的單位；——所以電影導演者假如不是一個手腕巧妙的人，就很難把這些不同各部門的職司人都交際得和氣；地成爲一團，而後，共同協力起來去進行拍照的事務。

其實，還不必談到攝影部門的某一小部門對待導演者有某種反感而惹起的惡果，假如那樣更糟了。儘在極端的緊張空氣下，有一個人，即便那個人是很不重要腳色的一個人，他若露出疲倦，欠伸或不高興的神情，那影響在拍照事務上很大的。因為攝影場的空气是與調劑或調整劇中的情緒是大有關係的；——雖然那是僅的一個不重要腳色的疲倦，欠伸或不高興的神情，但帶給電影導演者的焦燥，是遠超過那不值得注意的疲倦，欠伸或不高興的神情的。

這，無論你是怎樣多才多藝的電影導演者，不能不用與事務無關，與藝術無關的「手腕」去彌消的。

Aiphonse Daudet (1840—1897) 等，他們大都是支持歐洲近代政治的趨向的民主主義者，那種事情，同時也成爲他們藝術上的著作之特色。Sainte-Beyve 在「立憲新聞」(Le Constitutionnel) 寫的「星期一評論」(Lundi) 中，說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單在於政治家，而在藝術家也應有國及到的價值。Hippolyte Taine 在「英文學史」的序說中，爲了藝術家的個性決定的事體，曾提出所謂「Race-Milieu」

尤其是滿日合製制的攝影場中，人的問題，言語的問題，生活習慣的問題，藝術觀點的問題，都有着分歧的趨向，用怎樣方法能够便沒有共同體，共同趣味，共同思想，共同觀念的異國人士，與以理解，與以協力，期得完成這綜合藝術的工作；——這似乎給與電影導演者的課題，不偏是藝術家，科學家，或理論家與批評家等所能勝任而愉快的了。

藝術家，都還要是一個弄筆手腕，這不能不叫人吞下一口氣。

皮相的批評人，情感的批評人，時常把一個影片題材的優劣便認爲導演者的成績的優劣；——在沒有優秀作品，優秀作家，優秀批評人的現狀下，這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個現象。

當然，這也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評定；——一個電影導演者把同一的素材由於處理手法的巧拙，是能够使這素材成爲一個活的或一個死的底形式的。

在上海的電影圈，這類的例子很顯然，特別是古裝片的走紅，把許多陳腐低俗的老故事搬轉來，重現在銀幕上，有的導演就被人記憶起來了，有的導演就被人遺忘了；例如吳村的武松與潘金蓮，例如卜萬蒼的木蘭從軍，又例如張石川的李三娘，吳村的玉寶劍等。

一個電影導演者當處理拍製一個故事時，這是試驗他的才，藝，與智慧，舊瓶也好，新瓶也好，祇看裡面的玩意兒了，假如舊瓶新酒，又何妨呢？——因此，無怪皮相的批評人，情感的批評人要斤斤於題材的故事的優劣便認爲導演者的優劣了。

然而——。在目前，也許是永恆的今後，大「策」小「策」下的

Moment) 的理論，即藝術家的自然，社會的環境，及時代精神等三原則。我們依着那種理論的根基，才可認識了市民集團的偉大威力之舉，不然便不會看出來。

成爲那些位小說家們的先鋒者 Gustave Flaubert 是善於採取市民的平凡日常生活之事，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總之這「時代的思想與風俗，時代的現象」是依着他們自身的視線，有着迫切的描寫。Zola 會說，小說除了人間的記錄以外並沒有其他

物件。然而他所說的人間，並不在英雄也不是偉人，是極普通而平凡的市民，那便是在文學方面有關於寫實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精神。書家克魯貝的寫實主義也與此類同，他的繪畫是共存着寫實主義的文學與精神。在冷靜中正觀現實的原狀，而深刻描畫出來的。那時關於具體的寫實主義，在他的繪畫中到底現出何種風味，現在不能不涉及到這件問題了，所以先要依據克魯貝的主題作品才可以看得出來。

電影製作責任者已經把每年度中的製作部數與脚本，具體地規定起來，從此，電影導演者是不能自由去選擇自己所願導的素材了，因爲，因爲這年度中的所有作品的素材，已經被册封了，已經被限定了。

「在導演者的職分上講，是必須將任何電影素材都得拍製成電影的。」理由是選擇素材的權限是企劃部門，而導演者則是屬於攝影的攝影部門了。

由於這個觀點來論，導演者是藝術家呢？還是公務員呢？——我會這樣反覆地思維過。

日本的攝影場就是這樣，我會親眼看見過，他們百分之百是由企劃部門所選定的素材轉移交到攝影部門，再到導演者的手裡，這素材在形式上已經被限定了在內容上已經被限定了。

我會習慣性過，也會經常考慮過。電影導演者不應該該是編劇者所寫出的脚本的複製，同時，也更不應該該是企劃者的頭腦所應限界的，導演者應該有他自己的創造，換句話說，也就是應該有他自己的作風。意思是說：假如演者認爲某一個素材不適合於他的作風，在職分上固然得製作出來，然而在藝術良心上多少是懷有嫌惡的。

尤其是當作品公開於觀眾間，批判者之筆是不會體解到導演者周圍的氣氛；不是麼？有許多批評人是常常談到某角色不適合某某演員的個性而因之失敗等等。但，又有誰曾注意到那作品適合不適合導演者的作風呢？

藝術家，却仍然要幹着公務員的職務，這頗使人感到周圍的悶鬱。

豆腐生涯

吳郎

報告文學試寫

一、小毛和我的宇宙

我住在這所陰暗低陋的屋子裏，快要到三年了，那一共是七個和我一般的人共同的睡在這裏，在我們所睡那焦灼的土坑之對面，是兩盤直徑二尺半的磨石，這兩盤磨石是晝夜不停的旋轉着，那兩匹獸骨膠眼的小毛驢子所帶動着，發出永遠是那一個音響嗷嗷的音調，伴着小毛驢的四條腿，嗷嗷的繞着那個圓磨盤的小圓圈，從早到晚，就沒有過一會消停的時候，在起初，睡在那焦灼的熱土坑上，本來就不太懶，再加上兩匹小毛驢子，不斷的嗷嗷，從黑天到天亮，震得我頭都是眩疼的，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當清晨起來，在右肩膀上抗起那個細長有三尺長的豆腐盤子，叫賣着豆腐的時候，我差不多多半是迷糊着走出這所陰暗低陋的屋子的。

一直到一個月過後，我才習慣了這種睡覺帶有伴奏的生活，但是我的工作却無形中加了不少，當我看見那每日疲憊於端磨豆子的小山東，我知道他把所有的年青時光，都放在這所屋子裏了。

小山東每天每天的端着泡好了的豆子，這豆子被泡的像發了腫的眼睛，一杓一杓的往磨眼裏送，瞧着毛驢子屁股轉過去，馬上就添進一杓發了腫的豆子，流入那磨眼裏去，接着從上下兩扇磨石的中間接觸的地方，流出來白色的水漿，說是白的，但只是在我眼裏看是白的吧了。

當這些白不白黃不黃的水漿，為旋轉不停的磨石之擠壓而擠下的時候，這下扇的磨石已經滿溢了白黃混合色水漿的外衣了，從上扇磨石的左側之圓眼裏，不停的由小山東之手，洒進了發腫的豆子；下扇磨石的滿身，便飽滿着淋漓的外衣，而流到承盤下扇磨石的磨盤上，再從磨盤上準備好現成的圓眼流到再下面繼承的大盆裡了。

一共是三個大盆來泡着這發腫的豆子，主人不時從外面買進來豆子，而且不時還

有人來向主人問要豆子不要，看樣子，主人沒有太大的力量來買許多豆子，只是五個麻袋裏老不空吧了。

然而這并不是好的豆子，這裏面有青色的，黑色的，還有是殘缺不整黃色的，從我走進這所房子，就沒看見過有一回是黃實的豆子。

主人便把這些豆子，督飭着大家伙，送到缸裏去泡，整一天的樣子，豆子的身體已胖腫得增大了體格，那時候，它該被送到磨眼裏去磨碎了他的身子。

抗總是那麼熱的，灼熱着身子會擔心着憔悴了身板，沒有厚棉子，脊骨隔了一層薄棉子便挨着炕，夏天的時候不好過，冬天的時候還是不好過，夏天的熱抗不了，冬天炕底下雖熱但又敵不過上面從房子四角吹送進來的冷風。

炕頭上那口大鍋老是熱騰騰的，冒着白氣，從磨盤流下來的水漿，便送進鍋裏來煮，水漿在鍋裏翻騰着，嘩嘩的作響，這水氣一會就迷漫了室內一部分，我們一夜便呼吸着這濕漉漉的氣息中去睡覺，天知道，我們七個人該會被這濕氣吸取了多少的活力呢？

當煮熱了的水漿被送到豆腐包子以內，便聽見一聲聲的豆水流到缸裏的音響；從缸裏掏出來的純水漿，開始送到一層層的方木頭盤子裏，我們輪流的分班的用化好了的濾水來點着，上面還沈沈的壓上了石塊。

忙了一夜，我們七個人，還有小山東，每天晚上總是有着三個人輪班工作的，這等到已凝固了這水汁，靜靜的躺在大方木頭盤子裏，這才算完了這種工作，開始躺在炕上去死睡，昨夜未曾工作的，天光剛一放亮，便肩抗着豆腐盤子，沿着已成爲貿易路線的道上走，一壁走一壁喊：

「豆腐！豆腐！」  
豆腐一塊一塊的便送到吃的人之嘴裏，

我始再抗着空豆腐盤子回來，我計算着這一天的所得，差不多三塊錢的代價，除了我交到櫃上兩個一毛錢，我還剩着九毛錢，這九毛錢積攢了一個半月，便郵回到關裡的老家好養活我的老婆和老娘。

「豆腐！豆腐！」  
我每天在穿過了貿易商路線，不拘風雨，不問寒暑，一如有最驕傲的黃昏，我便存在於這不平的地面裏。

我想着我正如一粒發了腫的豆子，被添進這雙大的磨眼裏，來折磨着我的人體的殘渣——當我走到這所陰暗低陋的豆腐作房的小門裡，我自己會無因的伏起來這種思潮……

二、刀得下的緊哪！  
平淡的日子往前推，春風淅淅夏雨，幾天來，淋漓的兩個勁的落，從三天以前就沒看見太陽了，天低得像要塌下來，但我仍是照常的走我的宇宙，每日仍是歪歪溜溜的走着；

「豆腐！豆腐！」  
可是，我們的主人的臉面，這幾天可太難看了，苦澀的面孔和他那個凸起的蒜鼻子一配合，那真有形容不出來的好醜，我不該再往壞處想他，我們家鄉常有一「損種」的名詞，我想他够上損種吧。

主人的臉一如外面的天，常常的拉了下來，小山東這兩天可搗了毒，挨罵挨打，他不是成爲主人洩氣的傢伙嗎？

「豆腐！豆腐！」  
豆腐更不好了，簡直連個黃色的都找不出來，不用說黃色的，便是青色的也沒個整粒的，而且還加雜了些個土面子，連泡還得篩，我放下了空豆腐盤便篩豆子，我瞧着主人說：

「老掌櫃的，這豆子太差啦……」  
「太差，太差還買不着呢，不到三塊錢的豆子，花六塊還買不到，託人弄次的這是六元二的豆子……」  
主人愈明咕愈覺着有火了，狠狠地：「這買賣還做個甚麼勁呢？」  
外面的雨聲漸漸，又掩飾了室內主人的長歎聲，我們在屋裏碾着屁股篩豆子，大家仍在像一具活機械的活動着，主人看着我：

「好好的篩，別掉地下，豆子難買，又貴又不好！聽着沒有？」  
接着又走近看火的老王跟前：

「溫火！溫火就行！柴夥！也！不得了呀！轉過身子，又狠狠的瞪了小山東一眼：

「你！你他媽加點小心！看又弄地下啦！」  
接着就是一個手貼臉的響聲，清脆而動聽；接着又是小山東抽動着鼻涕：

門外驟驟的張老三走進來，一脚的泥，撲撲撲撲身上的雨點子，照例的把筐又放在這所房子的門口。

「掌櫃的：豆腐子怎麼不好啦？」  
「不好，誰說好來的，豆子不好你讓我從那來的好豆腐渣？」

張老三不知聲，彎下了腰剛要去盛在豆腐包裏的豆腐渣，可是主人說話啦：

「張老三，你別看豆腐渣不好，豆腐渣不好可唔漲價啦，這回少一毛一斤不行，你要是不願意買，可有的是人要呢！」

張老三楞了楞：

「怎麼？豆腐渣又漲錢啦？」  
「那可不是水漲船高，豆腐漲價啦，豆腐渣當然跟着漲價！你要不信你到組合去問問吧！」

張老三無言的，點了點頭算認可漲價啦，把豆腐包裡的豆腐渣裝進自己的筐裡過了秤。

豆腐一天比一天壞起來，在能够尙認爲那是白色的豆腐，內中已經加雜了絲絲黑黑的絲紋了，主人却不放心的，每天監視着，不，還有時自己也出馬，當用那失去了光澤的長把刀割豆腐塊的時候。

作爲比試大小塊豆腐的長木尺，又窄了二分，近來這個長尺常常的往窄啦，把木尺按在大方盤的豆腐上，主人用眼睛緊盯着：不時還不甘心的再緊一下，嘴裏直們叨咕着：

「刀得下的緊啊！」  
可是抗在肩上的豆腐盤子，大小雖是那麼大，塊却加多了，買豆腐的主顧苦衷難

險：



「豆腐塊怎麼又小了呀？」  
「我能够說什麼呢？」

三、再多人塊錢的負擔

在主人們成立了「豆腐製造業組合」後的第三個月，主人有一天突然把那張最近永沒開晴的臉，露出一絲笑容來，他把我們六個人——自然除去了——小山東——招呼到一起，他告訴我們：

「沒有法子的事啊！近來什麼都是貴的了，若像這樣下去，不用說我得荒啦，你們也得沒地方，而且最近又成立了組合，每月更得多開消幾十塊，這真是沒辦法的事啊！所以從這個月起，組合已經商量好了，把你們住這的方法變一變，我不多收你們的起錢，你們每月須送我六塊錢的伙食費……」

這像什麼？聽進耳來要來，轟轟的響在腦中，我們心裏核計着，我們每月弄不到三拾塊錢，若再去收六塊，那我們可拿什麼養活老婆和老娘呢？但是大家伙都是不能說話的人，只聽着主人的吩咐，雖然不願意，誰也沒有拍着肚子反抗的，只這慶低首垂氣的默然的一聲不語着：

主人笑了：「好好的幹吧，組合成立啦，豆子就有辦法了……」

我們六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想起最近往家鄉送錢不好送，弄件藍布小褂穿上不到一個月，肩膀頭就露了肉，可是代價兩塊多，再多了六塊錢的伙食，就譬如我是粒豆子的話，也擠不出豆腐來了，何況我的娘還把我當做一條漢子呢？

「生」之柔絹上，又爲澀澀了密如繁星的點痕……

日子又儲蓄了一堆了。

天上可轟地繁榮了起來，叮叮噹噹着爆竹。嘩……一把火花，一棵金黃色小燈籠，沖散冰冷的氣流，籠罩着沈沈昏暗天空。漸……人笑了，笑聲集集繁繁，於是時間就變成了年。

年沈重的佔據着每一棵心坎。

當我們的主人邁着較比清閑的步子踱到小屋以後，我們六個人差不多不約而同的打了個哈欠，這哈欠自己已經是要打許久而未能打的了。

又半晌，在我們六個人之間我做一回聖人，我說了我想說的話：

「一天不過才剩九毛錢，從兩年以頭就是這樣了，現在我們的生活，不是够難的嗎？然而要再派我們六塊錢的伙食，我們可就……」

說到這却不知如何會感到嗚咽，不但我嗚咽着，其他的五個夥計也都抹着眼淚，我忽然想起在鄉裏教我認字的那位老師說過：

「哭是沒用的，總得想個辦法啊！到今天我也想到了，我搖擺着手：告訴他們：

「哭是沒用的，總得想個辦法啊！」

五個人齊用眼睛望着我：焦急的：

「你說，你說，有甚麼辦法……」

我思索了一回，我想到除了我們五個人買豆腐以外，還有許多的賣豆腐的，那好，我們大家弄到一塊幹點事吧……

我悄悄地在他們五個人的耳邊把我的計劃說了，他們都歡喜的點頭。

次日的清晨，大家誰也沒去賣豆腐，踏着清晨的陽光，焦灼的立在那西方的廣場上，一共有四百多人的樣子，大家望着那巍然的建築，都不約而同的喊出來：

「我們該到要和我们主人拚命的時候了！」

年

我爲這聲响色澤所搖動，缺乏開適的一棵心，遂亦爲這聲响所擾。我息了燈，靜……地使心沈靜，像願忘去了年。年，逢臨……年，又該換了新戰衣了。我呢？白骨靈魂……古代風雨，如有怨嗟與狂呼，在憑吊中也……只有悵惘吧？年，歷史冊頁上的一點點儲……蓄，誰能見到陵墓石人蒼然落淚涼淚呢？……想……年的意義就在離散中，輕……滑去……了。去吧，這般人該老的記錄怪人……！

昨夜寒風颯颯着，加雜在火花爆炸聲中，漸……浸透着寂寞的心。我……腳步跳進室外，驚地，冷風吹撞……着一股爲感觸所擾的情緒，使心迷失方……向的游蕩着。天上一盞紅綠色由地面亂射……送着的小燈籠，天上飄落着雪花，地已爲……薄雪鋪滿雲銀色的地氈。反映着極其光亮……的午夜空闊。遊目四注，就發見一串清晰的……小脚印，蜿蜒的排列成一條彎曲的路線。

漸……我爲這一串小脚印上面所浮着的一……棵小孤靈所呆痴了。眼上不知在什麼時候……竟開放着一朵冰冷的淚花了。——隔着一……層眼淚看世界，還有一聲沈重的嘆息，更……劃破了心之窗。

我沿着這一串小脚印，走進一個噩夢……中。沿途使用顫微的回憶兩手撈拾着……一把辛酸與淚花。

昨夜除夕夜，九歲孩子在心坎上藏起委……曲與眼淚，看爲病折磨滿臉蒼黃手上一……根根暴露着青筋的媽，拼命把淚水嚥進小……肚子裡，笑着跟媽說：

「媽！今天除夕了。今天一天兒子沒開……着，由東直門到西直門外，全仗天，可憐……咱娘兒倆，除夕出殯不常有，何況份又開……的比別家多呢！分到手的把那把黃羅……傘，分量也不重，整摺一塊錢，媽，您瞧！……兒子在西直門外鮮菓集，給您買來一斤白……鴨梨，媽都把他吃了吧！病就好了，好了……好給兒子說故事……」

年老婦人爲這條小命根的嘍叨，眼淚無……法制止的落下像一條線。如換往日，年……婦人爲人縫補結帳所得，是足夠娘兒倆一……頓煮麵的。今年，一病病了整半年，兒……子無法不放下職工學校的半工半讀去打執……事，漸……兒子的肩膀一天天起着白泡與血……印，婦人在病中可更多一半心疼九歲孩……子所受的艱苦。於是一天……在憂愁中病反……重起來。夜裏看着兒子的過分疲勞呼嚕呼……嚕的酣睡，心中每每就想：有孩子父親……在，何致讓九歲的孩子打執事？……客……客……一身汗，一聲聲不斷的喘，……一片濃濃落在孩子伸出被高的小手上，……裹着細紅血色絲！血絲！婦人怔了，眼淚……

就更不斷落一棵滾燙的淚珠，恰有一兩……棵落在孩子的臉上，孩子爲一股熱情所燙……醒，看……婦人翻……懷疑與擔心的小眼珠：……「媽怎麼還不睡……」

婦人匆忙拭去了淚血。淚珠換上了笑……容：

「羣子快好……睡，看累一天……媽睡不着……等……待會兒就睡的……」

像有一把刀，在自己心裡不斷割，想想：……「看樣子，怕不行了，扔下沒爹沒媽的孩……子？九歲？天！爲什麼這麼刮我娘的倆的……腦袋呢！苦命的，羣子，啊……」

今天，婦人可還沒扔下孩子呢！且正……在吃着九歲兒子小手小脚兩條血印了的肩……膀換來的雪白水潤黃鴨梨。親口吃着九……歲自己親生兒子捧來的大鴨梨，婦人笑……了，世界上究竟還有真理，九歲的婦人笑……着，親手用血汗捧來的！婦人一反往日嫻……慧，露弱露骨顫抖抽搐凸凸起青筋的手，拿……着水分充足的鴨梨，貪婪狼狽狂嚼，滾燙……一裸心，似乎爲冰涼梨水所沈靜，笑容漸……漸放大……

「羣子，你也吃一個！」

孩子看婦人喜吃，又怕爲自己分去，而……且明白自己如不吃，婦人是不會答應的，……於是順手拿起一個，擱在另一桌上，遂笑……着說：

「羣子這會兒不想吃，待會吧！」

除夕這一夜中，娘兒倆各自做着個繁……華愉快的夢。

第二天婦人就病重起來。而且眼睛神……散，精神恍惚，溫度燒成極度發熱，渾身……炎手如一隻熱火盆，婦人爲這突然的發燒……所燒成的意志昏沈如醉，知覺全失，靈魂……像是早跑了。

羣子小心眼中慌了。

「媽！媽！您怎麼了？大年下的……」

年？婦人果爲這天性的呼喊又喊回來靈……魂。喊回來一頁古老珍貴的夢，婦人在夢……中略……徜徉，就細如蚊蚋說：

「羣子，你這是幹嘛，媽跟你一塊過年，……」

滿決不甘心扔下羣子！……去吧！再抗一  
次黃禍傘。媽好了，立時就上學……」  
於是孩子就又抗了一次將近六十斤的黃  
禍傘。瀝瀝兩個肩膀上的白水泡，也許能  
「一年」在娘兒倆的心坎上停一停吧？

天上一盞紅綠色小燈籠，味……穿破  
漸漸繁密的雪花中，記錄着年……  
黑暗中我看清那隻小孤雛隨着孤零零的  
小脚印，我突為這生之積印，浮起一泡滾  
滾的淚珠。終於我沿着這辛酸的生之路，  
我緩着脚腳的感傷脚步，追跡着這一支沉重

辛酸年的一個角落裡的故事。  
「媽！媽！您醒來，您醒來！給您帶回來  
了這麼多大大鴨梨，大年下的！您怎麼了，  
媽！媽……」  
沈寂午夜中熱情的狂喊，再也喊不回這  
冰涼的軀殼了。  
天上味……又一盞炮打燈。  
像誰給打了我一棍子，雪花舖滿臉上，  
嘔也嘔不出辛酸，……  
年？這硬心腸的時間的記錄的惡魔！  
年？輕人在心角上滑去了。又回來怪沈  
重的像一塊鉛鐵壓着心。

魚

今年春天，我因了大夫善意的警告，  
絲毫不敢動轉，雖然小妹常常會在下學  
後給我帶些迎春花，桃花，梨花，但是對  
於春的氣息，我總是感到渴慕，悵悵，想  
起過去的春天事跡，常常會歇息起來，婉  
如老人們追悔青春的閃爍情緒一樣。  
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正在寫點東西，  
賣小金魚的人響亮的吆喝過來了：  
「……大小，小金魚兒咧！」  
這個人的嗓子很爽快，吆喝得也挺清脆

婉轉。於是我也不知由於什麼意識的支使  
便買了三隻小金魚，一個小玻璃缸；所費  
無多，但是牠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愉快和安  
慰，我靜心地躺在床上，眼望着牠們上下翻  
騰游泳追逐戲嬉的姿態，那兩隻紅龍睛總  
是在吮嘴攻擊那隻紫龍睛，有時會弄得把  
水濺到缸外，有時為了爭奪魚食，紫的也  
會被紅的咬掉了一兩片鱗甲，但是不論怎  
樣，也不過僅僅是吮嘴追逐而已，也許這根  
本就是魚類的一種工作也未可知。

那可憐的孤獨的鍋在小火爐子上空洞地  
沸騰着哀鳴着，我自己躺在床上呻吟着，  
小妹手裏包着溼漉漉地進來了。但是  
突然她驚叫了：  
「啊！小金魚都死啦！」  
而我只是揉揉眼皮，對於這我不再吃  
驚，因為我立刻聯想到人類的殘酷，卑  
鄙，自私。當我在健康有職業有錢的時  
候，朋友們都裝腔作勢地和我交際，把我  
的錢化，故意擺出惹人憐憫的臉色，把我  
勞動所得的代價騙到他們自己的手裡，而

他們自己的錢却憤憤地藏在櫃裡，雖然  
這種事實後來終於給別人揭穿，但是我總  
算給別人愚弄欺騙够了。  
小妹一頭股動，却被我的沈默無語的圓  
答冲散了，但是她不灰心，她繼續地在設  
法撥弄那已經垂死的金魚，是的，牠是餓  
死了。因為好些日我已遺忘了牠們了。  
我是因為只顧自己生活的顛沛而忘記心  
愛的小生命的啊！不過！想到這裡自己反  
倒有些釋然了，那麼，朋友們忘了自己不  
也是應當的嗎？  
要愛人嗎？自己是很吝嗇的，要人愛  
嗎？人家也是很吝嗇的啊！  
「華，把小金魚倒在泔水桶裡去吧！」  
我憤然地說。  
「不，小妹頑皮地說，」我想把牠們  
煮着當飯吃哩！」  
「啊！你這想法殘忍了，我因為她這  
句話說得可笑，但是却没有笑出聲來，  
假如我們自己已要餓死了，人家也把我们  
煮着當飯吃可以嗎？」  
「……。妹，再沒有買話，只是低着  
頭含着眼淚回到自己的屋裡去了。  
小的心靈第一次受到生活的打擊。

沙漠的旅歌

寂寞的空明垂垂着愁雲  
落照煢煢了半天熱情的焦色  
我摸一摸生靈骨  
意難清 天神哪  
你又給我以日暮窮途了  
但是我不會擊碎拖長了的意念  
我要從疲乏裡抽出腿腳  
額首擊碎黃昏後的寂寞  
沙風帶走了空明與落照時  
心曠神怡給擱去一個堅毅  
還殘喘的沙洲之跋涉  
誰會添得熱力填滿空虛  
我並不是貧血症患者  
但是窮 血的滴凝結了沙的石  
相信疲乏不久會爬進足的根

髮的稍 從每個汗毛孔處擴張  
也許倒臥在夜的寒涼裡  
飄夜半的飛沙奏着哀葬曲  
埋掉這永恒的殘念  
此刻讓這殘存的脈搏  
透過意識匍匐的爬到明朝吧  
夜歌者 雷力普  
荒原昏曠，  
人在沈睡。  
夜歌者——  
負着火種走來了。  
啞流的小溪，  
瑣語的山松。  
夜歌者坐下，燃起燭膏的火種！  
聽萬籟的細語——  
悲訴那古夢的荒涼！

夜歌者放開了喉，  
要扣個每個緊閉的宿門！  
荒原寂々！  
沒有行人，  
只有這孤獨的夜歌者，  
用火灼燒煉着悲痛的歌聲！  
魔捉住的力量 正  
野火延瀾的  
在燃燒了 從遙遠  
處 滾到近郊  
這時節 天底  
地邊飄蕩絲  
絲的柳絮  
風強硬的掠  
撲 柳無力的呻吟  
白雲急促的行過

鳥聲吵在  
池塘上 蛙  
失去了 跳躍  
炸蟻聚在  
深處的草窠裏  
野生的東西 都  
慌在忙裏中  
但是誰會理解  
咫尺那水 就是  
消火的強繩  
朋友的野火 靈給予的聯絡。  
十一月·一九四〇年  
夜 陳 燕  
幾日前：讀過一部解釋「幸福人  
生」的書，  
書中說：  
「製造財富與權利是人類智慧的

滅亡」。  
當時，我如聽白髮巫魂說彌天  
謊，  
只憮然無所知。  
昨夜：我夢到狄奧耶納  
跣足披髮，  
睡臥於廟堂階前的木桶中；  
因之，我竟記起希臘的古代傳說  
是有過這飯依自然的，  
憎恨着饕餮與貪婪的老哲人的。  
今天：我剛翻開克魯泡特金的  
「麵包與自由」，  
門開，邊陲地方的友人信來：  
「我只需要光與溫暖，  
我更需要永生的太陽。」  
於是，像有一把鎖頭從我的心上  
掉落了。

# 新日本科學圈

在這一次的歐洲戰爭有傳出德國竟造出不受火燒的飛行機之消息，所謂不受火燒的飛行機云者，就是說有裝設噴漆令申了敵彈，也不引火的汽油油槽 (Carboline) 的意思了。然則到底是一種什麼汽油油槽呢？其正確當然還未得以分明，不過那一定是用人造橡皮所造成的東西吧，因為

## 若是橡皮

則即使子彈得穿過來說，其彈痕是可由於橡皮的彈力自然地堵塞起來，故汽油

「Carboline」是不會走漏出來的，因此引火的情事也就很少的了。然而雖說是橡皮，諒必不是從來的那種天然橡皮的吧。第一，因為要裝油，必須對油有具耐極強固的性質才行，此點若天然橡皮是不能達到十分的作用。因為是汽油的油槽，所以也不是單用橡皮就可製造出來的，諒必表面為金屬，內部裝設橡皮的吧，如此則須採用與金屬最易接換的橡皮才行，但天然橡皮則顯難符合此條件，於是就可推論到，德國一定是使用勝於世界的人造橡皮的一層了。倘使能夠出現那橡皮的汽油油槽，則空中戰的形態，勢將改爲一變的吧，單單這一點，人造橡皮的功力也就可算不得了的呢。

「人造橡皮究竟能夠造出不劣於天然橡皮的優秀品出來嗎？」是時常接受了這種質問。但是

**人造橡皮** 決不是所謂天然橡皮的代用品，不過在可代替橡皮的資源的意義上來說，當然可以說是代用品了，但其品質不但是不劣於天然產品，是還要勝過更多的。原來把代用品認定比較代用的物品還要劣質的這種價值與見解，未免大冒濫了科學的偉力了。人造橡皮與天然橡皮不同，是個新製造出來的東西，天然橡皮所具有的特性，人造橡皮當然也最全部都具有着，不但如此，在天然橡皮所無的性質人造橡皮也有具備着的呢！

以上爲橡膠化學工業所長其著作新六博士對於日本人造橡皮所談的一段話。

一步了。

到底人造橡皮是怎樣製造起來的呢？對此略加以說明，則首先對其原料來看，其原料是用乙炔·瓦斯 (Acetylene Gas) 了。世界中所研究的人造橡皮在其組成上有分爲好幾種。例如稱爲「平那橡皮」(Buna) 的名字而馳名的德國 I·G 公司 (Bayer) 與「煤基纖維」以出顯龍



久保 高 國 理 專 事

# 人造橡皮僅半年造出勝過天然的優秀品

左起爲西人造橡皮發明者  
明茨維化學工  
業所長其著作  
士

有人對博士說過，倘使荷印問題得告圓滿解決，則不必辛苦地來埋頭於從事製造此種人造橡皮的工作了。對此博士竟突然地發笑答覆着相反的事實，倘使人造橡皮工業得告完成，則南洋的橡皮樹豈不是要變成無一價值嗎？

在前的歐洲大戰，由於空中戰術固定法，火藥的原料不必向來於智利國的硝石，得以濟事的此一層，認爲是使德國勝起的一個原因，那是在希特勒大呼雷。一九三五年以後德國已經不是橡皮的輸入國了。的瞬間，就可以說有了此次大戰的運命之一因素，也無妨的吧。由此便知天然橡皮輸入國的德國或美國，是怎樣地熱心從事此種研究之一般了。在日本也有很熱烈地

## 從事研究

在撫順已經有實作博士，根據大阪帝國大理學部教授小竹無二博士的研究從事實驗，在實驗上已告了完成，已臨至將要踏出工業化的

(Nylon) 馳名的美國 DuPont 公司的謝恩普連 (康羅濟普連系)，稱爲是人造橡皮的兩重體。但在最初使用此乙炔·瓦斯作原料之一點都是相同的。然則乙炔·瓦斯是怎樣地做起來呢？

那是採用碳化物 (Carbide) 若二種水，就發生乙炔·瓦斯的性質之方法。該化物是將石灰石放在石灰爐燃燒，加上無煙炭或焦炭 (Coke) 在電氣爐中燒起來的東西，把此碳化物投入於有水的水槽 (Tank) 便發生乙炔·瓦斯，然後把其導至洗滌裝置器以水洗之，使其脫却雜質，成爲精製瓦斯，再把此精製的乙炔，導至有放電觸媒的水槽，使其

## 變化分子

直至此程序爲止，而公表看來是不大好懂的。在此時其原態的分子，就會變成各換替兩個，或各換替三個四個起來，其中可造成橡皮原料者，



# 人造橡皮

是以各接粘兩個的一種稱為模奴比尼爾·乙炔。只留此物，其他則全部視為不純物，而捨去不用。

在實驗室裏所設置的各種水槽，就是備供用除脫這些不純物的，再為冷卻液化此乙炔。瓦斯起見，有裝設着從攝氏七十度至降低零下六十度程度的苦乙之裝置。再將此變成純粹的模奴比尼爾·乙炔，加上鹽酸，放置兩三天就可變成如糖絲一般的泥漿狀的生橡皮出來了。

若這樣的說明起來倒是極簡單，可是此不過僅是原理而已，此若在實際上要造出的時候，就要講究到其配合成分的加減問題最為緊要了。一加一為二此理雖能明白來說，但那是以怎樣的狀態來變成那樣的呢？此一點是要我們來發見才行，正如藝術家描寫得口說不出來的妙味一樣的情理了。著作博士復說了這一段話。

這樣製成出來的生橡皮，已經可供用於製造

### 橡皮輪胎

(二) 布襪子(日本獨有的分趾布襪子)底，以及輪胎、飛機等塗油導管(三) 的用途，此已達至實驗完畢的程序了。並且實驗的結果，人造橡皮在其伸張度竟具有八九倍，在耐油性，耐熱性，耐磨耗性，耐老化性，耐燃燒性，等一切之點，俱勝過天然橡皮，不過其臭氣太強烈，只要此一點可解除，那麼就可稱為優秀無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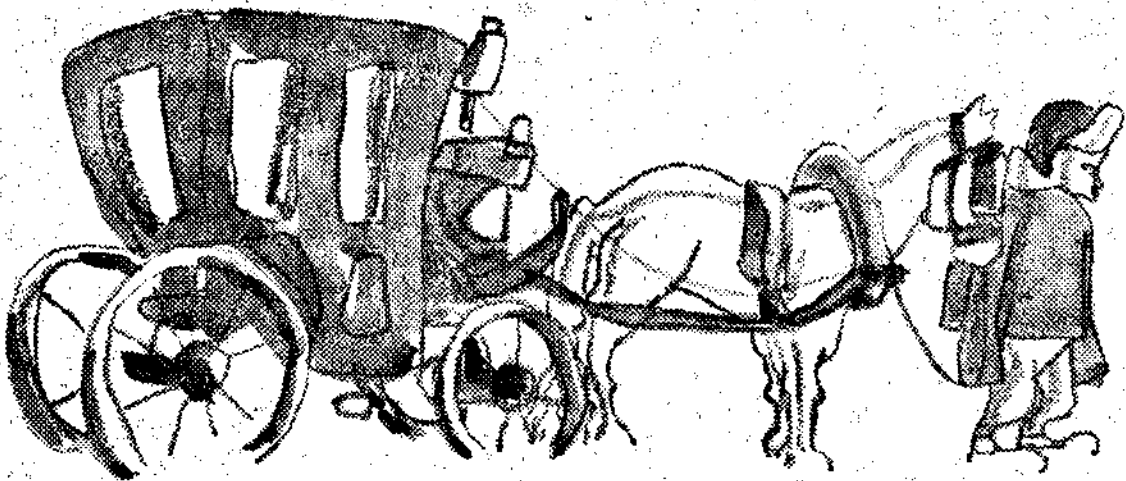
世界中的人造橡皮公司，莫不在爭奪特許的情形，因此在研究出發點較遲的日本，只有以不抵觸其特許的新方法來製造之一條路，因此是需要其大苦心的。幸而我這裏自開始動手以來不到半年，就獲得了不劣於德·美的自信，在採算上說生產費還是比天然橡皮高，可是在國策上，總得早日達到工業化才好呢。記者聽到創設撫順人造橡皮公司的主辦者撫順炭礦長久保學氏(滿鐵理事)說了這段強有力的話氣時，記者的心弦上不由得浮掠着若成了工業化時就可造成到現在的實驗裝置之一百倍的此人造橡皮工廠之巨大的規模姿態起來。

### 街 頭 巷 尾 (北 京)

在北京的大街上乘馬車，是在最富有特異情調的，坐在馬車裡你可以很悠閒的，從車裡望出去，略這古雅色的景色，當馬車走在平安角道時，你可以去想，昔日帝王時代各國進朝納貢的使臣，是怎樣頂禮膜拜。走在長安街時你可以去想，昔日帝王們乘坐着全副裝束，從宮中出巡時，是怎樣擁擠豪華。尤其是，在冬季的大雪天裡，那孤傲的雪，一排的雪，那紅牆黃瓦，一幢幢的古建築，都披上一片銀白色時，這古雅裡，雲霧更顯那幽靜的，你的心情是多麼明朗暢快！這種情調和情趣，那些坐在車中的人是不會有的！

徘徊在這古城街頭，甲種生意的馬車夫和那些馬車，它們都已是最無光彩燦爛的東西，怎麼能引起眾人的注意和光顧呢！我最怕看見一些滿載的汽車，驕傲的載着客人從它們眼前滑過時，它們佇立在道旁，那種優越和傲慢的馬車！

宗 宗 注



本 刊 生 徵 文

### 中國文化的淵藪

### 我們的大學校

### 前 言

戰後中國文化的再建復興，也就是大學校的再建復興，而在現在和平奠基於後，過去的戰區中許多個有名的大學，已經再建復興起來。因為各大學擁有頗學鴻儒的教授們及全國英才的學生雲集，這在將來發揚東方文化真髓的任務，完全負在學生的双肩，那麼大學是中國文化的淵藪，而大學的生活也就是全國青年所深望的，於是我們希望介紹全國各大學校的學風，施設，先生……各種生活的素描，以及有趣味的記載，寫來應徵，是我們所歡迎的。

### 應 徵 須 知

- ① 應徵者須為現在在學中的學生。
- ② 應徵文之後須記明學籍。(即以該學籍為應徵者之通訊處)
- ③ 每篇限八千字以下；(文體不拘，以輕妙筆致為佳)
- ④ 如能以關係攝影數張附來更佳。
- ⑤ 稿經採用後一律贈酬五十元。
- ⑥ 應徵函封書明「學生徵文」四字，寄日本大阪市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每日編輯處收。
- ⑦ 應徵稿件隨時採用發表，暫不定截止時日。

華文大阪每日編輯處



本刊徵集百頁中篇小說入選作

(上)

# 金音作 穆家麒畫

舒先生剛上桌吃晚飯——這幾乎已成爲慣例的一面繡着眉頭一面申叱着太太飯不是菜不是地吃飯——馮先生家裡的老媽子老總來了。

舒先生在家裏？我們老爺請過去呢。  
四十多歲的老趙，近視眼，說話總像和誰拌嘴；她跨進房門，聽見舒先生的太太正蹲在炕坑門前炒菜，這樣說着。  
「剛吃。」舒太太答道。竈火不好燒，向外噴煙，熏得她淌

眼淚，但是她一心一意地盯着一勺還未炒好菜，便連眼淚也顧不得去擦，一手緊攔着菜勺，一手緊攔着炕坑裡添柴。  
「瞧這樣子，老趙無端兜起了無頭無尾的家常。她正打算向舒太太打開話匣子，舒太太卻這麼問了：

「有什麼事呀？」  
其實，這倒是她明知而不必問的，因爲近半年來，赴馮先生那裡打八圈，正如每天要打罵她一樣，是舒先生必然的日課之一了。  
「缺手呀！到齊的有盧先

生，李先生，加上我們老爺，就整大缺你們先生啦。話說得頭急，她吐了一口吐沫，轉身又：

「這些日子甕坑都犯風，不是麼，天天煮飯把我眼睛都煽紅啦呢。」  
屋裡小飲着史國公（酒名）的舒先生似乎等菜着急了：  
「怎麼還磨好？做一點事，他媽的就這麼慢。」  
這話聽得淌淚忙得出汗的舒太太趕緊盛出炒好的蒜薹，端進去。這慢吞吞的說：

馮先生老媽子來請啦。明是對丈夫說的卻是獨語。  
「哼！儘是鼻音的一哼，舒先生去換一口炒好的蒜薹，立刻：

「怎麼媽炒的，一古煙氣味。」  
太太似乎想說一句「甕坑倒煙，丈夫卻：

丈夫一眼也不敢看，仍似獨語似的：

「告訴說一會去麼？」  
「一會去。」  
老趙走了後，舒先生的酒喝得老大離了。忽然從洋服小兜掏出幾張紙票：  
「明兒個上街領麵去。別弄錯啦，兩張是好面，一共十斤，二十斤黑麵，別像上次弄不對。繡着的眉頭像水不會開似的。他把酒盅推過一邊，太太趕緊想動手給盛飯。」

「放那，我自己會盛。他望甕在碗裡的飯，又問：這是卜先生給買的大米嗎？」  
「是的。」  
「怎麼樣？」  
「不大離。」

但，正當這時，丈夫嘴裡「嘎」的一聲，牙碰了砂子，牙床幾乎麻一陣，氣得立刻一摔碗，大聲叱道：  
「不大離，什麼不大離？有

砂子不知道好好挑？一天竟他媽幹些什麼？」

真的，她一天竟幹些什麼呢？天知道，她一天會有兩個鐘頭歇息？她穿不上，——隨丈夫北上，三年來她不會做過一件新大褂。鞋是自己做，襪子換別人穿破的。——她吃不上——大米是丈夫吃的，自己帶孩子天天是包米窩子，高粱米。——她省儉，比如買菜，那怕是爲了一分鐘，她寧肯走遍東菜市，連孩子剪頭都捨不得，打罵那孩子用她做活的剪子剪頭。丈夫磨錢麼？堂中學校教員，而且最近又得仲了高等官？爲討丈夫的歡心麼？每天被叱責的連一口大氣甚至都不敢出。……丈夫從來說過她會辦一件事。上次買鱈魚因爲花一角六買一斤，被丈夫就罵了一陣。可是，她能吃一條麼？慢說是她，就是那十一歲孩子偷着向她要一條，還被她打了兩個耳光子。說：

「給你弄的麼？小樓兒。你吃，你吃！」

「那麼她爲什麼？她自己也弄不清，永遠也弄不清。她今年卅二歲了，小丈夫一歲。是從十五年前就嫁過來的。據說是由於兩個「世交」的父親一頓飯酒談笑而成的。丈夫原籍是南城×省×縣。家中是數代「書香」而稍有財產的。嫁過的那年，丈夫就在瀾地方北京念書。很少在家，從來不聽她說過一分鐘的話。除了罵她——她沒甚麼知識（僅僅可以寫錯字連篇的信）她不解丈夫，永不會。她怕他，怕他彷彿是她本能。她不懷疑他爲什麼活，祇時×覺得活得沒有意思。她又不覺她是如何不幸，因爲她堅信這一切全是命中注定。她不想恨（？）甚至她有時滿足，比如最近發願勸丈夫寬恕她自己都不相信的拋給她一張票

(拾遺) 她這件事曾對他的同事講先生太太說過六次以上。

——人總得滿足才行呵！你看，人家現在上都告訴我，還給我十塊錢叫做衣服哪呀。

——這立刻那根\*無血色的臉上，開着兩隻一層微笑。

不過，舒太太有兩個絕大的空虛。這空虛是個利害的惡魔。抓住她，牢牢的抓住，永不放手。丈夫打罵，吃穿不上她都可忍受。唯有這個，那時\*把她陪人絕大的痛苦。那是：結婚已十好幾年了，她不曾生過一個小孩。

——這想誰呢？她常\*這樣想，這不該這樣說。她知道丈夫在北京念書時候曾不要命似的花錢，似乎還染過那種病。而且過去不久，他才把阿片嗜好除的。

自然，比想這還厲害的心境，是什麼事情也不敢以丈夫為發洩的對象的。比如，大家裡的份子，她白天何曾不費了三個鐘頭挑了個盆上？她恐怕有一顆會被丈夫吃出來，這確巧就有一顆竟被丈夫吃出來了。她太寬，然而早失掉這力量了。正如這顆盆子也是她一人之過一樣；什麼對她，倘如是來自丈夫的，她唯有坦然承受。

然而一個動物不也有它富貴洩的不知名的感情麼？於是，那十一歲的份子——自然這孩子不是她親生的，而是丈夫的二弟的兒子。這小號就轉轉活活的——在她不知名的發洩下，挨打受罵。然而在這中間，這小小的東西也敢比大人嗎？他會不怕她一罵。當她罵他的時候，他會兩腳蹬地，兩手翻耳，大聲吼叫。她有時笑了，流着淚。

——我算是給你們洩氣的，大的小的你們都欺負我。我也跟大活活地，我是你們老前輩把我這

的。我反正不好啦。我把命交給你們。老的我不能忍，這小鬼也上我腦袋上拉屎……

她無力戰\*的低頭，淚流滿面，這身軀，一上眼就告訴你是個病人。是的，她有病，有肺病，有胃病，她神經有病，她血液有病……她，她是病的集合體。

但，剛到這病人的打，那孩子身上的傷痕會十天半月也不會好的。雖然如此，她仍無法增加孩子對她的親愛，也許她太好無中生有了，也許她太好囉嗦了。一天，祇要孩子在家，關在這孩子跟前的是兩片嘴，和一片永不休止的聲響。

但這嘴，一碰到丈夫在家，這沈默得一個吧。

就這樣，現在丈夫再連連大采中砂子都不好\*挑\*的時候，她沒有一句話。

一會要有人來，叫桂子(桂子的小名)上老馮家找我去。

舒先生只一平碗飯就放筷了。這可不是囉嗦吃飽，而是飯量太小。每次如此，但也每次如此的揮霍，幾上三年前在南城買的那幅，走出家門了。

舒先生生日讀書知禮的家庭。父親做過官宦，然而那什麼什麼。家有祖傳兩手，坐落南城\*區，佔地一畝上等戶。舒先生自幼由於父母過生慣養，好吃懶做的少，習性給終未改。他聰明，對於事物的觀察的敏銳，基於身體一切人。但由於體性的偏狹，\*歪曲了放在眼前的現實。他的言談行動可以供給一個成熟的人去測知人生的另一面，縱令也是非非常有益於生活下去的事，但反之，他會令一個純誠青年彷徨於歧途之端。他有些生活的哲學，但這與其無數聰明人一一

標，是：馬\*忽\*。他自己有一句慣用語，是：「就那麼回事是啦。」他自己也覺得自己不是世上可敬畏的人物——看清楚了就幹下去。因為他縱令看清楚了，比任何人都看清楚了，這比任何人都也不幹。他願意，他因循，他懶說不能行。他全然生活在這種生活下：一方是前進的，一方是後退的。一方是莊嚴的，一方是無恥的。這兩重形態的生活是矛盾的總彙。

二十年來他看到的事情太多了。大若國際風雲，小如身邊瑣事，他都見過。舉凡經過他腦子的，免不了比別人分析得更清楚。而他對於「人」的見地，在他無精論的結論可以得到。他以

個有禮貌，勇敢，健壯體格的青年，他說：

——你不是那種人，你想幹，你還有那副腦子，撒狗血那事，你不會明白是什麼人幹的。

這個青年，當他做了巴金的「家」團底青年所做的事情的時候，他冷靜得發氣，又極殘酷的喊道：

——這個我見過，毫不出奇，可是，結果呀，像你，哼！你十個頭的失敗。

這時候，他憶起也曾高談起他的過去。那自然是年青在北京念書的時代，因為他不滿於自己的婚姻，他曾與家庭大鬧，他又曾因潮流所惑，參加過學生運動。可是呢，他說：

——可是呢，我明白啦。反抗家庭我是不配的。反抗校長我也是不配的。我原來是個唱戲打鼓的。我自信我見地不比別人低，可是什麼事一到我這就已經歸有油而只留下水。

自然，舒先生的成敗觀又全然歸於功利上的。

他以為：要幹，幹在講面。否則去他媽的。不幹到底。什麼事他都懶得這懶做「極端」。比如他說：「我讀成那種有能，能幹幹的人。反之，我也愛那種老\*實\*守本份的人。我就恨那種不大不小不三不四的東西。」

對於戀愛，他說：

——要麼，就得不要生，世界去留操縱在你手裡。你要去，是個痛快。否則便\*嗚\*。乾脆，閉口不說。

對於女人，他又說：

——要麼，不防指有本事。一百回愛，一千回磨，磨到休。不然，趕快學你奶\*的樣，回家去，安\*祥\*，給人家做媳婦。

又比如……

在人與事物時\*刻\*「變動」中，他全然厭倦了變動的過程——可以說是進步的過程。什麼人，什麼事在他眼中彷彿有一個



本文作者  
馮先生  
二十六歲  
現居日本  
在東京  
日本大學  
文學部  
畢業。

定數。——倘如說有兩個定數，便是「不如此便如彼」——這在種種明理主觀太深，見解偏狹的舒先生，也許水不會覺悟到他的錯誤與不幸了。

但他自己便難有生活在這兩個極端之中，他時\*要說大話，卻也只能辦小事。他極吝嗇，又極享受。

七月了。東北也點起沙塵上熱風。使南城人不由的思戀起他的故鄉，舒先生行在這七月的晚風中，在聽到馮家以前，懷及過去\*切，加上在微酒後，夢一樣的惘然了。

馮先生家裡坐了一滿屋子人，以性別論有男有女，以職業論有教育界的，銀行界的，軍界的，以至閒居無業的……

這屋子滿\*的透透清涼。這屋內男人全抽煙。抽煙了，在電燈未亮前，室內暗下來了。人們在煙霧中，互相讓不清面孔，祇依聲音位置來處理談話時的言辭與態度。

直到舒先生走進來，他們談話的一件事情。

——有哈新聞？舒先生走進去以這四個字代替問：你們在談什麼事情？

——說曹操曹操就到。聽說「小盧」的身材矮小的銀行員，用輕快的口吻說。

——談我？我還是曹操，你是曹操。

舒先生的話特別噴亮，說完大聲地笑。那種具有堅強自信的語句，往\*會使不以為然的聽者也生不出反駁的話。

——說正經的，大家正談打算開個買賣，老舒，你怎樣？

舒先生此時坐在炕沿上，左腿架在右腿上，口中吐一股煙。

——我怎樣？我繼續。誰比得

——我明天就死了呢。



們明天就死了呢。  
舒先生這道聲音，拋過來憤憤的，這眼光並不能不為人所注意。他剛想開口，久未發言的周仁甫卻結結巴巴地說這麼一串話：  
——我反正手裡有一點兒攔不住的錢。不多也不少。假如你們能張羅就請別忘下我。你們總不會欺弄我。不過叫我出頭，我可不行。  
馮太太忽然拿進幾瓶汽水。黑暗中，老趙的眼睛幾乎碰到盛汽水的杯子上。她把第一杯就送給從坑沿站起來的舒先生。  
舒先生啣了口汽水：  
——我主張作什麼像什麼，做買賣要有做買賣的精神頭。至於指指別人給經營，結果不必問是一團糟。你們想，除了周大眼那能行，我看乾脆說完拉倒就是了。你們不是找我來打牌麼？要緊的事，是成上。  
榜頭榜腦的馮先生不滿意地喊：  
——和你辦什麼事都是先說下後道。要有錢，想做，那就幹好啦。假如認爲需要人，我不是可以辭去教員不幹麼？  
——老馮，你簡直說夢話，你不信你就幹，你那種性格，你要弄得才好怪呢。天生不是那種料，你不認不行哪。你有能耐教二氣化炭，你知道這一打雷就要下雨。你就連買賣的事情也明白麼？你別欺人哪，你說，你說……  
舒先生的樣子直像吞人似的。他不讓你再說出一句反駁他的話。縱令你心中未必爲他屈服，他接着又說：  
——固然，有那種人，明知自己不行，或者硬說自己能行，顛皮賴臉幹下去，知道實力氣。這精神固然可敬，可是實在說來是白扯。什麼也弄不成。

——好啦，這件事先壓下，將來再說。  
電燈突的亮起來，把人們從黑暗中拯救了。  
小盧最討厭高談闊論，此時見機會已到，忙道：  
——得伸了高等官，得請客呀。  
馮先生也立刻換上去：  
——對。高等官發表了，明日厚德福，怎樣？  
——對於吃，我素來不反對。  
——上尉說。  
——我給決定，明日下午六時厚德福，屆時準到，老舒，如何？  
舒先生見過這個，他不慌不忙的這樣對眾人說：  
——等罷罷，總有那麼一天。現在，對不起，嘿！羅鍋上山。不，不愧是曹操，真滑頭，你不好胃口下險，請大家一次？  
舒先生卻想交過這件事：  
——可是方才你們想開什麼買賣？  
——文具店。周仁甫答。  
——別說別說，老趙，拿牌。  
小盧說着又轉向舒先生：  
——瞧我今天贏你這個高等官。  
——你吹牛皮。牌打好的我見過，你可不是個兒，你不想贏你那個腦袋，想贏我？  
——贏你你不知知道客氣。贏別人呀，你才不知道客氣。  
——這叫什麼高等官，活丟臉。上尉這樣說着站了起來。  
——對大家掃了一眼，我不能奉陪，改日再說。  
馮太太忙說：忙什麼，不玩請坐一會。  
舒先生說：玩玩玩，不玩請走。  
——上尉笑了笑，走出去了。  
其餘幾個人都驀出聲，近視眼老趙已經把地桌擺好，桌上鋪上

半舊的灰毛氈子，又將牌盒子取出，將牌倒在桌上了。  
見到牌，世上也許沒有再比這更誘人的東西了。在這深夜還未到的夜，四壁圍着他們偌大的影子，他們頭上是支百度的氣氛。他們有權由與高彩烈的這樣去消磨他們的生命了。

在學校裡。  
舒先生今天上班又晚了。在舉行朝禮，校長先生訓話的時候，他才悄悄地走進莊嚴氣氛的禮堂。  
他昨夜頭未打牌，他已經足有一個禮拜的期間不會打牌了。原因是馮先生和馮太太近來發生了爭吵，據說這爭吵頗與打牌有關，因此一些人便都不大去了。  
這未免對舒先生是一種威脅，打牌原是他消費時光最可意之作。因爲他嘗說：家庭對他簡直是所牢獄。除了吃飯睡眠不得不在那裡施行外，他的身子全放在外邊。那怕是冬天，冒着寒風凍雪，爲了暫避這牢獄，他也得走。向哪去呢？到這街上還不到一年。除了一二同事及一家親戚外，很少他可去的地方。而馮家，他曾說可稱爲他的生命之船的停駐碼頭呢。  
然而這碼頭竟拒絕了停船，夜裡，他失眠，他已失掉早睡的习惯，身邊的妻還不時的咳嗽，他三番二次叱醒她，要她閉牢她的嘴；生了氣，他更睡不着了。  
昨夜，就這樣，他是整夜醒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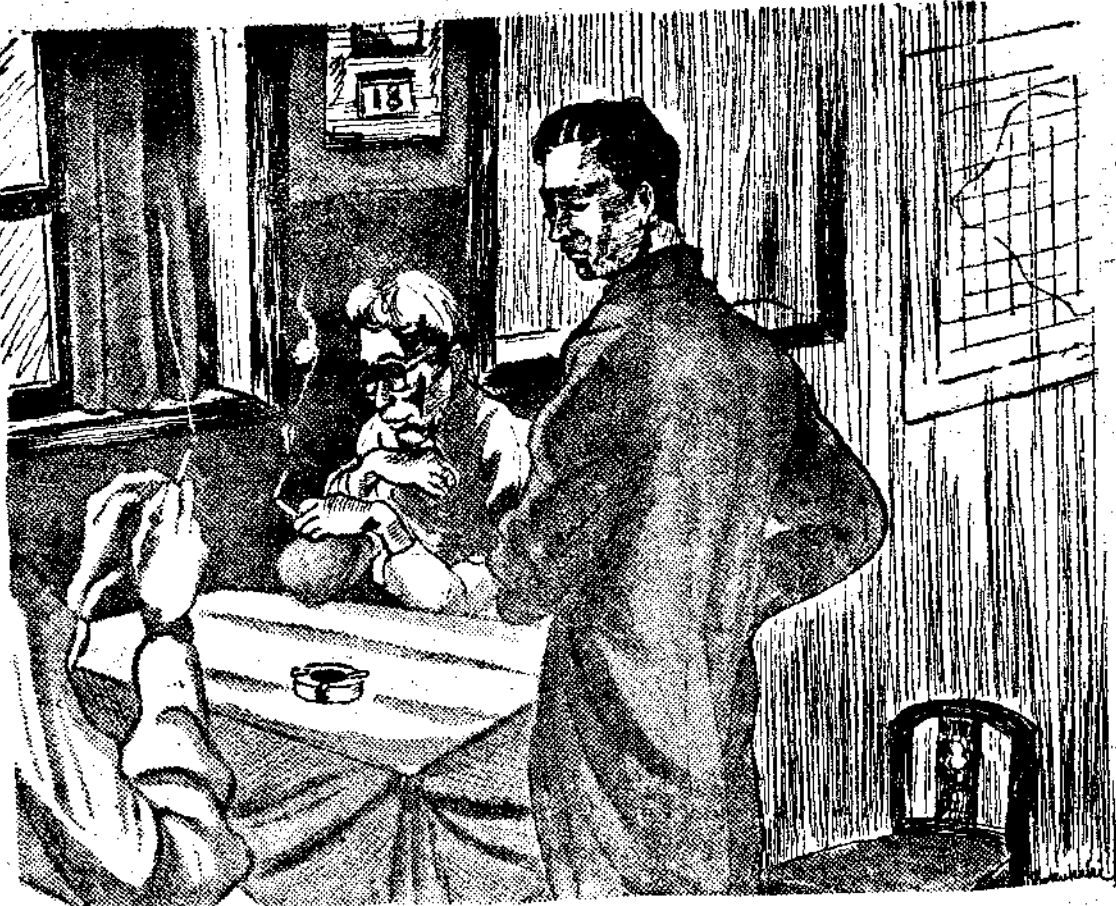
舒先生時又陷入痛苦與空虛裡。是的，他有家，事業，有一個活潑的人應該有的一切，然而他又覺得他卻什麼都擁有。他覺得他所有的什麼又不是什麼……這痛苦，這空虛，也不是什麼別人望得到的，縱令他並不想使

——上尉不甘沈默，說：  
——這話不錯，現在的商人可

謂時代的最先鋒。  
舒先生打開他的話匣子：  
——上尉，這不是軍營，您別打官話。……我覺得固然是能够弄錢的人才是能够生活的人，才是配生活下去的人。可是對這種弄錢法，我仍是悲觀的。這自然是因爲我窮，可是我也許不會繼續窮的，但當到我有錢的時候，也許這種商業的暴利時代會過去了。  
——被嘲笑了的X上尉覺得不以爲然。說：  
——不能事情做成就想得那麼沒邊。像你那麼說，也許我

——別瞎扯淡，說真的，假如我們大家能湊三千塊錢，就辦一下。現在的東西是今天買進明天賣出就一定賺錢哪。  
——黑暗中，室內空氣嚴肅一些

他又該說，文學無用了——舒成這樣預言克家。



別人聽到。除了這，他又嘲笑著他自己，那是對於生活上所要求的享受。他每天得吃肉，得飲酒。有時他覺得他在逃避，實在他又是逃避的勇氣也沒有。他不愛他的太太，那就把她擡走了。（他可以隨便把她擡走）但是

他勇氣，第一，沒有那麼一個成天侍候他的人，他將怎樣活下去？……他全然把身心活在這兩個都不必要又都必要的矛盾世界了。

他常常也幻想起一種飛躍，當他望到另一種飛躍的一生，和飛躍的書籍，但祇不過是一剎那而已。立刻，他覺到書，書是一羣寫出來再不負責任的人的一堆謊話，飛躍的人生是屬於青年的。自己不就是一個青年中的一個？而且自己何嘗不想飛躍或飛躍過了。怎樣了？——嚇怯的他甚至壓幸虧他不會因飛躍而留在那個時代裡。他現在剛到了中年，然而已深怕犧牲，怕工作，……縱令個有疑惑，也只是

一種半意識的衝動：「我要做一番事業，因為直到現在我不會做點什麼。」可是反之一立刻，他自覺可笑極了。便道：「這話還是屬於別人或向別人說的話罷。你是怎樣一個人，你自己是知道的。」

這話裡的「你自己」自然是舒先生自己。上完了朝會，走進教員室，同寅蔣青，柳明……正把頭擱在一起談論着馮家夫婦的事情。舒先生想走近他們，突然聽柳明喊：「結婚好了。你是說馮先生他們夫婦離婚好了嗎？」

「不錯。最好的辦法是離婚，老舒，不是麼？女的看不上男的，今古奇聞。柳明滑稽的歪着腦袋，用一根粉筆敲着辦公桌。」

「你這話未免太妙，你以為爲女的看不上男的就奇怪，不平？就得離婚？」

「你要知道呵，馮太太可和你那老婆子不同。柳明仍是取笑的說：你老婆子是無抵抗主義者，人家馮太太可是大學畢業生。」

舒先生笑着說：「你犯不上比我。不過聽見馮太太可別來這套喪魂失魄的話。爲什麼？和馮先生爭吵的時候，她自己已喊過呀。」

「唉！一個女人自己喊離婚是一種驕傲，別人對她對她是一種侮辱。」

雖然聽二人爭辯的蔣青，這時突然插進一句：「那說，這件事情裡還有面子問題？」

「你說的不錯。人這種東西很怪，你分析起來很有意思。兩個人打架，一個頭破血流，被人拉開了，他會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大喊他的拳頭對方一定受不了……」

無論還未結止，聽差進來說舒先生來電話，他忙停住走出教員室。

哪來的電話，當舒先生回來後，蔣青問他：「五弟來了。還有一個族裡兄弟，是來這城做事的。」

你說的五弟是上次來過的？

是。年青，在家裡念書，簡直胡鬧，和老師起衝突。

胡扯的都很好。

胡扯，也弄文學，不是那種材料，有神經病。

什麼？蔣青不相信的反問着：

### 五

舒克家方方的面型，黑黑的膚色和粗大的體格，處處刻畫出一個青春健壯的青年典型。在這青春與健壯的蔭影中，屹立一顆堅強的靈魂。

與這青年相比，舒成是矮小瘦弱的，有一張神經質的臉，在那平凡的鼻樑上架一雙足有四百度的近視鏡。年約廿八歲，（大克家七歲）態度老實得發板。說話時聲音既低又不流利，彷彿永遠脫不了一串語病。

克家的聲音卻非常宏壯的，舉動也大方不羈，祇是在哥……

舒先生——面前，他不敢太朝氣。六七年來跟舒先生在兩城濱海一個城市求學的時候，因爲太頑皮，太淘氣（抑是舒先生看不來這種朝氣）曾招到哥……無數的毒打與申叱。他自幼起便領服於這種淫威下，致到青年期的現在，見了哥……心總不得平安。北上的途中，他曾向舒成發誓：

還叫我怕他？枉想！一向他把我欺負苦了。

舒成每見他嚴厲的相同直對着



真確傾述的態度與聲音，照例的安靜得不加可否。這見這冷清的面孔，克家叫道：

「你太冷靜，簡直是一點感情也沒有。一個活人卻像塊石頭。」

兩個人坐了一夜火車，車中人多悶熱，不得歇息，精神非常倦乏。到了家——舒先生的家——吃了舒太太現煮的大米粥，倒在炕上幾乎睡熟的睡過去了。

舒先生下班回家，把兩人的夢意說走。

舒先生的晚飯仍出兩杯酒做。喝酒，一面與兩個兄弟談話。

與其說是三人的談話，寧謂是舒先生一人的演述。他從北來後三年的瑣碎生活談起，一直談到古代歷史，中古代歷史又談人性，談到不知怎樣談下去的時候，飯也吃完了。

舒太太進來收拾家具。

在舒先生演述裡，一個是心煩意亂，不以爲然。一個是靜默傾聽，如有所領悟。到後來，克家裝着聽的樣子，歪在炕上睡了。

舒先生稍感不快，對舒成說：「不是麼？五弟近來病態的，錯覺的心理太重了。不知虛心受教，如何是好？羅敷！成弟，他腦子有病是不是？」

舒成只有唯唯否否。直到談到入夏來缺雨，農作物乾旱可慮的時候，舒先生又長嘆自然之不知嘉厚於人了。

這些日子克家的大學經濟科入學成事實，舒成也上班。舒先生心中真如去掉一塊大病。

好念書，別野心太大，好高務遠的。做事要量力，胡思亂想可不行。羅敷當念書觀世，自然會有成就。倘一味自命不凡，什麼也看不上，又什麼也幹不來，那一輩子就完結。這是舒先生當克家入學前一晚

說的話。一如聽到哥以前的話時一樣，克家的反應總是無言。

這青年，到北城還不及一月，有一種無名的煩燥積在心裡，如一把火。雖然是一把火卻找不到燃燒之物。倘說對象是哥，自己則又實缺向他爆發的勇氣。

而在那把火燃燒在自己的心裡。他聽到了哥的話，起先還不時注意，漸漸的覺得那簡直不

如一支蚊子的叫聲有趣。說他煩了，莫如說他太覺可笑。這些日子，每晚電燈來後，沒有地方去沒有牌打的哥總是坐在藤椅子上對他與舒成二人無所不談。

對這，他太苦了，不聽不好，倘聽實在聽不下去。幾次的他是睡過去了，又幾次的借由跑進屋子來，在宇宙的大黑暗中，一人獨行的在西江之畔。那時，他曾大聲的吼叫，彷彿唯有這大聲吼叫才可以一比胸中的悶氣。

借宿在舒先生家的舒成時常以安慰這青年的苦悶的靈魂爲己實。這理智型的人的論調是：「你這種態度不對，克家：你不能對於不合你的東西就不接受，你可以從大哥的談話中分析他。」

青年人不耐的樣子：「我爲什麼還要分析他？我聽那時間。」

「我知道他看錯了，或者帶着有色眼鏡來看你。所以我以爲你可以解釋。」

「甚麼？解釋？笑話！解釋可以使你倆互相了解。」

「要他了解？而且，他不是早已了解了我？說我有腦病，說我年青胡鬧。」

清，聽胡鬧。除此還有什麼？再說，一見他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小我就被他壓住了。」

「那麼你對他絕望了麼？」

「不，我對他有希望。聽到這話，克家幾乎是驚疑的，然而又輕蔑的，他說：『你對誰都抱有希望。又得到什麼代價呢？』

「大哥爲人聰明，見事透澈，無論如何他可以創造一番事業。」

「够了。克家極不耐煩的喊：『關於他，我們別再談。』舒成望着這爲興奮急紅的面孔，柔和地笑了：『別急，你聽我說，你太熱情，就不免常常太流於自私。你好對一切都懷疑，卻也對一切不知理解。』

「克家可有點惱怒了。他喊：『我不明白，我什麼也不明白。我就懂得吃喝拉撒睡。』

「可是提到吃喝拉撒睡，他近來又不和於那，哪怕用費一粒米一匙鹽也心疼要命的瘦了。他的嘴一遇到親之可不像遇哥。然而舒太太一遇到克家可不像遇到舒先生。他敢罵她，她可也敢還嘴。她每一曬一咳的，那嘴起

來，就會把他弄得神經衰弱。這在他，簡直是一種脫離一個牢籠（老家的苦惱。拉撒可不談，提起睡呢？在酒不不休而休了的哥的一獨語——以後，他那健壯的身體卻因不健壯的神經弄得失眠了。」

他最近的確感這種痛苦，尤其於晚上上下學歸來；入了夜，未睡前有哥的獨語在耳邊響着，睡醒了也有哥的獨語在耳邊響着。哥要是不在家，遠處的脚步聲響着，近處的脚步聲更

像哥。他痛感自己與哥之間有着異常的隔膜了。這隔膜不是高牆便是鴻溝，將兩人清之楚之地方分在兩處。這樣下去，倘不平和好地填好溝是不不得通的。然而這工作不是他們誰所屑於做的呢？

那末，他想，索性永遠隔下，去罷，人與人的關係對於他，比起真理，那真渺小得無以言喻的呢。

有次，他在學校中與同學發生了意見，第二天他偷偷的把開罐頭用的錐刀，預備到替真理做犧牲，事被那個無法理解小叔的嫂之用怯怕極了的語調告訴了舒先生。

舒先生聞後，立刻：「這還了得。你跑到我這來也總得立一立你的光棍。你簡直莫如撞了我。你哥之的命不值錢，人家的命可值錢啊，你明白？你想怎麼樣？你不給我惹點禍你心不舒，是不是？」

舒先生很少這麼生氣的。臉發青，右手打散的連拍桌子。舒成在傍仍保持着一慣作風，安靜的抽進不大着重的安慰話。

舒先生在大暴風雨後，又說了下面一段話：「古時有一個青年，爲了報世仇去殺人。事前悄悄逃出家，行兇時自己用刀劃壞面孔；以免有人認出他是誰，把人殺了自己也披捉了。你明白他怕人認出他是誰而劃壞的臉？他是怕連累家人哪！你這可好，很怕你哥罵你嗎？你打你哥之旗號是行兇？」

舒克家，這時候，咬着嘴唇，沒有一句話。祇握緊那尚未一用的錐刀。

六 舒克家近來並不如初來時那麼苦悶了。因爲，除了舒成，在他

有意無意的尋找中又遇到兩個可以安放一下他熱情的了。一個是哥之的同寅蔣青，另一個是哥的朋友兼上司的親戚康直。

這兩個人都是學校中的先生。蔣青是個愛好藝術兼事寫作的將近中年的青年。在此地所謂文壇上，還是個稍有名氣的作家。雖然實在他並未創進過幾篇大作，卻也如一些其他不曾創進過幾篇大作品的文學者一樣，被稱爲當代名文筆人之一了。

克家的讀書常是極雜已極的，政治，經濟，倫理，生物，甚至精神分析學，他都讀。文學也接近，他常從一些刊物上讀到一個署名××的作者的小說，想不到這××就是眼前哥之的同寅蔣青先生。

蔣青遇見克家，認爲他不過是一個想弄文學的青年，克家遇見蔣青，也認爲他是個想弄文學的青年而已。後來，三個人熟了，便無所不談。但一談到寫作與發表的問題時，三人之間，成了兩個陣營。

舒成：「寫作，我不反對。但你不妨備它缺少靈魂，沒有價值嗎？」

舒克家：「當說當寫的是A，你說說所寫的多是B，近似的D或E，比如那失味的鹽，有啥用處？」

蔣青：「你們的話我不想反對。但你們當理解這裡有着客觀性的必然的矛盾。對這苦惱着的寫作者是不能不苦惱而企圖着另一種的表現。」

你覺得這可原諒嗎？你覺得這不是罪惡嗎？不過，這究竟是罪惡而不可原諒的麼？假如你們承認文學的存在也非超時超空的創造體，假如你承認大時代中也得有文學。舒成：……

蔣先生仰生在藤椅上，閉着眼睛，沈在冥想中。



但是，為什麼非發表不可呢？

克家：現世倘有非發表不可的文學者，實乃名利之輩。再說，文學不能因不發表而滅亡的呀。倘如作者還能文的話。

蔣青：只因能文所以才發表的。文學究竟是有發給給人的。文學者究竟說是有發表慾的。但聽說你們一位作者眼中就躍躍欲試的。

——眼中倘無讀者，可以擲筆。他眼中躍躍者，他作品卻

非有讀者不可的。倘再深說，文學者一與普通人相同，除了極少數的少數以外，實不過平凡之輩罷了。

——那麼爲人羣，我要求每個作者都向偉大處走。舒成說着。

——偉大的作者相同偉大的戰士。克家說。

——是的，寫文章如用武器，人生是他們的戰場。蔣青說。

我對你抱有莫大的希望。

克家：但是，我並不想說我希

望你。你不過是想成個文學家罷了。

蔣青望着克家一張朝氣的面

孔沈默一會，說：我大概是不想成個文學家的，但是我想，既便如此，且知道努力下去，不成嗎？冷々の無聲的笑了一陣，堅決的：那麼我對這種「接近文學便想做文學家的青年全然絕望，甚至，我會對文學本身絕望。

——他又說，文學無用了。舒成這樣預言着克家。

——但是我聽說你讀了巴金的「家」，就反抗起家庭來。蔣青半嘲笑的問着。

——該不會這樣簡單，而且我不是因爲愛文學才讀它的。蔣青立刻搶道：你如不愛它，讀了不會發生力量。

克家搖着頭，幾乎是自傲地說：——不對，告訴你，我是知道有比它更可愛的東西。

——這東西對克家是一種隱密，他常々熱情的逼問出別人的口供，對自已卻總是無言的。倘有人當着他分析他，他會大聲的喊：——不行，不行，我豈是你們談話的資料。

然而許多次，蔣青指給他那「東西」果是一種什麼成分的內容，使他多了反省，而對蔣青的絕望與希望海濱似的起復着。

他們又相識了康鐵直。

康鐵直是個專攻地理的。但舒成與克家去會他的第一天，在他用功的漆桌上，卻發見翻開着的一本「哲學與生活」。

日子長了，兩人常々想領教康先生的哲學，但他的哲學研究委實還未十分心得，所以每當客人請教時，常々說了一片不知所云的話以後，買一包大花生贈上客人的嘴。

雖然，黑格爾的辯證法卻成了連在談笑中也要應用的拿手好戲了。

康鐵直自從研究了哲學，思想着實進步了許多，但當他發覺自

己的生活竟如何還不適宜用他所研究的一哲學與生活——來解釋時，他做了嘲笑自己生活的第一人。

同時，他對大小事物時々陷入懷疑裡。他想解釋生活，明白生活，分析生活中的人的心靈與物質，他想明白人與社會的構成關係（這在地理上似乎也講一點，然而那太不新鮮了）他想明白愛與憎，苦與樂，他想明白許多他所不知或想知的東西，……但，就爲此，他的哲學與他的生活多有格格不入，雖然這已是苦惱的開始，他卻自覺這頗有意義的了。

他時々讀書，合上書，再記憶起書上的話，有時竟忘得一句也記不起。甚至不知竟讀了一些什麼，退而去想：

——哲學是什麼呢？生活是什麼呢？

常々是在想這這個問題時，客人是連門都不扣而闖進來的。似乎他正想發氣，質問來客，來客卻：

——敲門敲半天也聽有聲，以爲你不在家呢？

客人大概是：同界友人舒先生，蔣青先生。老鄭孟大哥，太太的膩友朱女士，以至親戚康上位的孔光年——他是最不常來的一位。

直到最近又多了舒成，克家兩位新友。

因爲哲學研究的趣味太濃，竟有時想引來客人入勝。但也多有不可引的，比如親戚，膩友，老爺等。還有舒先生，康鐵直也不想和他提一個字，因爲明白他的反響會是何等口吻：

——這也奇怪，就憑你這位小布爾，也想弄々哲學？人雷有不怕苦惱的？要我看看拉倒罷，研究也活活，不研究也餓不死，費那

個大頭腦筋去啦。馬々忽々就完啦……

結果腹下可以引來入勝的祇有蔣青，舒成，克家三人了。雖然常々是連自己也不能入勝，而趕緊上街買大花生去。

——因此貢獻給這三客人的逸話是：

——生活是什麼？哲學是什麼？

這時候，蔣青鼓勵他致勉下去，克家卻：

——這不是太無意味了麼？我們不是要把精神用到有益的地方去麼？極端反對着。

——我認爲這就是於我極端有益的。康鐵直自己說着。

——於你極端有益的未必於他人稍有所益。

——克家，你這種言無頭緒的「效果論」，我不讀成，尤其是你想說鐵直是個自我者嗎？你配？你分析一下自己是個何等人物？蔣青的話如一股急流傾吐出來，舒成坐在椅子上，微々擺着上身，低々の插入這麼一段話：

——我認爲是這樣：我們無妨主張效果的。但在爲謀他人（多數）的福利，首先有充實自己的必要。

立刻，蔣青，康鐵直二人連呼同感不止。

克家却不服氣的：

——你們同感就說了麼？那與我無傷，與我主張也無傷，你們這三位教訓者，早晚審不也打入大哥一流去——光說大話不幹事……

蔣青聽這話，忽然從床上站起，抓住克家的手，誠懇的說：

——比起你，實在我們三個都缺少你那豐富的熱烈的情緒，但是可以你自驕的決非自私。你現在也許因爲太熱情了，處々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攻擊而不能接受……

——你缺少少生活的哲學，哲學，哲學是給生活以指導的，生活，哲學，總之——

把問題似乎拋開去，克家與蔣青均說着極語一樣的嚴肅直大笑了。

舒成沒有笑，他頗用了一陣腦力，說了最後幾句話：  
——你的熱情是使你對一切興奮而給你懷疑的機會，你應該更進一步而去理解你所懷疑的一切的內容。

——我用不着這一套里里外外的咒語，我所需的是最簡單的東西，這種話去對你們所教的學生講去，我不懂，我不要。

像這樣把每句每字都有力的說出以後，克家跳出門去，不徵求誰的同意也不招呼誰地，自己走了。

七

日子逝去了。  
八月上旬，在塞北，從早晚的風裡可以認出秋來。

跟秋一起來的，舒先生又有種淡淡的哀愁——該說是深重的空虛添在心頭了。

這哀愁，這空虛，說也許說不出的，於是咀嚼的機會就越來越不可遺棄了。

第一，該是克家和自己中間的芥蒂，這青年對別人會明明的談笑，一遇到哥哥就成了啞吧。與其說懼怕哥哥，到現在，簡直勿寧說是輕蔑——一種無言的輕蔑。

他幾次由外歸家，走在窗外遠聞到克家和舒成的萬籟論，迤迤一走進屋便忽然中止。又幾次他到康寧直或蔣青家去，也總是多次的遇到這情形，這直不如有形的挺身來反抗他，因這唯有無言才更使他痛苦。這痛苦發覺到高潮便是憤怒。憤怒的範圍由有病病（但他已不再對誰說克家有病病）的弟之寄居已家的舒成，再擴大到知己的同事蔣青，和嚴挑的朋友康寧直了。

然而，這憤怒又結成了果實，那是空虛。吞這果實的是舒先生自己。

同時，他又感到一種寒冷，他覺得他被這幾個青年給拋棄不顧了。縱令在另一面，他擁有一群青年來信仰他，崇拜他，那是因為他知道如何把自己做成偶像。然而在這群對他全面生活和生活意識不厭的幾個青年眼中，他幾乎成爲一個可詛咒的存在了。

還有對舒太太的問題罷，一上眼，他永遠是生氣。永遠是出手指打，開口想罵，卻不見對方的反抗。自然，舒先生是永遠的勝利者。然而又怎樣呢？自命分析心理理長的舒先生，以爲勝利的情緒便是空虛麼？

還有，那是月前大家在馮宅說的出股做買賣事。當馮先生（馮先生因爲自己是官吏兼教職，故聰明的以馮太太名義代之）周仁甫，小廣，等人當真胸襟決心幹的時候，他倒猶豫起來了。他常說：「說到，一到事果臨頭又進退無從，而況「利益」觀念實際太重的他，倘無十分把握，他真不敢去做。結果，人家不再顧他，現在呢，開張以來不及一月，已獲「純利金」六七百元了。

這些事，都是一把針，鋒銳的扎着那衰弱的神經，加上近來成「八圍」的不易，神經就越來越衰弱了。

於是在無法過日子的的心緒中，過了無數的日子。

學校裡，下午第一時上課的鈴聲響半天了。舒先生一擡頭見授業時間表底下的各班出席簿紙紙了兩個。半天，他拿起「日本史」和粉筆盒走近它，他似乎想發現比他懶的另一個是誰，時間表卻指出那是因病缺勤將近一月的金先生。——這竟使他稍快一點的走進四年級級的教室。

舒先生原本專攻政治經濟的，但自幼性近文藝，十年來乃時或涉讀宋明經史。在北京時代，因苦惱到校授課，曾費盡一個暑假工夫在國立圖書館讀了「元曲選」部。文官寫得似乎很漂亮，但他是傾心魏晉而輕視唐宋的。說起來對「歷史」亦頗擅長的，但祇限於中國史。所以當開學後教務課分配功課除了國文把歷史也讓與舒先生時，他是異常興奮的點點頭；但當說明四年級教日本史時，他又異常的懊喪而搖着頭了。

然而，那只是一刹那，因爲他具有七年以上的教書做事處世經驗，他不會因瑣小事而搖動心神，他又會說，只要不是橫行的「字」和日語外，什麼他都可擔當的。這話不假，不但如此，他還能在堂上口若懸河，辯同山嶽，而課外發揮，尤振振有辭，使一般學子俯首再三，稱贊他實當爲青年之長師而無愧色。

課外發揮常常是他的「哲學」，然而面對青年，那「哲學」會具另一面孔出現的。對待青年，他說「前進」：

——青年人的世界是真理；向着真理，他有熱情，勇敢，和犧牲。這該是多麼偉大的精神呀。

然而，說之地就會這樣：

——所以呀，要想自己不是那種材料，要不是呢，老老實實跟你們的學。

他會把青年的血潮給澎湃起來，又會指指那血潮，嘲笑他何以就澎湃了呢？

舒先生悠悠然講完一章，便停下不講，問學生可有什麼問題。常常這是開談的開始，但也是無所不談，便近代文學——所謂新文學，近代第八種藝術——電影也都在開談之列。

閒談着，下課了。舒先生從來不喜聲響，拿起出席簿和教科書，走出教室。

回到教員室，喝着不糊塗的紅茶，習慣的地找着同僚聊天。常常成了舒先生聊天同僚的有柳明先生，蔣青先生。此外有國文女孟先生，實業孔先生，理科女會先生。

他們各有不同作風，柳明是以「屯不籍」式的楞，裝像兼滑稽見稱。蔣青以「純理論」式的文學家風度擅長。女孟先生以「雅人」式的學者勝場，孔先生是「老道學」式的，女會先生是什麼也不什麼式的。

所談的事件是：學識容貌均佔中等的以上的女人，嫁給一個未流武士作太太，武士與她還不時發生別人所不知道的爭吵甚至打鬧，女的會喊過「活活廢意思」而失聲了。她會尋死了呢，還是

柳明面孔嚴肅的（然而同事常了只得見是滑稽）搖動着膀子，聲聲是脫快無情的：

——這種女人死啦！什麼。簡直太不知道寒儉啦。生而無益，擾亂人心和社會治安。死啦！好。蔣青態度是冷然的，聲音却是熱烈的：

——她不是個懂得愛情的智識階級的新式女人，又不是無知的舊式婦女。所以她既不會表示對愛情的絕望而自殺，亦不能自嘆命薄而尋死。所以，我以爲她絕不會死！

女孟先生溫雅的態度同語調都極令人發生快感，她說：

——理論上我同感蔣先生的見地，不過實際上有的時候……（笑着）也難說。這個女人的性格給我的印象彷彿是輕舉狂動……孔先生伸着右臂，自做笨拙的聲響，說：

——根本這種結合就差勁。沒有好結果。而且家里也一點不管教。太不像話。那簡直多難看呀，那就叫戀愛嗎？害人不淺。未後加一聲「咳」！

女會先生操着尖尖的稍急的語調，喊：

——反正亂七八糟的事，誰也別說誰，人活一輩子，活一天算一天，別人的事，它愛怎怎的，死就死，活就活，管他那個呢。說後，聽的人有的笑了。

舒先生聽完這幾人的話以後，自然的站了起來，向每個人望着，笑的表情像是熱烈又像是冷酷，態度像同情又像是輕視。他的每句每字的話都清亮脆快，只是全體調子高一點又急一點，他的嘴角的表情卻不是兩面的，也許是他疏忽了。因爲那裏祇象徵着他已站在比別人高一層的見地下，發表他的話語：

——老蔣，你這種論調，我固然不能說你沒一點道理，可是那太理論啦。而況究竟什麼是新式，什麼是舊式呀！人那有那種合乎定義的呀！孟先生的話也妙（妙不妨解「幼稚」）她的性格是否輕舉狂動不管，這件事她總不致於輕舉狂動呀。人處在這時候心理極微妙啦，要知道那很難解釋的啦。老柳，你全然光感情的希望人家死，其實區區小女人有何擾亂人心和社會治安，這也不是在你們那小個小屋子頭。（笑着）

——這一段學戲群英會裡的孔明，聽的人也笑了）孔大爺的話更妙（更可笑的意思）有點真映映的。你還狂想回家教去管二十幾歲大姑娘講戀愛？你簡直不是說夢話麼？你是誠心敢人一樣

——這一段學戲群英會裡的孔明，聽的人也笑了）孔大爺的話更妙（更可笑的意思）有點真映映的。你還狂想回家教去管二十幾歲大姑娘講戀愛？你簡直不是說夢話麼？你是誠心敢人一樣

——這一段學戲群英會裡的孔明，聽的人也笑了）孔大爺的話更妙（更可笑的意思）有點真映映的。你還狂想回家教去管二十幾歲大姑娘講戀愛？你簡直不是說夢話麼？你是誠心敢人一樣

——這一段學戲群英會裡的孔明，聽的人也笑了）孔大爺的話更妙（更可笑的意思）有點真映映的。你還狂想回家教去管二十幾歲大姑娘講戀愛？你簡直不是說夢話麼？你是誠心敢人一樣

啊。你這個腦袋簡直該把它送到博物館陳列啦。女會大教諭(他極滑稽的向女會先生說)則是自掃門前雪的門羅主義者，而自己呢，也不過是活一天算一天，你這簡直不是現代人。十八世紀的臭腦筋，就憑這種腦筋還敢理科……(他說至此，哈哈大笑)

曾先生，不能讓他。柳明

曾先生翻着眼睛，瞪着正自鳴得意的舒先生，用極貶諷的語調：

「嗚呀，大夥聽呀，要猴啦。真不要臉，老鴉落在豬身上，看見人家黑，看不見自己黑。你光有嘴說人家，你自己呢？」

蔣青冷笑的：「老舒，真的，你最好先談一談你的見地。」

我批評了你們，就可以啦。舒先生談至此改換了嚴肅的態度，繼續着：我覺得這種事情很難說，她背不住一時心窄就死啦，也背不住藏起來，吓唬他丈夫。總而言之，也許死，也許難死。是不是，這樣？」

柳明又氣舒先生似的故意說：「對。反正是死，就是活活。愈真不著，害知道人除了死就是活，你不想發明一種既不死也不活的……」

未待話說完，凡是聽者，全爆笑了。

可是蔣青和孟先生卻笑。他們心裡也許想接濟柳明的話，這樣說下去：「他何必去想發明呢？舒先生的全人格不就屬於這種不死也不活的矛盾裡麼？」

誰也未注意誰。好久，第二時上課了，教員室只剩了幾個人。蔣青望着舒先生，說：

「方才說我太理論啦，我承認。可是那種『論式』，不客氣的說是你的，我告訴你，你的論式是『兩極論』，不過方才我並未將那女人放在那兩極中任一極裡，可以叫做『極外』論吧。可是，你今天論調怎麼脫了軌呢？」

「哈哈……舒先生雖然是在笑，卻在笑裡發洩着憤恨似的不快。」

四點十五分，舒先生下班歸家，她桌上，放着一封去歲冬底卒業現在在外縣當小學校教員的學生們的信。信是這樣寫的：「培植我們靈魂的母親！我們已漂流在花々的人海了。前後有兇險的，惡濁的波浪。然而我們要盡力的奮鬥，撐着這生命的孤舟。顛簸的平安的去走完這條路。我們要竭力的保持原來的靈魂。始終不受洩浪沾污天眞潔白的心田，然而可怕呀，那濤天的濁浪，我們有些目眩了。不敢堅決的自信，如何是好呢？只得懇求着關心我們的恩師！給我們一些永久的力！當我們精疲力盡，將被惡潮衝倒時，要振一振精神，鼓一些勇氣。當被黑暗包圍，我們的心也生暗影時，可以憶起過去的一盞明灯，在我們心房中放出一縷光明！更無論在何時內心中潛伏一種偉大光明的力！可以永遠的驅清我們純真的自己！爲了需求這個，所以懇求恩師永不要忘卻我們，而且希望賜給我們一個名字，做永久的紀念！恩師，我們永遠前進……」

飛得遠遠的四個孩子

佟振文 梁玉璽 金瑞 同拜 郝芳芷

舒先生迅速地看完信，便放在炕上書桌裡。仰坐在藤椅上，閉着眼，沈在冥想中。

晚上，舒先生出去了，克家從書桌翻書，看見了這封信，看完了，大聲的用讚嘆的口吻向舒成喊：

「這可笑話啦。靈魂的母親，哈……真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還有管他叫靈魂的母親的，哈……」

舒成把信接過看過，習慣的揉着身子，說：

「這是可能的。」

「我以爲這簡直是無恥，你聽着，我偏叫他不可能。」

克家說着，取過筆紙，埋頭就寫。

舒成望着他興奮熱情的面孔，依然不加可否，順手取過巴金譯的門檻，對第一頁那幅蘇菲亞的照片出神。

過些時候，舒成去看克家寫成的字跡草率的信：

……在早，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不如×××××，何必埋首做文章」即我也會對我們的一些文人發生莫大的仇視。他們似乎要把有爲的青年，送往紙屑籠中。我們文人的醜態不常常在我們眼中麼？如×××等輩，不知怎樣的誦讀他的地主，好弄得一點臭名和奧利……我以爲青年如果有一我們要盡力的奮鬥，撐着這生命的孤舟」的志向，將要貢獻給大眾一些什麼的意義，則何苦來找一些導師，設如有追求真

理的信念，「振精神」「鼓勇氣」不會建設在名分上時，烏煙瘴氣的導師能夠給你「無論何時內心中潛伏一種偉大光明的力」麼？……

……如果你要「永遠認清我們純真的自己」頂好求自己，求朋友，求書人(但並不是我們的文人的作品)……

……你們的導師，我非常熟悉他。而且我曾仔細研究過他。他實在是非常卑劣的人。他能說不能做，他「見人擺架」，尤其對於青年，他有博得青年對他信仰的本領。但是他的潛意識是多麼卑劣，人格是怎樣的兩重，矛盾。又加上滿身名士氣(全然是遺老遺少的臭味)……我對你說這些話，會使你快或憤怒罷，因爲你對他的信仰太深了！我究竟是誰呢？這你不必知道也無知道的必要……

某青年上。

舒成大概的看了看，說：「這種信，寫不寫都可以。想寫就寫了，有什麼呢？」

「這幾個學生既對大哥相當崇拜信仰，你這信反會與他們有害。舒成鄭重的說。」

「我不像你想得那麼多，我並未想到什麼害，所以更未想到什麼益，我只是寫了，就感到嗚呼一個卑劣的兩重人格人的胸膛的快感。我看到有青年去崇拜這種偶像，我的心簡直痛苦到極點了。克家縮着眉頭，擺手勢的說。」

舒成把手中的門檻放在窗臺上，蹣跚起步。

窗外忽有脚步声，克家以爲哥又回來了，慌忙收拾起寫好的信，待腳步聲隨人進屋；這人原來一個是蔣青，另一個是康靈直。

克家立刻把藏在兜裡的信掏出投到桌上，哈哈的大笑起來了。



賣假裝瘋，也能惹人注意。(瘋僧)  
王青芳刻。

會 話 篇 6 造。府。辭。行。...

前。者。果。愈。實。飯。吃。我。今。天。特。意。到。府。上。來。道。謝。！... 行。...

文 法 篇 (二十四)

動詞的各法(前)

7. 前接法... 動詞接成別個動詞的動詞者稱爲前接法...

現在對此四種動詞之用法，列表以之如下：

Table with columns for verb forms (第一變化, 第二變化, 第三變化, 第四變化, 第五變化) and their uses (前接法, 後接法, etc.).

例如：今日行く(行く)は、行かぬ(行かぬ)の反対語である。(今日去)

各論 動詞篇(續) (4)

今日行くが、行かぬである。(今日去)

動詞接法... 前接法... 後接法...

現在對此四種動詞之用法，列表以之如下：

Table with columns for verb forms and their uses, similar to the table on the left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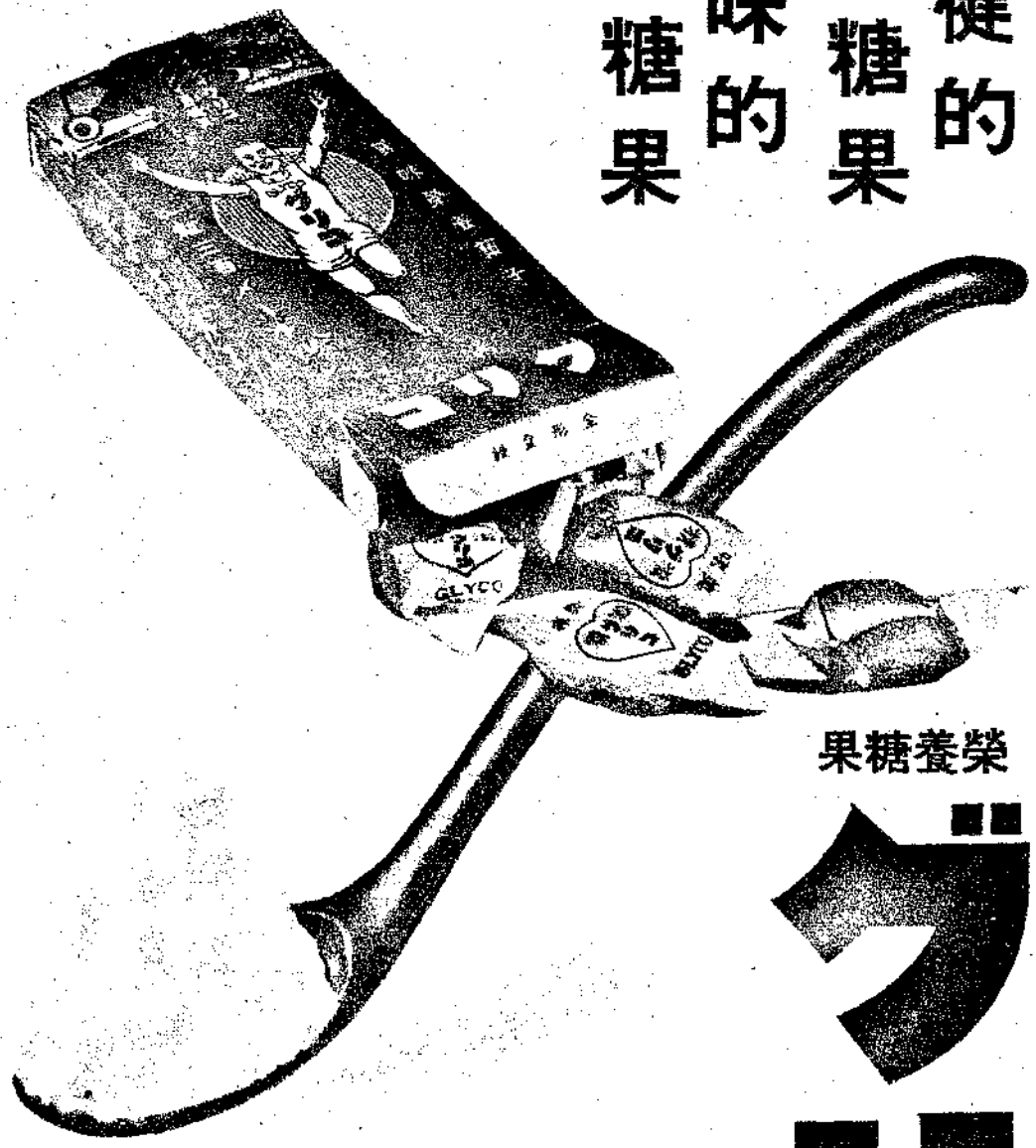
例如：行く(行く)は、行かぬ(行かぬ)の反対語である。(今日去)





吃一粒能跑三百米突

强健的糖果  
美味的糖果



榮養糖果



(固力果)

配合  
榮養素七種

肝液素 (Glycogen)  
維他命 A  
維他命 B  
含氣質 (Lecithin)  
葡萄糖  
脂肪  
蛋白質

固力糖果公司  
天津·天泰·阪大·京東 (廠工)

劑法療學化色無級高最

# 疾淋

解 救 五 淋  
奏 效 如 神  
徹 底 除 濁  
絕 不 復 發



店商義野鹽 會株  
日海東廣 海上洋天天平 版大

# 五淋拿根 鹽野牌